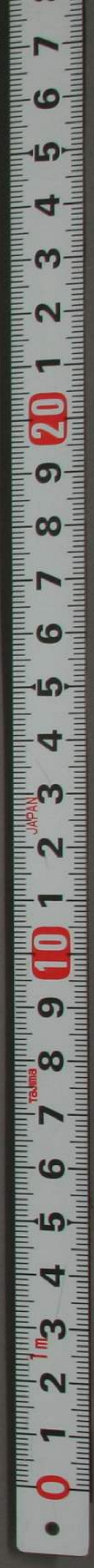




燕居筆記

卷之五六

特別
~21
2760
3



門 21
號 2760
卷 3

新編增補全相燕居筆記卷之五

天緣奇遇

生于是急長外寓則驗紅已就內矣
惟金錢倦睡生搗生問驗紅何在金
錢曰久待不至倦而返矣生悵然若
有所失然餘與未及抱金錢共枕錢
倦而貪睡解衣而帳席任生所為生
乘其弱態從意羅之錢瞋眼作嬌媚
声唧唧若簫管而古流矣津身軟如
昏重狀半胸乃平復因謂生曰驗紅
不名貴松娘有女年十七真佳人也
名曉雲君何不圖之生銘其言天明
散去時驗紅不遂所欲乃寄生一詞
以招之名隔浦蓮

書類

閩芝士 林近陽 增補
萃慶堂 余泗泉 梓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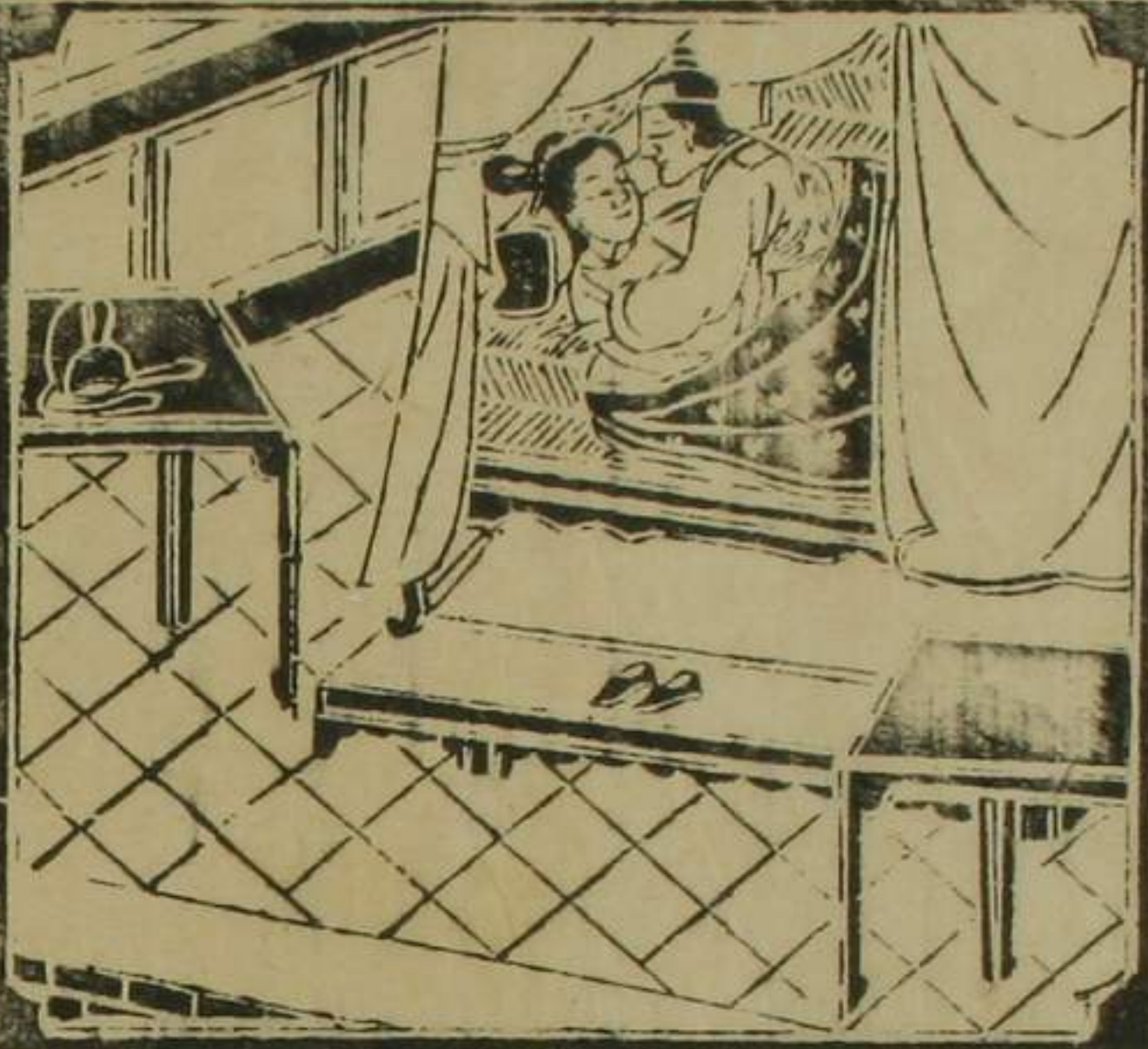
○李白退番書

朕坐中華。遙聞南域。俱是邊夷草木之鄉。
江河水澤之地。多生禽獸於郊。荒聊備吞
嚼之苦。不熟五穀於曠地。未免饑寒之艱。
若此困厄。朕甚憫焉。今汝不安天命。輒生
妄意。齎書達朕。闕下叅詳。未意與為不恭。
本欲與師而問罪。姑且回書以示之。微微

昭和十年
一月五日
購本

紅蘭相映翠葆即在香閣窗雲重遮嬌
月巢深怨栖鳥睡蝶迷出草烟相告信

祈生狎金錢



鴨同池沼即年火○通資不起何故恁
般傾倒有約偏遠山吳俠揮清曉今本

狗子豈能與猛虎爭強小小蛇兒敢和蒼
龍鬪勝

○解縉奉母書

母親有念童子何知焦思勞心不敢道儒
冠之悞登天女月誠謾誇仕路之榮忠君
憶母之情深懷憶思鄉之念重畧言往事
備述行程四月維初差撥山西之公幹一
人独往曾經塞上之艰唯朝馳驛幕投轄
形影單單而相吊嗚呼風猿嘯雨声音慘
慘以常聞自憐在途之一身可謂前程之
萬里山高風猛強盜且夕之空地僻人稀
轉覺鄉風之異撰面之塵埃漠漠侵眸之

筆即到他懇懇即須撒子

生得詞至晚會驗紅於外膏松娘使

人招生生不至知為驗紅所邀自度

色兼不能勝紅乃集待女南薰等十

人佩以蘭麝飾以珠玉衣以錦綉加

以脂粉併然如蕊屏侍左右或歌或

舞百計媚生從慈縱淫惟求快已生

沐其厚惠忘其私及松娘事畢而後

婢方共繼其意生於斯時不喪魂而

為稿魄也亦幸矣驗紅知生之迷此

也度不能挽謀于金錢曰曉雲云

處子頗諳情趣妾當以春心挑之倘

事諧則其母子爭春情目醉矣紅曰

善令金錢以計挑之曉雲每夜半窺

其母之所為與中婢之淫於生也亦

其母之所為與中婢之淫於生也亦

草木森更無文墨之趨銷但見牛羊之未

往節逢端午方臨布政之司次早朝王得

賜御進之飲仰喚移文之吏責差在所之

軍人既領於行程事又急於星火軍既往

矣吾獨樂哉月榭風軒任盤桓於既傲蒲

觴角黍亦薦獻於時新或乘閑於公館之

間或馳騁於城市之上日食太倉五升米

稟給朝朝野巷啼鳴一般春風沉日日何

期初九得遇沉疴肚裡無天空作雷霆之

響眼前有鬼相邀城市之行魂魄渺茫皮

膚不突增寒壯熱兩行鼻泄以林林伏地

在床四体汗沉而溼滴知身有苦舉目無

其母之所為與中婢之淫於生也亦

其母之所為與中婢之淫於生也亦

其母之所為與中婢之淫於生也亦

頗動心及紅之兆但含笑而已一日
曉雲書一詩於几紅得之喜曰計在
此矣

無端春色亂芳心 恍惚風流入夢深
淚清枕邊魂欲斷 倩誰扶我見知音
曉雲學於玉勝字跡頗相類紅得雲
之筆即命金錢付生俾以成事生方
與松娘對坐撫琴金錢後步近生若
听琴狀適松娘起盥手錢即以詩納
生袖且附耳曰那人詩也言畢而去
生視詩以為玉勝之作正慮勝以他
說為非再快又見詩急赴勝方
午體東嶼軒生縱步躡之也勝酣亭
立而侯之不覺興起生視左右無人
乃以手攀勝裙徐起其股腕而就
之勝驚醒見生笑曰兄已棄妾他就

親默時以禱於聰明七日苟安于寢休時
逢夏至軍勾處回以到司心喜事完我独
開顏而悅色時奏咨呈於三本酌茅柴酒
於數盃辭謝官僚同歸帝里但聞暑風飄
細葛何妨烈日照駝頭回馬不用鞭容易
到京兆之府沐心以待上復趨登金闕之
門事已畢於朝廷復歸投於通濟天子詔
將軍今無日不聞盤遊飯骨拙羨隨時而
食自古貴從勤苦得奈緣人被利名牽八
百里太行山馬蹄踏遍十萬貫纏腰鈔鶴
背乘未方知選官如選佛之難終自勞心
似勞日之苦第因落箠方成秀竹之林魚

夫何乃回心一相願即生謝曰此心
惟天可表豈敢棄卿但為春色相要
不容自措耳勝曰春色相羈今何以
得至此生曰思卿久矣適卿又賜佳
章如不脫身一會罪將何贖生且言
且狎勝有却生狀生以手就床下帳
以一手為勝解裙且勸曰姑叙舊耳
何相責之甚耶勝乃笑而從之既而
問生曰妾有何章生以詩示之勝曰
此曉雲筆也雲有此作款自獻矣但
母之愛女兄謹避之言未畢金錢笑
至附生耳曰那人被驗紅留住久矣
可急往生別勝往見紅即索雲紅戲
曰先謝何如乃挽紅入后軒雲果

對鏡
獨坐見生至低首有羞態紅乃携雲

為奔波復化蒼龍之喜不勝此語共載
懷富貴有時來方逐男兒之頭功名從此
大同增宗祖之榮哉成半楮之文聊報平
安之字六親眷屬幸大意以知聞一族尊
卑皆馳情而上而揮毫草率藻鑑是祈

○與情妓書

人世相逢知心有已琴稱子期馬思伯樂
卞氏則足于荆璞隋侯貞明于夜光皆感
激于一時嗟嘆于億載者也惟我芳卿鳳
彩鸞文風飄雪舞琴心卓慧茹曲蔡情六
院名姬鮮出其右愧我庸味誤入褒加浮
梗初逢傾蓋不異結言誓固秉志堅貞自

手付生執其手温軟玉潔狂喜不
能自制乃與紅雲同就寢所生為
雲解衣而紅亦自脫衣三人並枕及
生之着雲也雲年以不能勝齒齒作
爽痛声狀紅憫雲苦乃捧生過以身
洗之見雲意少安生與紅緩則又推
生附雲欲生之畢事于雲也及雲展
轉力乏頰色如雪則紅又自納以代
之雲雅而紅便一枕悲歡或紅而或
雲而岐風月豈料松娘俟生不至知
在紅所自往招之由外門及寢而寢
無人跡進寢入小軒見生方寤雲而
紅方焚與於劍不覺天理復萌恐以
於也然所愛在女而所惜在生惟與
紅相戾而已紅恃素死不諫挽松娘
袖罵曰上不正則下亂汝欲何為耶

古相知惟斯為最。而胡麻堪止飢之。冷天
台。祇寄遊之境。雲情雨意。雖無盡期。天上
人間。竟為異路。是以數月。綢繆。翻作一朝
分散。夫暫會徐離。猶可動。色。夕。處。驟。別。字
堪銷魂。此惟可與。知道。唯與。人。言。者。也。途
中。悽。切。不。勝。翹。望。昔。與。卿。携手。步。月。卿。謂
我。他。日。當。思。此。夜。當時。但。以。為。尋。常。之。談
耳。迺。舟。中。月上。泪。澆。沾。巾。我。見。月。缺。復。見
月。圓。月。見。我。歡。復。見。我。悲。何。世。事。無。常。若
此。也。在。抗。為。知。友。挽留。日。登。名。山。飲。好。酒。
然。此。心。懸。懸。觸。目。生。恨。安。得。佳。趣。知。逸。居
飽。睡。寧。能。念。我。愁。君。耶。便。鴻。草。草。奉。送。更

松怒以手披紅面生與雲跪泣力勸
不能止乃為玉勝夫竹豪所知豪放
蕩士也怒生亂其妹欲謀殺生生方
愧罪避罪宿後困家使人俟生就寢
暗鎖其戶夜深人靜即舉火焚之玉
勝知其謀料豪性悍不可勸乃捐金
十兩私托鎖戶者放生出仍鎖戶以
待火夜深火滅救者咸至豪以為生
死矣而不知生之頑也也生乘夜渡
河自晨至午方抵燕宅燕方會客賞
牡丹生至客皆拱手曰久慕才名方
得瞻仰生遂談坐酒半酣客揖燕
曰名不虛傳庭才子在坐欲煩一詠真
意若何燕目生就命生乃操筆畫書
杯酒未乾詩已脫稿

祈心諫幸甚
○君臣口聯
蘇易簡在翰林 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
懽。上謂易簡曰。君臣千古。遇易簡。應。聲。對
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金器一席。及
賜之。
○宰相對聯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
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髯拂地。楊起視
其仰塵曰。相公坐處。暮漫天時。人稱其敏

聯類

詩魂拍入蒼叢

露洗珊瑚錦作堆 風薰蘭蝶衣沾盡
平章宅裏說姚黃 沉香亭北呼魏燕
淡粧濃觀豈相同 梁梁綉出胭脂紅
更有一技白於面 光似荷開長嘆容
春光有限只九十 莫把芳心束萬重
名葩種種皆難得 世家根固千年澤
揮灑無草聖工 誰敲便有老神力
只高何用食萬鍾 詩富不愁無儋石
且歌且舞拂芳麗 海嶠霞銷錦繡西
至翠旌旌渾解語 點首東風欲咫尺
萬恨莫別老皇去 一尊且近玉樓春
春光莫別老皇去 老皇且比春色佳
日月花前酒滿杯 滿杯春色老催句
詩酒春光同百年 何用浮生悲未遇
衆客驚視撫掌笑 賞有一老長于詩
者贊曰此四聲各六句餘也詩家最

而有理

○御製聯句

京城正月諸人皆看上元教人登樓買酒
挾妓唱舞誼譚樓有內外所
太祖出遊亦買酒在外樓寥寥獨酌任福
通登樓隨俯伏 上呼之起搖手令勿言
福通進盃退而跪內樓人指說那兩個頓
了。一個坐喫。一個跪下 上問你是甚人
答曰某國子監生四川重慶府巴縣人氏
上作聯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福
通對云一人是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上悅次日特除浙江布政使時監內十年

西明補全相集卷之二 卷之二

唯長唐之后絕元此作初君一揮而
就豈非今之李白乎皆奉杯辭疾疾
醉而墨燕詩詩入示岑曰于輔真天
才也他日必有大就我欲效温嶠故
事將麗貞許之可乎岑曰妾有此意
久矣時文斌小卿在側一馳報生一
馳振貞貞正念生汚此報喜動顏色
生得報亦狂不自禁是夜燕以酒醉
與岑早寢生乃潛入以指尖擊貞戶
貞開戶見生且驚且喜各以父母意
交賀生因牽貞袖求合貞曰兄計重
待婚禮成取洞房奉燕之喜不亦善
乎生曰天從人願事已決矣况况不
可失尚相却耶遂絕貞就枕貞不能
阻六礼未行先赴陽臺之會兩情久
協欲伸錦慢之勤怯怯細腰含羞慢

未出身者有之福進不勞而得大官正孟
子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
命也此人之謂歟

○上幸多寶

京師佛刹曰多寶 太祖遊幸之見幢幡
盡畫多寶如來佛號 聖製曰寺名多寶
有許多多寶如來左右朱紫數十人俱寐
然未答惟翰林李士江懷素進曰微臣淺
露不揣比庸敢奉鄙句瀆煩 玉听万罪
太祖曰題目自朕偶意從卿所對何害李
士再拜對曰國號 大明無更大大明皇
帝 太祖笑曰善哉隨陞李士任吏部尚

展温温嫩孔餅扣輕暮起金蓮而弱
態唯支度靈犀而嬌聲細作流紅一
謝春染綉綉翠近半含香傾肺腑恍
如鴛侶何嘗鴛鳳誠仙府之奇逢矣
人開之快事也天明生疏外貞以玉
如意贈生生日卿款我如意耶一笑
而別生至外喜積於心作一詞以自
道

佳期私許暗敲門待黃昏已黃昏喜得
無人宵入洞房深挑臉自羞心自愛漏
声速入罗帏解綉裙○枕邊枕邊好温
存被已温叙已横爰也爰声不穩尤且
自慙慙惟有窓前明月露新痕近照怕
及蒼憔悴損本瘦也比前番瘦允分

自是早出晚入極纏纏繞幸家皆知

右調江城梅卷引

所未知者燕夫婦也光陰迅倏又及
試期生辭燕夫婦及貞秀赴科貞私
贈甚厚不可悉記謹一詞录于左

初縮同心結又為功名別一声去也愁
千結心如割頭月中丹桂早被即攀折
莫似前科誤了良時節○記取枕邊
情衾上盟定成秦晉同偕老歡如昔最
苦征設羨從此相忠急安泥魂隨去心
處伴即歇

右調陽關引

生途中惟以貞為念至旅即齋不
宜寢食皆廢作樂府一首名曰長相
思

長相思心不絕思到相思心欲裂羅幃
素月清不眠淚如懸河積成血山可崩
海可竭人生不可空別別時容易見

書之職以彰其才

○豫章兄弟

國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太學夜夢人
語云七竅比干心如星者數次翌早言夢
兄弟不殊未解其義時五月競渡生儒俱
出上河遊觀惟兄弟他志不出偶

大相微行至號舍見生儒俱出獨闕一號
書声入舍二生驚俱上喜見案上有藕
一截上出一對命二生對曰一學西子
劈兄弟齊声答曰七竅比干心

上大喜曰必忠貞士也命銓部選二御史
云夫御史清要之職也二生得于一時鬼

神通于一夕豈非氣數之不得欺

○店主還聯

刘三吾侍 太祖微行出遊入市小飲无
物下酒 上出聯云小村店三盃五盞無
有東西三吾未及对店主先对曰大明国
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朝上召店主
至稱其才欲官之店主乃元末人元末不
願仕者自断其指店主乃断指之人辞不
受任

○馬鐸夢聯

馬鐸福建長樂人永樂中狀元初與邑人
林誌同學而誌高才博學鐸亦自知其不

時准長嘆一回一鳴咽

時有同赴舉者名章台寄寓老柳間
生無聊因訪之章喜生至拉一妓王
紅伴生雖同枕若无情者明日喚
一妓曹娟兒生亦如之又明日喚一
妓喬彩鳳生亦如之至于名妓馬文
蓮蘇晚翠趙燕兒陳秋雲姚月仙日
易一人輪奉枕席生皆淡淡而已蓋
生一遇麗貞之后其他不妄言也章
台與初生同席舍利生之代筆必欲
快生之意邀生偏掩名妓家者必求
一可生意者至一院衆妓方聚戲鞠
粉黛成群殆以百計內一妓生逸鴻
笑曰昨晚妹子夢和解元是故人和
姓者生謫異揖而問曰令妹為誰曰
桂紅生未見妓曰適一赴舉相公請

及誌省試會試皆第一比殿試既出即以
策叩諸鐸并諸名望之士皆不及已自負
其為狀元無疑矣迨傳臚之夕誌偶夢有
馬奪其首誌遂懷疑已而傳臚鐸果第一
而誌居第二然鐸之及策初無其兆惟自
幼時忽夢有人試一对云雨打無羞鼓子
花竟不能對謹識之亦未知其何驗及中
后誌甚快快而不服每欺鐸為沒學問狀
元何以居我上一日互爭于廷
上詰之具以矢對上曰朕試尔一对有
能出口輒應朕即信其才學而定之為狀
元矣其對題曰風吹不響鈴兒草鐸即以

去今不回矣生乃就宿逸鴻以特

之明日桂紅歸即玉勝婢也因紅與
生私怒而出之媒利厚謝私賣與妓
家至是游與生合悽慘不勝既而賀
曰昨夢君為榜首生喜而謝之是夕
與桂紅寢幸游故人少留愛詩乃告
然吟一首

博鶴樓中採嫩紅 百卷叢裡又相逢
姻緣想是前生定 故遣功名入妾中

章台見生與紅款厚以為生溺於紅
矣捐金百兩娶紅以贈生知其實
在代筆逐拜而受之三場后揭榜生
果第一章亦在百名內時笙歌集門
賓客填坐忽一家童秀即忙奔報曰
廉參軍爭議合家辭京危在旦夕窟
中有書駢奉生力之謫倒急開紙視

夢中所識雨打無羞鼓子卷對之誌相踰
時竟不能對帝稱當鐸而定其為真狀
元誌遂愧服

○榜解鱗甲

李西岸先生程篁墩先生俱以神重被薦
英廟試之以對曰榜解鱗身甲胃程即應
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
伏地徐應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
寶鏤而出后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

聖語

○商輅捷才

之其書曰

罪人尚白

即殿元子輔 行臺下尚在官時右丞
相缺未選兒敬駸小兒龍貞為婦尚
以彼家古人不忍從命竟觸其怒款
致尚以死近漳州蔡九五作亂豈以
王勝翁竹副使與彼通同謀為不軌
遂破汀州寧化尚久嚴禁宅不共聞
今乃坐以知情陷以同黨蒙上合家
拿問尚為權要所仇分在必死但家
小輩不知下落耳幸之下高科必磨
显擢次女龍貞願奉箕箒共餘乞念
骨肉至情一軀照亮九泉之下拱手
叩謝也身罹國法鎖禁甚嚴情陷不
千筆不能盡 尚鳴咽再拜
生親書每讀一句則長吟一聲淚下

天順皇上自北幸虜廷再登天極之後益
重文墨英儒臣誦讀稍暇輒入翰林以所
講一日柯潛退朝遇商輅於午門外問何
晏也潛曰因皇上題書句未及還耳問何
謂也潛言皇上懸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輒輒應曰天下之物何嘗無對但以流連
荒亡為諸侯憂以還之不亦可乎

○堂上春聯

遂庵楊公本交趾人。后家湖廣。後遷鎮江
堂上著一聯云江漢有心皆悉閱乾坤无
地不宜家。初以神童薦薦為翰林。聲名籍
甚。從者多進列卿相。又陝西提學。巡抚

總制太宰入閣致仕。又聯云四海儒紳多
弟子。三邊將領半牙兵。此亦實錄云

○神童龍對

彭山。深陽人。永樂中六歲徵至京。上一
日御奉天門外。覲燈。召彭童出。聯與偶云
燈明月明大明一統。彭童應曰。君樂民樂
永樂萬年。上大奇之

○端明敏捷

汪端明。應辰。其父本玉山縣弓手。時喻子
材為尉。常受諸子學。弓手在側。言某兒頗
知讀書。可使侍筆。視乎。子材乃召應辰。視
之。狀貌甚偉。不類常兒。問能屬對否。曰能

如雨情思恍惚在座皆為之涕泣生
持書入示桂紅紅亦大為捶胸哭曰
流落烟巷游君留戀自喜故鄉可歸
相見有日何不準復遭此耶遂使生
早上春官以覲消息且曰妾隨去矣
小艸葦一而足矣豈生以榜首各事
所倚港留月餘終得就路及至京燕
英竹氏父子皆以謀逆棄市矣向家
女子麗貞貌秀時雲眉沒入宮為婢
其餘家小各流三千里生得信仆地
長歸氣絕而甦者數次桂紅再三慰
解生終不能已乃設牲醴作文選奠
燕于旅時延祐二年冬十二月初
三日也

嗚呼以翁之德宜受爰福以翁之賢
宜享厚祿胡為乎此止系草草朝為子

老見眉顰嗚呼蒼天既無酬資報德
之私乃有沐木池魚之酷每記翁書
托以家為今二女入宮余丁單世世
簞箠之無緣痛貞秀之難贖靈骸長
空月沉西陸春歸掖庭雪消肝陌嗚
呼翁真千古之完豈止一人之欲翁
視內親情猶骨肉今翁已矣不可復
續聊舉清尊遙陳衷曲嗚呼痛哉
不能悅天以雪冤寧不臨風而長哭
耶
生愁苦無以自慰遣秀即訪問兩家
寄迹之地店主皆曰入宮者入宮流
散者流散矣祇有一白向女子身後
而雅眉秀而長香肩半勺金蓮甚窄
臨入宮時留一紙祝云新科和祥元
末京即英之生知為麗貞誠也急遣

遂出對曰馬蹄踏破青青草。應聲曰龍爪
拳開白。白雲翁大驚異曰他日必為偉器
留授之學且妻以女後大魁天下仕至端
明殿大學士

○書童善對

泰和楊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浙憲
嘗見數總角書生自社學散歸其中一生
手拋書包為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
六七人無如尔校其生對曰太守二千石
莫若公廉且請賞季任曰有童子乃卒言
莫若公燕季任復詰之曰無賞又何如對
曰莫若公貪季任加賞大奇之蓋生名呂

秀即以謝意索紙生得紙開之乃一
詩也

八幅湘君染血痕 毋江水先欲以規
故人牽記鴛鴦夢 位顯須開控訴門
自莫有天難共戴 愿知無地再道恩
君心若似初相識 憐取娥眉見至尊
果麗貞之筆托坐復仇王序詩痛毀
春膏視不附軀每月白風清浩然長
嘆觸景題情無非念貞意也內有和
貞韻一律極盡哀之弄
淋瀝衫袖血帶痕 不見多情免斷魂
冷月笑人羞瘦說 飛雲為我渡長門
深仇可復盆解力 惜老無緣竟絕恩
含淚弄消如意玉 情誰傳語楮托尊
至如意貞所贈也生親物思人手不
能釋每笑曰麗貞吾掌上珠也今安

升後官至江西金憲

○臺閣先聲

瓊山丘文莊公幼學時從師於里宦之家
塾宦兒頗不好紙筆惟公以警敏有聲一
日師外適宦兒亦歸私第公獨肄業中堂
時天雨公席當瓦穴漏滴公肩公乃潛移
席彼兒地仍以兒席當漏處兒覺具告其
師師云余今日不較是非惟論能偶對者
即為理直也對云點兩滴肩頭立應聲曰
片雲生足下師大奇之宦兒愧不能歸哭
告其父父怒召公亦試以對曰孰謂大能
欺得虎蓋罵之也公即對曰焉知魚不化

在執時京師知生未娶欲婚之者甚多生皆不應桂紅諫曰君取高科豈有無妻之理龐貞已入宮無再會之期他日仕途中諫君溺于妓妾不復婚豈不重有玷乎生隱几垂淚默然不言紅又諫曰君以萬金之軀乃就無益之苦中出無奈亦別求佳耦耳何停意于難得之人耶生長嘆而已亦不答紅因出汗巾為生拭淚委曲勸之生喟然曰天下女子豈有龐貞者哉紅曰龐貞固不易得但妾訪之或有勝于貞者未可知也君向絕天下之無人耶生曰京城女子我決不從昔山中讀書感龔老之恩以女道芳見許後遇龐貞遂失約而道芳尚未受聘必不得已其在此乎桂紅

為龍官聞之驚駭陰知其非常人溫語慰歸亦不甚惑于子之言也異日文在公聯登甲第作宣廟之監梅舟楫其臺閣氣象此蓋微露其鋒芒歟

○斧頭梯子
舒芬狀元工西人潛修時晨昏燈火午夜聞雞志壯天下也及年屆大化作聯題齊曰吹桂斧頭此日七八磨就了上天梯子今秋千萬放長杖遂此年奏捷丁丑大魁天下

○司馬門帖
京師大司馬門有聯帖云門迎珠履三千

丹陛陳情



謝曰若君可謂不忘舊矣即遣人歸

但復曰頭初君自重余相初君魁梧俊偉當作三元但眉生二尾卷柳後

秀戶納貌貅百萬兵適有一書生見而微哂之守門巡卒捕之白於司馬司馬忿詰之曰爾小書生敢來妄議我門帖乎書生曰誠美矣但不如戶納貌貅兵百萬門迎珠履客三千職兵正調耶司馬心甚領之仍試以聯云小子無知敢向江頭賣水書生對云書生有志故未錦上添花司馬慰而遣之

○生負捷對
宣德間莆田林生員家當里長縣丞葉叔又比較粮限其兄令弟做秀才者隨衆見官欲免打及點叩呼免秀才出見縣丞要

情此亦陰陽也今已一元矣後二元
恐不可望然連科危甲位至三公非
世有者幸以此言達之為他日之驗
後生會試名在第九對策殿試在極
作狀元矣而策中一言達碎權要
挾宮恩而居輔弼半朝廷之官以為已
隨酷刑罰而肆貪婪傾國家之財以為
出山移日食地震七崩良有以也
時鐵木迭兒以太后命為右承內外
弄權好貪不法見生策大怒遂以
希賢為狀元而生乃第三探花也將
拜官生辭不就命頭請而奏上召入
問曰卿何為不效官生奏曰臣家
守清白世受國恩黃門侍御制史
積勲各有令績者在簡端獨臣父為
蕭氏所陷改死無辜臣聞殺人之父

皆隨例比較秀才乞免縣丞出一聯與秀
才對選好亦罷縣云生員里長打里長不
打生員秀才對云父母相公敬相公如敬
父母遂免之

○雪消月滿

某文宗巡歷某府縣校士畢禮謁孔子廟
時大雪續紛略積尺許里中好事者戲作
雪獅子伏于道左適日升而雪漸以消液
文宗經見之登堂講書畢進敏士于前曰
來路見雪獅偶構一對諸生試對之出句
云雪消獅子瘦一生出班對曰月滿兔兒
肥文宗大嘉稱賞云

○髮疎鬚廣

人亦殺其父今臣有殺人父之仇又
與冠裳之列豈不上有忝于朝廷下
有玷于祖宗中有負于所學耶臣尚
未領受官亦願終身不娶令天下知
不孝子亦能自盡也上聞之惻然令
侍御史往案其事觀音保知生微時
已歿復仇今不可挽矣蕭求于鐵木
迭兒不能救父子遂相繼而死自是
金園琴娘為衆所欺家日陵替田產
屋宇消沒殆盡金園寄食于母家琴
娘遂為鐵木迭兒所得琴娘善歌舞
鐵木迭兒甚愛之時趙子昂以詩畫
動天下鐵木迭兒每見子昂垂頭必
使琴娘捧硯乞子昂之筆子昂每呼
為王明兒鐵木迭兒因贈焉且曰長
使為君掌硯子昂笑曰君子不為人

正德中某州府學教諭年七旬有奇頭髮
疎落御史考察見之意老其人因出對云
教官數莖頭髮無髻可施蓋借髻為計也
教官規御史多髯應教曰御史一道板鬚
何類如此蓋借鬚為須也大巡笑曰人老
對通尤堪分教

○烏鴈調羹

昔有邑宰性廉潔赴任不攜家屬惟一二
僮僕相隨一日以事遣僮自起炊羹忽氣
尹造其室見之曰吾聞君子遠庖厨何須
媚寵宰即對曰我本有官居烏鴈皆且調

曾補全目

之好好鐵木迭兒曰君之筆子所好也
也予以予之所好易君之所好何不可
者子昂因盡五馬飲漢圖以謝之又
等呼琴娘為五馬兒蓋以五馬圖所
易也及初生拜翰林修撰為子昂同
僚子昂每勸生娶生曰家貧無以為
禮耳子昂甚憫之嘆曰天使孝子受
此窮獨耶一日子昂留生飲半醉與
生聯句呼曰五馬兒捧硯來生心在
詩不暇他目惟執筆而已
香齋金樽綠似油范范沉醉地頭
春雲有態時時變趙野水魚情處處
柳好醜原來都是夢趙野水魚情處
然柳英雄自古愛磨滅且向卷前一
游趙

炎後果作監奪為台鼎器雖其清操所價
抑可以觀遠到之心矣
○御溝金屋
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
主選時例教養于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
家嘗課以聯云御溝水泮聞流水鄔即應
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暮歲公主下世
蓋其鐵云
○春雨分茶
解春雨一十四歲登第稱神童初入京朋
友兩人過教坊故故展春雨欲令具兩
茶既至則三客遂命三分之曰出對云兩

遺詩不語子昂曰君尚有所思乎生
曰無也子昂強之生曰時以心事耳
不敢言子昂曰如不言罰以大觥侯
琴娘執觥于生前生欲言不言正徘徊
間問琴娘不覺淚下子昂疑強問所
以生不能隱遂告以實子昂嘆曰為
蕭氏婢亦有救人之心可謂賢矣然
君之故人僕豈敢留即遂肩輿送至
生第生感子昂思作一詞以謝之
三堂風伯醉後風流佳句得忽見嬌姿
泪眼腰涼捧工厄口可憐病客錦帳驚
衾猶未結重感瑤琴只贈豪家不贈貧
右調減字木蘭花
生見琴娘問金園何在琴曰右丞相
遺金園已還母家矣生嘆息久之時
蔡九五作亂上命浙江樞密使張驥

分分不解解解元之消春兩應敲曰一朝
朝朝羅行行行院之家對固佳要之非春
兩事或以解字而擬之耳
○以姓為聯
惠安歐知縣出郭稂與泉學趙教諭飲酒
知縣將教諭姓氏為聯云趙先生飲酒一
走便肯教諭亦將知縣姓答云歐大尹追
糧一區全欠人稱兩巧
○北斗西天
客有載車紗巾內束髮以七星冠未遊寺
中寺僧借遊方丈小軒待茶僧因笑曰君
頂七星冠且裹以紗巾小僧適構一聯請

增補全目感居卷已頁對頁五

討之右丞相鐵木迭兒。惡主因奏生
為盜軍使。主與張璠。揮鎗策馬直抵
賊壘。三戰三捷。之賊衆潰散。生因經
累賊營。收其輜重器械等。及所擄婦
女三千人。各分籍貫。放還。是夜
生以功成私喜。飲酒數斗。擊劍而歌
曰
一擊劍兮定四方。星沉斗轉兮夜蒼蒼。
虢翰墨兮臨鋒芒。功成奏凱兮致天子
之邦。安得美人兮共舉。觸見我一笑兮
為我解征裳。
歌罷見二軍。接至帳前。相歐流血。生
寃其故。因攻所擄婦女。皆有所索。及
一婦自稱宦家。且身無所有。軍以勢
迫之。止出一玉帛。墜二軍爭取。不平
是以相歐。生見婦墜。曰。此徐氏故

君試偶之。出曰。巾罩七星冠。煙籠北斗客。
曰。出誠美矣。難為偶也。及遊三寶大殿。見
殿懸一鏡。明皎莹然如月。遂對之云。鏡懸
三寶殿。月掛西天。
○木匠異聯
木匠知書。至觀生理。自稱儒匠道人。曰。既
稱儒匠。且試一聯云。匠名儒匠。君子儒小
人儒。匠對云。人號道人。餓鬼道畜生道。
○泉州教授
弘治末。泉州府學一教授。南海人。頗立崖
岸。忽縉紳泉士大夫。多不滿之。一日設宴
搬西廂。推劇。翌日有無名子書一對。聯於

物乃我所贈金園者。何以至此。二軍
各執而遺之急。令追扇陸婦。婦至即
金園也。金園歸母家。因賊至。出處
中為賊所獲。生流淚嘆息。因納之。明
日生以捷書上聞。捷書中有一聯
臣等衣暫試於一戒。月連飛於三捷。厥
罪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氣盡消。仰太
陽之普照。

捷至上方。侍太后。寔太后捧捷書詩
三五過嘆曰。軍中有此筆。必出才子
之手。因問承旨。趙子昂。昂曰。此修
撰初。羽狄筆也。此人年勿未娶。學識
高古。且為復仇孝行。可加今為監軍。
使捷書必出其手。太后曰。求忠臣于
孝子之門。此人即孝。則事君必忠。一
戰破賊。乃其小試耳。然而至今未娶

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未南。海先
生對云。學校無光。教授堂中。搬出西廂。雜
劇。教授偶出。見之。赧然自愧。故態頹去之
聞者無不捧腹。
○龍德以角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
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故世有偶
對者曰。蟬以腹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從
角聽。無乃不足于耳與。蓋本諸此也。
○給事尚書
國朝夏忠靖公。永樂中。蘇松治水。某給事
同命。一日共宿天寧寺中。給事早如廁

何也子昂曰家貧無以為禮是以未
妻太后與上皆嘆曰使臣子貧而無
妻皆朕之罪侍班師朕當給以寶鈔
仍賜宮人四員事彼歸娶以彰朕厚
賞之恩太后曰善即降旨班師生至
京得聞上意密謀於宦官續元暉曰
上欲賜臣宮女四人臣吳中人也
新入宮者亦吳人兼氏各履貞乞查
訪得賜當效大馬續元暉曰副人有
梅竹圖得君佳句即發力如神生揮
筆應之頃刻而成
滿庭春光有此奈 凍雷驚動亦萌芽
九天雨露水安堂 咫尺雲霄鳳尾斜
青瑣曉臨開禁笛 紫宸朝罷卸衝牙
高堂清逸懸圖處 不比尋常處士家
元暉喜即入宮凡二日出見生曰宮

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靴履而行給事給
事某即應敬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此亦的對也

○夫妻對語

宋梅聖俞受勅脩唐書語其妻曰吾之脩
書可謂胡孫入布袋矣妻應敬曰君於仕
宦可謂鮎魚上竹竿耶聞者以為善對大
觀中薛肇明和上皇御製詩有曰囉聲似
厓未銜詔喜氣如鷄去揭竿韓子倉戲為
更之曰窻如老鼠入牛角難似鮎魚上竹
竿時謂對的尤勝於奪
○佛印出聯

人千餘不能盡齒賴將安得即此不
言久之既而喜曰生有玉如意乃此
人舊物君持宮被或見其必自訴
也元暉乃持而復入過一側殿果一
宮人見如意問曰此物何從未暉曰
此吾友所贈也卿何相問宮人曰友
為誰曰初修撰也曰非羽仗乎曰然
宮人問未完即流淚元暉曰卿非蘇
氏麗貞否宮人驚曰君何識妾名元
暉告以故貞大喜即與毓秀曉雲共
以金贈元暉皆求賜出旁有一宮人
亦吳中女子也知貞等謀亦願出金
求賜元暉知上欲賜四人并許之及
生見上上果賜以寶鈔宮人等生受
賜謝恩還第惟以得貞為幸不意
與雲皆與為相見時抱頭號哭悲淚

蘇學士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與詩僧謝
端卿法名佛印結交甚厚每相往來齋酬
飲酒為樂一日佛却往蘇家見天人紗厨
中外遂作聯云碧紗帳裡睡佳人煙籠芍
藥夫人亦敏捷對云青草池邊洗和尚水
浸葫蘆佛印笑曰和尚得對夫人實非望
外矣

記類

○東坡三過記

府治西二十餘里有寺曰本覺即古構李
地故構李亭猶存寺僧文長老者通禪持

交揮貞秀與雲三人已收淚相拜謝
其一人尚掩面嗚咽情慘尤甚生怪
而問之乃陸嬌元也曰為舟人所逼
即欲赴水舟人惡之責與富家富
家有女該入宮其母不忍乃匿其女
而出嬌元代為嬌元自湖口別生經
歷萬古不意復得見生是以慘生
再三撫慰同載而還錦纜牽風牙檣
漫水白雲江上咄咄一掉笙歌碧樹
灘邊渺渺半帆山色心懸離合情集
悲歡蓬窓相對猶疑夢寐生命鈞籀
設宴言笑怡然酒半酣生撫澤貞肩
嘆宴不意今日復有此會也貞入宮
時曾留詩奉君已有無地道恩之嘆
今不意因禍攸福合為一家昔日剪
髮之盟庶不負矣生曰僕和卿韻亦

戒博學攻詩文多與達人墨士相賓主堂
前種竹數竿蓄鶴一隻遇月明風清朗倚
竹調鶴嗽茗孤吟真不愧于清偏者也時
蘇文忠公軾守杭有事於潤道過橋李洎
舟尋訪將以證所聞何如耳及見款揖之
外不發起居一語默坐澄神怡然自得若
不知有公之在前也東坡因喜賦詩一律
萬里家山一夢中 吳音漸已變兒童
每逢蜀叟談終日 便覺娥眉翠掃空
師已忘言真有道 吾除搜句百無功
明年秣藥天台去 更欲題詩滿折東
文長老一見東坡遂知為則明勁正之器

有語老无緣竟幾思之地今爭出于
无心而夙願已從則少年時遇王香
仙子賜詩一律云相逢玉鏡臺舞
典卿等合也又云天朝賜妙才蓋今
日之上賜以卿也其言驗矣吾典汝
等焚香拜空以謝之遂使衆女隨生
羅拜上起見雙鶴迴翔連舟半响而
去生喜即酌酒琴娘起舞桂紅粧
歌也秀點妝金園吹簫時雲彈箏嬌
元捧壺麗貞執爵共勸之曰今日之
樂亦非尋常頭君酌生曰誠奇會
也固當一醉但无詩不可以記勝予
為首倡卿等繼之琴娘桂紅皆當亦
寓焉
把酒歡良公猶疑夢寐中生烟緣天已
定雲離合數還同貞歷維投金開九留

一毫私不可干者敬和一詩以寓酬勉之
意詩曰
身滿華于法界中 香厨庶事感天童
那知本查從何查 總悟真空自不空
若有相時原說廢 到無言處却收功
一勾月出星三點 女向西來我面東
東坡見詩益大敬異因謂文曰久慕禪宗
已申快觀但后期誰再不識何以教之文
微哂曰公性素明豈容復贅惟一言相斥
使不負斯來耳東坡請一言若何文曰韻
頑翔鳴物莫我撻不足為之榮羈窮窟局
動典相觸不足為之辱喏七乎雲無心皎

恩免劍鋒。因狂雷中踏散秀深院。閣下
逢紅卷老鶯。初壯貞衾。寒日已東。琴玉
堂今掛綠。生粉臉。昔題紅。貞痛母心千
里。秀思君拜九重。生何妨。吳典越。燕誰
料。始去絃元歌。舞懶。發聲紅。吳葉。竟亂
裏。園人家。須一醉。何必訴窮。通生
生曰。琴娘之吳越。入園之吳哀。尚有
恨。耶琴典。謝以无心。各奉爵。奉生
生飲之。麗貞等。復相繼而起。皆不辭
歌。舞。戲。謔。不。竟。沉。醉。乃。即。舟。中。設。長
枕。大。被。衆。女。解。衣。擁。生。而。寢。生。雖。醉
后。而。眷。戀。之。情。仍。各。及。焉。明。早。過。陳
夫人宅。生登涯訪之。陳喜甚。令孔姬
出見。視生微矣。各理旧情。不意陳族
中及外人皆知之。生乃避燻。還舟中
時。差人餽。蒼。雀。往。來。凡。三。日。適。姑。崇。淨

皎乎月常新。庶幾乎一代之偉人。東坡爰
頌其言。相咲而別。后六年。蘇公自徐移湖
舟。過橋。李因思長老之言。復造焉。時則小
門半掩。松竹蕭然。庭間孤鶴。見公至。則點
頭。張羽。飛舞長空。似拜告狀者。三。東坡異
曰。汝亦識故人耶。及訪侍者。方知文已臥
疾於床。不能出。迺而鶴若為之代答也。蘇
畧與語。復賦一詩以記。
愁聞巴叟卧荒村。來打三更月下明。
往事過年如昨日。此身未死得重論。
若非壯士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
惟有孤樓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等知之。恨生不一至院中。且與陳因
而結仇。絕不往來。雖以死陳見生。惟
衆道姑帳上而已。時有道士劉志先
乃蔡九五黨也。有妖術。因蔡敗。逃匿
院中。宋守索知。劉有術。請許於劉。劉
曰。何難。夜即誅陳。衆道姑尚不之信。
是夜。初生以絞綃帕寄詩于陳。上方
坐燈下讀詩。固呼孔姬語曰。初君以
此見寄情。亦切矣。奈不可近何。
數載相思。窈窕娘。瘧風兒。欲斷愁腸。
而今久泊孤舟待。咫尺無緣到枕傍。
孔姬未及答。忽戶外有兵戈聲。方欲
趨避。卒然見一人。長丈餘。手持雙斧。
身披甲冑。髮赤面青。形狀甚怪。向前
唱曰。誰為陳也。陳疑其盜。跪而告曰。
妾不欺。即陳氏也。將軍用寶。惟將軍

吟畢而別。又十年。自翰林學士累章請郡
除知杭州。旨下日。東坡私賀曰。錢塘佳勝
區也。湖上清風。山間明月。復可在吾襟握
中矣。能不喜哉。且文公曠別十年。此行當
便一面。又一幸也。及舟近醉李。心腹念之
推窓豁目。忽見文長老已杖錫徐來。咲相
謂曰。相公別來無恙乎。東坡維舟執手。且
咲且談。但語多凄慘。無聊非復向日之北
及抵其門。一擊而進。東坡意其點茶留款
先所事也。不意獨坐移時。久待不出。始怪
而呼之。則有一僧趨禮而應。東坡因問曰。
文長老待客何所見。而迎又何所見。而避

取之其人曰奉劉元帥命取汝首級焉用寶也言罷斬陳首懸于腰疾馳而出孔姬合家驚倒撲地不知所以至曉乃甦率婢輩同奔生舟告以故生大驚遂匿孔姬婢等即令人訪陳氏事陳首流血一殆直至院中生知陳與院中不和必為道姑所謀此官府追究各道姑俱禍皆指劉刻知不可遂擁衆作亂以妖術殺傷官兵判官章台督兵捕之章即生之同科友也將與劉戰請計于生曰此人久處道院中道姑必知其術可先擒之章台令甲士圍院中三面衆爭等凡二十餘人皆執擒章究其術衆云不知刑杖慘酷死所不至衆惟叩頭

僧曰文師脫化塵寰經五秋矣安得又有長老迎避于公耶東坡默然良久而悟不言所以又賦一詩

初歸鶴叟不可識。漸作雲歸无處尋。三過問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存忘見慣渾无候。鄉曲誰忘尚有心。欲向錢塘吊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文而不知文實有以致蘇也后人因聞風仰慕乃作東坡館。三過堂以寄遐思今本竟東坡館址墩地莫辨而三過堂亦虛存名是亡之人不能奮然興起奉聞于渣土

者豈急于他而不暇及歟

○羞慕亭記

漢朱買臣者舊吳郡由拳縣人也字翁子。與同邑嚴助柔髻相善。結為刎頸之交。且約曰。苟先貴毋相忘。家雖甚貧不喜生業。事惟好讀書。大妻諷于口食。遂採薪以為給。身負擔口讀書。遇有悅解處則吟哦諷咏之。趣是道上。其妻嘗耻之。謂買臣曰。丈夫立身。上不得孤矢。以行志。下不能貧殖以營生。筋骨淋漓。勞饑已供。方且悲傷之不暇。而乃狂歌若得。竊為君不取也。買臣曰。貧若士之常。若非分而強求。則恃命

流血毫死。所言生急往救之。泉淨等已付軍法。惟師與錫未受刃。急令止之。生曰。頭代君討賊。以贖二人之命。董曰。君生破賊。何惜二奴。即令師與錫還俗。歸生上從容問。與錫曰。此賊在院。所為何事。錫曰。无他。土惟剪纸作戲具耳。生曰。戲具何狀。口具狀如甲冑。之士孔姬從旁。子曰。殺陳者。即甲冑士也。生曰。是矣。地大軍中。令曰。人各持狗血一升。賊至先以血衝之。生乃自束戎裝。以仙女所贈玉簪。揮于冠頂。且祝曰。玉香仙子曾云。簪生解厄。今與賊戰。宜衛我矣。祝罷。即搗賊營。賊望生頂紅光。貫天威風。刮地不亮。失聲而潰。生令軍中衝以狗血。賊皆傾仆。墮地生就視之。皆然

人也每一紙入胸前皆寫生人年甲
練其精力以成怪耳生命取以火焚
之劉志先乃伏誅餘黨七十餘人前
舟人在湖口謀生者皆在內生并蘇
之遂典章別號舟南還童台崇酒于
樽作詞以送之
千里故人一尊席上笑口同開念五六
年前三千士內隨君驥尾浮占各魁君
受王恩妙齡歸聚一植笙歌碧水隈青
層立見中天奎壁光動三台○如君海
內奇才七步風流氣似雷况離暑華全
兩番威賊他年麟閣預卜仙階必無留
人潭菴送客把手高歌一快哉蒼生望
頭早携鸞侶共駕同來
時生婦娶妾勝女十餘人矣及道差
入門茶敬自持言笑不為離貞等甚

矣君子耻之。及新行款何耻之有。其妻復
勸曰。吾聞讀書以治生為先。朱聞作一詞。
撰一賦。而可易斗粟于農。尺帛于女者。今
君故伏章句。以却飢寒。計誠拙矣。况醫卜
最工。一能立業。何不舍此務彼。徒久設足
文場。困身藝圃。栖然效秦。抗酸。愚以自苦
哉。買臣又咲慰曰。富貴兩途。貧者所誰致
子以為池。中物耶。一旦雲雷。我假鼓浪
滄。恨斯子得志之秋矣。何不俟命待時。徒
怨矣。益妻遂大怒曰。邑中挾束之士。連袂
同升者。十不下八九。爾猶奔走衣食。且不
逮。是天不欲竟爾業也。若復迷執而不改

洞房春溢



畏之而怒。輩皆不敢亂步。此亦大家
之風範。才子之家。歲也。生憶。留兒在

獄令人書。至始。无母家。嬌元。父。此
母子皆大。獲。即以生書告官。言女不

國吾恐力盡計窮。講登有日。何得志之可
望耶。買臣乃長嘆曰。鳴鶴非燕雀。所知此
蘇秦百里奚之見辱於其婦也。及其取相
六國。輔政兩朝。是即前日見辱之人也。然
二婦既不能料三子。而子獨能料我乎。其
妻怒且泣曰。爾自執吾已。未誤我已。久及
今思悔。猶且難為。而况泥古人夢想。以
終難必之福。吾知啼號之態。終不能免也。
仰望豈不愈絕乎。故或愛我忠信。借老可
托。不爾則巾櫛不敢復待矣。爾將何從。買
臣亦怒曰。丈夫悉節。豈為婦人所撓。汝身
可无我業。决不可轍也。妻遂再拜曰。半生

死共留兒死千留兒乃得釋歸生見
溜兒掩淚嘆曰累汝矣遂以琴娘
配之生娶母還京恨鐵木送兒之四
惡糾同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刻
其逞私蠹國難居師保之任上不聽
鐵木送兒遂謀陷生因出生為邊方
經畧使生即戎服跨馬以肅清邊圉
為已任臨行朗吟一詩以自誓
三尺龍泉吐赤光 英雄千載要流芳
長驅直搗單于窟 烈士轟轟一戰場
生到任點軍殘缺死者甚衆生查其
妻小遺孤編為一冊上內有一人與
生同里開者視其名即陸用也用以
狡詐主母至死遂問軍生以軍令取
用時用以陣亡其妻山茶入見生問
曰汝夫既厄隻身何托山茶叩首告

既在再誤何堪吾雖渾跡兒童婢子亦得
以溫飽終歲豈不愈于鑠骨銷形立成凍
餒之殍乎哉從此請辭望即榮貴買臣念
不為止將行時隣家一犬趨搖首尾前齒
其棍不使之走似若勸阻之意婦雖怒不
為揮唱牢不肯脫家中一鷄亦相撲啄其
衣又似和其犬者隣姬以為異婉言援之
妻不納竟去遂自嫁于杉青吏人買臣見
妻不能為情復歌以自遣曰
朱買臣朱買臣行歌負擔妻子嗔恩情
難係薄劣婦一旦捐棄如輕塵鴛鴦分
翼比目破孤燈本眼无相親貧富于世

曰幸吳妙娘夫亦以私取官盜問軍
到此今其夫亦戰死矣而妙娘尚有
私蓄是以相依在此苟全性命生曰
妙娘湖上之恩乃我再生之主也即
令入見時分雖尊甲而情同離合會
晤之頃不查垂淚問妙娘歸否妙娘
泣曰恨无蹄耳生乃歷以為妾山茶
則以秀郎配之將冊中乘除其名籍
以絕查究妙娘曰妾少為情客妻壯
為軍人婦年踰三十流落于此幸君
帶歸不死矣敢借衾枕耶生曰吾
為重臣美妾如箴非愛卿色也第卿
乃始交之人又有湖上之惠豈為薄
倖即身貴便忘賤耶是夜挽妙娘同
寢喜甚口占一詞

歌
不炎熱結髮尚尔况踞八功名到手未
為晚太公八十榮澤新細君何必苦番
覆吾豈樵採終其身朱買臣何災屯食
叱玉粒衣懸鴉自知一卷勝萬貫時不
遇方肯怨貧數年余枕一宵冷飄花况
梗同處巡回喚何處已作喜髮雲重整
眉新顰朱買臣莫嘆隱忍依舊肩橫
新山光泉韻兩怡悅醉卧危石蒼為茵
翠蘿青鳥暫賓主芒鞋踏碎岩頭春有
時此芥利得柄一斬天下之荆養歌殘
煙襟日已暮松梢新月釣桂銀
歌
慙念自嘆曰古人功業成於噉筭者匪

少年一枕吳歌夢春光向曉驚相送許

久曰芳容相逢御水中心贈金知惠重銘刻心常願今日是天緣難將音賤言

右調重七金

生既得妙娘即起馬巡邊梯山抗水自北而南名震靈感如雷電一日過廬竹所流之地廬夫人岑氏竹夫人俗娘已疾故矣所存者主勝驗紅及各婢耳見生至皆放聲痛哭生亦惻然玉勝等揮淚告曰聞二妹曉樂皆得侍左右妾等不知死所公宜思耶生曰卿等不知死所婦朝當為卿復讐掃除奸黨卿等亦不久與貞秀曉雲相見矣勝等羅拜謝生且祝曰此地非人所居况无男子相衛早日歸乃一日之惠也生自是處功名重天下上頗知資異擢生為昭文館

多我何若爾也遂詣長安上書時嚴助已貴見買臣即謂曰吾俸先達而故人猶一寒如舊負約之罪鳴鼓誰償矣乃囑吾丘哥王同薦買臣于武帝召見說春秋楚詞甚說其意遂拜為中大夫典司馬相知東方朔枚皋等俾交相難論時東粵數反覆不軌買臣請將兵數千浮海而下可席卷取也帝又拜為會稽守買臣至郡即治戰具儲糧草發兵征之一擊而破帝壯其功徵為丞相長史時舟過杉青閣下問吏奉鮑惶惧其妻蓄之買臣也即脫簪珥拜伏舟次曰賤妾甚氏也事尊官有年矣一

大將士兼平章軍出中書左丞相后以英宗被執迎立晉王功進開封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人木廷兒為太子太師生乃刻其証試忠良好會

不道至而廬竹家小自是王勝驗紅一兩家婢妾皆從生矣鐵木廷兒恨

生使其當為御史者亦幼生享大爵而以事夷君為耻詐巡過而以故單

婦為妾蓋指吳妙娘也上不聽生若婦語道芳道芳曰功名富貴皆有足

數人亦何為時麗貞侍側從容進曰受聞勇孝震庄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不賞君之謂也君見敬器乎滿則傾今君滿矣頭急流勇退保壽天和行

歌花鳥坐籬琴棋不亦樂乎生聞之

豁然大悟乃抱麗貞置之膝而臉相

念迫于机寒遂致分手然心寔未嘗味也伏望滄海客流泰山讓土追思蒼獨在情不以妾為大罪俾得破鏡復圓斷欲再續則妾萬幸萬幸買臣長嘆曰汝記昔日之言乎怨恨求離數我為泥中蛆蚋詎料貧賤未必恒富貴未必久絕情斷義曾鷄犬之不若而今又赴契趁炎置關吏于何地抚今追昔揚水不能收矣何乃冒方汗之顏出重報之色以來見我哉羞死宜其強辭奚補言下辟易莫敢對良久遂自投于河中溺死買臣即以尸骸葬于亭陵名曰羞墓后人為詩題亭亦備于左一說謂買

親謂然莫曰久沉宦海得卿提醒夫
天夫棄功名如救屣視富貴如浮雲
不用耽驚受恐抱赤誠為愧偶志耶
然乞天恩方求致政賦詩一首借誌
而歸

活二長笑一信風 辭帶子今脫烏籠
此去溪山訪明月 不來朝世拜重瞳
琴書事業原无底 將相功勞總是空
塵外逍遙真樂地 早携仙侶醉蒼叢
生婦又娶美姬二人曰碧梧曰翠竹
及正貞王勝毓秀曉雲金園驗紅嬌
元妃姬文娥吳妙娘共一十二人號
曰香臺十二釵婢輩山茶素蘭桂紅
琴娘涵師以錫金為老翠潘英東兒
策兒金錢南重及新進者僅百餘人
辨曰錦綉乃卷屏珮環之志問于市

臣既貴見故妻及夫載之歸家使居園下
以給食其妻愧悔自經園樹而死予不敢
主併錄梅詩以俟詳者

○宋郎守周知詩曰

當年一棄會稽侯 大墓烟蕪鎖別愁
惆悵不逢即衣錦 至今粉骨尚含羞

○本朝方孝孺詩曰

青草池邊一故丘 千年埋骨不埋羞
丁寧囑付人間婦 自古糟糠合到頭

○宋梅堯臣詩曰後后說者

食藕莫問濁水泥 嫁婚莫惆寒家兒
寒兒七黑面如脂 驥子縱瘦骨駘奇

集以驚世云

二妾居之二妾則以六婢爭之每院
琴歌晝夜不絕雕欄翠棟輝耀相映
爐烟瑞彩靄霧氤氳勝態極妍不可
盡述一夕月夜生與首芳駕小舟扁
遊池島命各院八窓洞開垂簾明燭
二妾奇欄簫鼓低奏清風徐來水月
相盪時執棹者吳妙娘也生令為吳
歌隨波宛轉聲如洞簫各院皆以清
笛應之儼如鶴吹松梢不覺塵骨皆
爽生樂其命酌酒與道芳對飲因奉
手托道芳腮戲曰今後夫人與動矣
道芳正色應曰妾待罪中錯情華頗
不上心夫妻宜相敬如賓何感神如
此生曰夫夫乃盛石人耶舟過一院
扁曰碧香瓊館貞與雲所居也生因
以手招貞貞與雲登舟生曰綠荷罪

西家有女少且妍 嫁與東隣惡少年 可
憐一旦成三目 寶刀擬絕瑤琴弦 西南
有等掠人虎 潛令牙姬來吾所 百金無
吝買佳人 落卷已被風為主 悠悠夜抵
武林村 有舍無隣牢閉門 其中坐卧多
女伴 彼此泣下難相存 置婦如在囹圄
內 鵲寡鸞孤不成對 掠人更待掠人來
此時計財寧計類 晨昏逼逐下江船 江
水茫茫恨接天 回首鄉閨雲樹隔 未知
落在阿誰邊 假令賣作良人婦 以順相
從苟如故 若教為妾得專房 負妬招嫌

夫人二卿為我謝之貞晚霽勸道芳
道芳性簡欲却之貞跪下道芳急
以手扶起慰曰貞姐自重即當強飲
繼而曉雲亦舉酒跪奉道芳亦扶起
謝曰量不能矣生笑曰量頗容人乃
不能容酒耶道芳又強飲之西南一
院隔欄暹呼曰妾未嘗見夫人飲頭
下執壺生視之乃玉勝金國也令取
小舟渡至亦各捧酒奉道芳道芳乃
辭玉勝與命園勸曰妾等樛材且舉
樛木久涵飲德之恩恨無涓滴之報
今借忝獻佛望夫人少飲生亦勸曰
來意至誠亦當少盡道芳乃輟止半
復強飲之不覺香肌醉軟睡態漸增
生命卧榻設重茵綉枕扶道芳寢乃
與麗貞推蓬坐月中飛鶴浪飲縱棹

思不固又或賣為富家奴汲水負薪歷
苦途供承少錯即凌虐有略難歸空怨
夫無端墮落風塵裡向人強以悲為喜
知心日少惡交多送舊迎新徒克死人
間情愛莫妻孥忍賣何異吳起徒寄言
併致買臣婦貧賤相守當求圖
江南人潑恨鑿妻之味不吝揮金贖之繫
以織紐恣加捶楚不勝痛苦過江時議欲
賣與娼家詎料受責頗多絕粒又久卧病
竟不返矣一日忽長吁而逝墨氣淋漓口
有巨蛇躍出居人甚駭買棺貯而瘞之時
遇醫人經其處草際見蛇蛻一條腮紅鱗

非屬蘭之氣時木街衛生庚辰暮結
齒輕歌細腰雙舞笙歌雜作珍羞若
山紅粉朱顏環侍左右雖雜作珍羞
不過是也宅後設一圃大可二百畝
益石為山編籬為徑峻亭廣屋飛角
相連異木奇花顏色相照四景長春
萬態畢集流觴曲水丹竈石床不可
一一舉也生行遊必命侍妾捧筆硯
每至一處必加題咏然亦不能采記
而吳中傳聞者止二三詞而已
題繡谷堂
簾捲華堂名繡谷高山翠列如屏列圍
風竹珮環聲奇卷十萬種松栢兩三層
○水外有山山外水水邊山頂皆亭綠
陰斜徑小橋橫眼前雖錦繡何處問蓬
廬

買臣貧賤妻生怨 行歌負薪何媿之
高車逐駕建朱郎 銅牙文弩擗犀皮
官迎吏走馬萬蹄 江湖晝夜橫白霓
舊妻呼載後乘婦 悔淚夜落無聲啼
吳酒雖美吳魚肥 儂今養養慙諸鷄
園中高樹多曲枝 一日桂與棄垂垂
○賣婦化蛇記
秀水人張鑑落魄無羈不事生產日惟買
咲纏頭縱情趨蕪家計為之一空其妻績
紡自給畧無怨意鑑則反生薄倖謀諸牙
婆賣妻於江南人得重價焉妻負死不往
江人驅迫下船載至一處四面都水鄉茂

增補全日錄卷之五

右調臨江仙

題銜絲軒

香鎖籬黃金地棠風生水榭竹陰涼小
思飛影印池塘○浪漾春雷欲化笄
圖山徑鳳來翔著天水筆即瀟湘

右調浣溪沙

題曲水流觴

春曉蠅蠅飛勝槩曲曲清流塵不碍玉
龍昨夜月松陰雲自蓋自自載偃仰屈
伸常日在浮觴更把鬪亭賽別是人間
爾世界恍如仙女渡銀河溪雖溢行編
快祇用先生長坐待

右調天仙子

國內鑿池僅百餘畝內設六島每島
皆有樓臺亭榭其制各異石橋相連
下皆丹楹謂之西池六院一院則使

編游各院笙歌愈覺涼晚生曰與卿
等聯句可乎表曰可

楚開畫舫夜初長生絕勝當年醉玉堂
圖水底明河斜轉影勝雲邊新月細生
光貞詩盟不就君須罰

生抱雲戲曰卿今夜欲罰我乎尚記
得床後小軒不能禁否雲笑曰此為
驗紅竹誘耳生以手插入雲懷摩弄
其乳春興勃然致狎雲於坐中雲曰
夫人在此願公少待生曰汝畏夫人
乎我當先狎夫人乃含雲而就榻將
致解道芳衣生醉後性急忽動道芳
佩玉睜睜一聲道芳驚醒生抱而戲
曰如此良夜適與何妨道芳起坐曰
侍妾滿前明月照目不意海內名公
胡臣重宰乃泥戲一至此卿生不答

林中崇垣疊屋扣門有老嫗出喜曰行貨
至矣須臾梓鑑妻入一室木柵旋繞不異
音語
囹圄間中婦十餘有顰眉而坐者有揮涕
而立者鑑妻與俱終日不食達旦不睡惟
號泣以求死守者怒究其故鑑妻賂之曰
妾有金飾一匣乃亡母所貽者因夫浪費
不與知之寄在舅家自以不忍舍去也守
者聞言告于主人欲行所有不逆其詐也
遂復載之回至則鑑妻疾走叫冤隣眾悉
聚江南人被擒到官比及拘鑑先已遁去
矣情竟不白人無從遇鑑妻道掠人之事因
作賣婦歎一必何故獻執政而不果併載此

白異而收於囊將為藥餌之料是夜即夢
少婦拜於前曰妾秀水人也被夫賣至此
地不願忍辱偷生已致沉珠碎玉但閨山
迢遞冤氣趁地今公有龍舌之遊安敢效
驥尾之托萬弗疑拒為幸言訖大動醫人
遂覺反覆思之莫曉夢婦所謂至嘉興東
柵外小憇白蓮寺前藥囊中聞聞之聲
極力不能舉怪而起之見蛇蛻化為白蛇
奮迅越湖而去佇望間隔岸車水人倏然
擁沸急往其處則蛇將一人噬其咽喉絞
結而離脫久之人蛇俱死矣審知其人即
張鑑昔嘗賣妻於江南其地即龍舌頭上

惟求相合道芳怒起拂衣登涯麗貞
等勸生曰夫人性重欲與聚首在妾
院中可也生曰然率麗貞等邀道芳
同宿碧香樓館使妾即環睡左右
明日早日上三竿生熟酒醒但見玉
人如砌香露者簾生心蕩然恣意縱
慾道芳諫曰公非少年矣頭當有惜
生笑曰老當益壯何惜之有自是每
夜淫樂無所不至或與貞雲麝球或
與道芳及勝等玩衣或與嬌元妙外
等放舟垂釣或與與錫誦師高坐參
禪與動即引屏護鳳驤與之私或此
挂紅清坐吹簫或與金周玉勝雅歌
投壺劣者罰以酒或與素蘭琴外
金淺金菊等為鞦韆局戲或與道芳
毓秀孔姬坐竹林中使東兒烹茶解

始知夢婦變幻之靈報復之速嗚呼可不
懼哉
○聯芳樓記
吳郡有薛氏者其家頗富元至正初居於
閩闔門公以糶米為業有二女長曰蘭英
次曰蕙英皆聰明秀麗能為詩賦遂於尾
後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以
承天寺僧雪窓善以水墨寫蘭蕙乃以粉
塗四壁邀其給盆於上登之者謫然如春
風之室矣二女日夕於間吟咏不輟有詩
數百篇號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
稽楊鉄喏作西湖竹枝和之者百餘家鏤

頰或與驗紅圍棋或與麗貞共枕衣
陰同觀史傳清談綉幕月上忘歸臂
有詩云

共翫清談茗露濃 並頭聯句月明中
起來一笑同携手 繡台堂深燭已紅
或宿一院則各院送茶婢輩皆侍生
睡方敢散歸或生壽旦則道芳率麗
貞等僅百餘人皆衣錦繡各執中枕
該幣等物為生祝壽繼而開宴華堂
笙歌益奏笑語終日盡醉而罷或生
少出則各院明燭侍之香童襲被任
生擇寢或生與碧梧雙陸必使驗紅
點芳或使翠竹撫琴則孔姬必落錦
蓋蕙蘭麗貞前或生浴則衣環侍
如肉屏然或天寒必三妾共慢或生
欲揮馬則麗貞曉雲填紙葉兜掌墨

板書肆二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
吳無竹枝曲乎乃製蘇臺竹枝曲十章

其一
姑蘇臺上月團圓 姑蘇臺下水潺湲
月落西邊有特出 水流東去幾時還
其二
館娃宮裡麋鹿遊 西施云泛五湖舟
香魂玉骨歸何處 不及真娘墓虎丘
其三
虎丘山下塔層層 夜靜分明見佛燈
約伴燒香寺中去 自將鈿釧施山僧

生常呼策為墨菓菓頗耻之文娥掌
封記毓秀掌面書桂紅掌筆生又戲
呼桂為紅筆桂亦耻之生之家事各
有所司生不自與惟吟風弄月遊蓬
池島而已一夕中秋月明如如生方
與衆妾泛舟忽見西南祥雲聚起鶴
鶴旋飛空中隱隱如有鼓吹頃間紅
光照水香氣逼人與道芳等視之
見一女子立涯上呼曰初君妾曰來
矣生停舟相接乃玉香仙子也玉香
自袖中出丹一帖授生且曰令家人
分服之皆可仙矣况道芳乃織女坐
星麗貞乃王母次女也餘皆蓬島仙
姬不必盡述今塵緣已盡皆當隨公
上昇言畢而去生自是飄逸有凌雲
之志絕慾服氣還精固神舉足能行

其四
門泊東吳萬里船。烏啼月落水如烟。
寒山寺裡鐘聲早。漁火江楓惱客眠。

其五
洞庭金橘三才黃。笠澤銀魚一寸長。
東南佳味人知少。玉食無緣進上方。

其六
欲採抽笋棟巷開。不見何豚石首來。
早起腥風滿城市。即從海上販鮮回。

其七
楊柳青青楊柳黃。昔黃變色過年光。
妾如柳絮易憔悴。即如柳絮大顛狂。

仙 子 同 登



空世言可以驗禍福人皆異之後携
道芳麗貞等入後南山學道遂不知

所統云至我
大祖高皇帝英為漢陳及諒戰於鄱陽

其八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
生憎室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大湖。

其九
一綰鳳髻亂如雲。八字牙梳白似銀。
針倚朱門翹首立。往來多少抵腸人。

其十
百尺高樓倚碧天。閒曲盡屏連。
濃家自有蘇臺曲。不去西湖唱採蓮。
他作亦皆稱是。現此其才可知矣。鐵崖見
裳手寫二詩於後曰
錦江只說薛濤箋。吳郡金傳蘭蕙篇。

湖敗績守鞋山刻基定策欲用火攻
奈風不順適一頂士掉小舟至謁

太祖旌麾器中懷刀出一羽扇遺

太祖告曰揮此則風順矣

太祖如其言果風縱火一戰而勝為

乃戒急索道士已不復見矣後視扇

扇柄刻有和羽狄扇四字乃知百餘

年後羽狄尚在非仙人而何

裴秀娘夜遊西湖

話說南宋理宗皇帝寶慶二年春三
月初去這行在臨安府萬松嶺上有
箇太尉姓裴名朗字士明年五十歲
祖貫汴州宣武軍人氏因祖父隨駕
南渡子孫仕宦三代隨朝這太尉見

文采風流知有自 連珠合璧照華筵

又

難兄難弟並有名 英七端不讓嬰七

好將筆底春風句 譜作箏箏絃上声

由是名聞遠近咸以為班姬蔡文復出焉

安淑真而下不論也其樓下轍官河舟楫

多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其父與

薛素厚乃令生與販於郡至則舟泊樓下

依薛為主薛以文之故待之如戚屬往來

無間也生少年氣韻温和質性俊雅夏月

於船頭溪浴亭亭碧波中微露其私嫖生

之具二女在樓於窓隙窺見之以荔枝一

做看殿前護衛都太尉為人淳善手
姿似儻禮貌温克惟好飄逸博覽群

書琴棋音學靡不精通夫人高氏年

四十歲無子止生一女年方十五小

字秀娘生得端形美貌傾城國色好

似西施重再活猶如仙子降人間聰

明伶俐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女工針

指無所不通太尉夫人惜似心頭之

氣愛如掌上之珠有個侍女名阿香

年十二歲日則同行同伴夜則小姐

床前打鋪寸步不離這小姐性格温

和禮上愛下凡府中侍婢如娘無下

有敬不在話下却說這瀛金門外西

湖之上裏有六條小橋外有六條大

橋那水港通南北兩山山水灌漑下

培由水這西湖第一橋名曰映波橋

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仰視飛甍峻宇經

緲於霄漢自非身具羽翼吳能致也既而

更深漏靜月墮河傾萬賴俱寂生企立船

舷如有所俟忽聞樓窓亞然有声顧盼頃

刻則二女以鞦韆絙索垂一竹兜墜於其

前生得以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乃

相攜入寢盡繾綣之意焉蘭英口占一詩

贈生曰

國色天香花兩枝 芳心猶是未開時

嬌容尚未經風雨 全校東君好護持

蕙英亦吟一絕

簾外風微月色祗 惟情搖動帳帷垂

第二橋名曰鎖瀾橋第三橋名曰望
仙橋第四橋名曰麗堤橋第五橋名
曰東瀾橋第六橋名曰跨虹橋這每
條大橋上高宗天子常夜遊於西湖
之上至晚不回宮祇在六條橋字子
內宿至曉回宮那六條橋上各造一
座亭子朱紅欄杆綠油飛檻雕鏤各
立牌額一面因此起稱為夜遊湖不
問官員士庶俱許遊賞與民同樂這
臨安府城內開舖店坊之人日間無
工夫去遊西湖每遇佳節之日未牌
時分打点酒樽食齋俱出湧金門外
崔倩畫舫或小划船呼朋喚友携子
提孫公子王孫佳人才子俱去夜遊
有及以密約偷期之事各人遊至三
更已後去那六條橋亭子上歇宿時

輕狂好似鶯穿柳。過了南枝一北枝。
至曉復乘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會。二女
吟味頗多。不能盡計。生自覓耻無以答。一
夕見女書匣內有刻溪王葉箋。遂濡毫寫
一詩於上曰
誤入峰萊頂上來。芙蓉芍藥兩邊開。
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回。
二女得詩喜甚。藏之一笥。已而就枕。生後
索其吟咏
蘭英即唱之曰
連理枝頭並帶開。明珠無價玉無瑕。
蕙英續之曰

人稱為西湖聖點。灼東湖里明說不
盡。西湖好景有篇折桂令詞。單道西
湖好處其詞云

蘇公堤上。今古堪誇。春夏秋冬。四季春
華。灑灑湖光。漾漾山色。揮映朝霞。然陌
上垂楊。繫馬斷橋。近流水人家。盡然撐
掉。翠袖羅裳。韻悠悠。笙歌嘹唳。醉醺醺。
笑語喧嘩。

却說裴太尉一日見街坊上王孫公
子。雕鞍駿馬。佳人才子。香車煖轎。來
來往往。紛上。嚷上。俱出郊外。踏青太
尉回村。夫人出來迎接。至後堂坐下。
夫人問太尉道。今日是三月十五日。
來日是清明令節。之辰。我欲同太尉
往外間走一遭。遊賞西湖。則箇不
知太尉心下如何。我今日特地在此。

合歡幸得逢蕭史。乘興誰同訪戴家。

蘭英又續之曰

罗襪生塵魂蕩漾。瑤釵墜枕髮鬢。

蕙英又結之曰

他時漏泄春消息。不悔今宵一念差。

遂足成律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

張然曰。我本羈旋托迹門下。今日之事。尊

人罔知。一旦事蹟彰聞。恩情間阻。則樂昌

之鏡。或恐從此而遂分。近平之劍。不知何

時而再合也。因哽咽淚下。二女曰。妾之鄙

陋。自知甚明。久處閨闈。溥通書史。非不知

鑽穴之可醜。韞匱之可佳也。然而秋月春

推爭早回要明日早告假往北山玉泉寺前拜掃先塋化紙夫人可分付厨下侍婢打點酒樽食餚可饒佳饌時新菓品交女孩兒同往一遊可乎夫人大喜隨即分付點明日上墳使香闈諒與秀娘小姐打點酒樽上墳遊湖小姐大喜領母親覲覲道當晚過子一夜次日早起太尉入內告假回來與夫人小姐同上了轎一徑往湧金門來叫一隻畫上過來太尉夫人小姐下了轎上船內坐定押番虞候幹辦人等挑担盒仗下船已了開船望西湖第三橋泊岸太尉夫人小姐上了轎人從挑了祭物冥錢進運行至玉泉寺前上墳祭奠化紙罷從人收拾祭物担仗先往船裡去太

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失于自持。羨者偷窺宋玉之墻自獻下和之璧感君不棄特賜俯從。雖六禮之未行諒一言之已定。方欲同歡枕席求奉衣巾奈何遽出此言。自出疑阻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机事彰開親庭譴責若從妾之所請則終篋箒於君家如不遂所圖則索我於黃泉之下矣必不再登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幾生之父以書督生還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篋中得生所為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顧生亦少年標致門戶亦甚相敬乃以書抵生

尉頌着夫人小姐三人同往玉泉寺中佛殿上燒香已畢同至玉泉池邊看金魚往來出沒其日遊翫佳人才子不計其數來看金魚遊戲太尉夫人低頭看魚惟秀娘小姐猛見人叢中有一少年生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如潘安重出世似采玉再返魂年約二十青春丰采這小姐目不轉睛細視那少年書生即心中忖道世上有如此美貌書生使奴異日肯得如此少年平生愿足敢向前問其居址姓氏爭奈雙靚在旁心雖愛慕恨不能一語正心中快悞之間却說那少年乃在城褚家塘劉員外的兒子名喚劉澄字清之其日外祖家上墳遇生開詼同往當日見小姐目不轉視

父喻其意生父如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為婿是時生年二十二蘭英年二十蕙英年十八吳下多知之錄之掌記傳誦焉
○王生渭塘奇遇記
至正中中有王生者本仕族子居于金陵貌瑩寒玉神煥秋水姿容甚美教以奇俊王家即稱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租回舟過渭塘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衰柳枯禿黃葉交墜美容數十春顏色或深或淺紅艷綠水高下相映白鵝一群遊啄其下王泊其舟

會甫全目錄卷之五

乃四目相射其刻澄一見小姐心下亦思慕莫非天仙織女下臨凡世乎亦心中徘徊不捨却說裴大尉與夫人小姐上了轎回至船邊下轎坐在船中倚欄觀看端的好箇西湖勝似蓬萊三島古人有篇詞道

羨西湖到處誇話耳笙歌滿日繁華十里湖光六橋風月三竺烟霞現才子流觴泛箬看遊人荷插紛綽盈竹分黍問柳尋春描不成九曲高峰畫不就十萬名家

話分兩頭且說這劉澄因在玉前寺見了那小姐四目相視心下不捨遂乃潛踪覓跡遠望至湖邊見一船開往湖中將說遠詐身已不覺乃告外祖曰此歌先回不及同往外祖

曰既同來何故自回生日吳歌如此奈身已微恙欲募刻船先回外祖衆人挽留不住生乃別離了大船雇倩小船分付船家可遠遠跟着那隻大尉的畫船而行却說裴大尉船中鼓樂喧天笙歌聒耳大尉夫人小姐三位三桌宴飲之間選着南北翠西湖景致心中大喜太尉開懷暢飲至申牌時分酌酒大醉卧於船中宿歇分付夫人今日天晚知若入城不得就在船中宿了待我酒醒今夜月光正明我與夫人夜遊湖則箇說罷大醉睡了夫人與小姐對坐船中桌上酒桌佳餚排列不動待太尉酒醒令從人要回者可先回去止留一二人候候使喚不在話下這劉生跟着

岸側登肆沽酒斫巨螯之蟹脍細鱗之鱸果則綠橘丹橙連塘之藕松坡之粟以花磁盞酌真味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識字態度不凡見生在座頻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能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視者久之已而酒盡出肆快快發舟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直抵屋後始至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葡萄架下鑿池方圓盈丈以石甃之菴金鯽其中池左右植垂絲松二株綠陰婆娑弄弄看一翠栢屏屏下設石假山二峯巖然競秀

悉皆金絲線綉墩之屬霜露不能凋察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鶴二銜線香而焚之案上立一古銅瓶插孔雀尾數根其傍則筆硯之數皆極濟楚架上橫一碧玉簪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牋四幅題詩于上詩賦則效蘇東坡四時詞字畫則似趙松雪不知是何人之所作也

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 楊柳陰濃啼百舌
東家蝴蝶西家飛 前歲櫻桃人歲結
鞦韆蹴罷髮鬢髮 粉汗凝香沁綠紗

曾補全目在卷之二

畫船遊運而行見大船泊在雷峯塔
下乃訪問舟人太尉姓甚名誰舟人
曰乃殿下都太尉裴相公與夫人小
姐也今太尉酒醉分付侍大尉酒醒
要乘夜月遊湖刻生乃與唐小船上
上人口我亦有碎銀一兩與你你可上
岸買些酒餚菓品下船我和你跟太
尉大船夜遊湖則箇舟人大喜將了
銀子上岸買辦食物酒肴齊備下船
與刻生共飲之間早一輪明月當空
已是一更時分正值十六日夜天氣
清高月明如晝照輝山光湖水一派
清奇却說裴小姐正在大船之中舉
目遙望碧天似鏡皓月如銀四顧湖
中大船小船也有數千艇遠望望夫
橋亭上灯火熒煌小姐乃問舟曰橋

侍女亦知心內事 銀瓶汲水煮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 萱草花含金鳳嘴
一雙乳燕出雕梁 數點新荷浮綠水

困人天氣日長時 針線慵拈午漏遲
起向石榴陰下立 戲將梅子打鶯兒

第三幅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 雲窓夢破鴛鴦冷
主少燒麝有餘香 羅扇撲螢無定影

洞簫一曲是誰家 河漢西流月半斜
要染纖纖紅指甲 金盆夜搗鳳仙花

第四幅云

上如何有燈火輝煌夫人曰此是夜
遊湖之人入不游城俱在亭子上歇
了明早回去也有在船中歇者正說
之間小姐見一小船止離大船丈餘
水面船上坐着箇少年莫非玉泉觀
魚者乎細視良久果是那生也小姐
無計奈何遂乃口綴一詞詞名訴衷
情

乍逢兩下想留心 妾意尚沉吟 遊賞勸
心 羨盡到地而離分 親間阻 怎訴情 今
宵 望重相見除非是 夢中

詞罷歌歇之使此生知奴意有在也
恐母親詳之乃以手繫欄杆歌古詩
一絕詩曰

湖光激蕩情便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粧濃抹兩相宜

山茶手開梅半吐 風動簾旌雪花舞

金盃冒冷塑後貌 繡幕圍春誰鴨武

情人呵筆畫雙眉 脂水凝寒上臉暉

粧罷扶頭重照鏡 鳳釵斜亘瑞香枝

女見生至與之呼迎 掬水入室極其歡 詎
會宿之寢已而遽覺乃困於蓬底爾是後

歸家無夕而不念焉 一夕見架上玉簫索
女吹之 女為吹落梅風 數闋音調 溜亮習

徽 雲際一夕女子燈下綉紅羅鞋 生剔燈
花 誤落于上 拂之不去 遂成油暈 一夕女

將所帶茶金碧何指環贈生 生解水晶雙
魚扇墜酬之 既覺指環果在手 急取扇墜

歌其詩而声清韻美這刘生聽得
不覺手舞足蹈而言曰天生如此美女
人才奇絕既歌此詩必有情意若得
為夫婦出望外遂命棹舟相近盡船
邊聽其歌詞這小姐但見刘生移舟
傍船其心溢深不能一訴款曲乃取
核桃一枚以袖中白綾汗巾裹之問
天買卦曰妾若得此生為夫此為投
之於生懷若下得語和此雙桃投之
於水中遂乃擲之生見小姐手中有
物欲投之意乃自以雙手接之豈非
天意人心相同乎生接得在手拱手
稱謝之意已而開視則雙桃也生蒼
卒無以酬答遂取袖中香羅錦帕包
核桃一枚投之於小姐大船上來
事未偶然小姐亦現生之動靜而俟

視之無失生大以為奇遂效元稹解頰賦
會真詩三十韻曰
姪美閨房秀天人謫降來風流厚有種
點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作艷。腰肢
風外柳。標格雪中梅。合置千金屋。宜登七
室壺。嬌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小小乘油
壁。真真醉綠。輕塵生洛浦。遠道接天台。
放蕪簾高捲。迎人戶半開。言蒲進見面。且
蕊易含胎。不待金屏射。何勞玉手裁。偷香
渾似買。待月又如佳。簫許秦宮奪。琴從卓
氏猜。鶯声傳縹緲。燭影照徘徊。窗薄。魚
鮪。炒高香麝。眉橫青岫。夜。髮。綠雲堆。

《望相舟隔》



之於船中急拾錦帕揣入懷中心甚
喜悅曰彼我有情故相隨至此月光

之丁有知并吸月之勢兩下相望空
自有心安能一會正猶上緣緣相看

致玉輕輕製杉羅窈窕裁文駕遊浩蕩瑞
鳳舞瓊壘。恨積鮫綃帕。歡傳琥珀杯。孤眠
隣月姊多忌笑。河魁花蝶能通夢。遊蜂浪
作媒。雕欄行共倚。繡褥坐相偎。吹蕉逢佳
境。留環夜異財。綠陰鶯並宿。紫氣劍雙埋。
良夜難虛度。芳心未肯推。殘粧猶在臂。別
淚已凝腮。滿點何須促。鐘聲且莫催。峽中
行雨過。陌上看花回。才子能知爾。愚夫可
語哉。多生曾種福。親得到蓬萊。詩訖好事
者多傳誦之。明年再往收租。再過其處則
津翁大喜。延之入室。生偽為不解意者。遂
笑不敢進。翁乃告曰。某有一女。未曾適人。

之時大尉命舟八移動畫船復望清
波門而去列生亦隨而行時維樓五
鼓門羅三唱曙色將分大船已傍新
河口泊住待天明登岸其刻生自乃
上岸心中誰捨事不由已怏怏而回
家去了不在話下却說裴太尉與夫
人小姐一同登岸上了轎運回乃松
嶺府中下轎入後堂太尉自入內裏
去了這小姐入於香閣之內坐了半
晌心下踌躇人不禁又過了數日
小姐心中不捨那生日則忘食夜則
廢寢思想念念心心不舍一日
時值七月七夕佳期太尉與夫人小
姐在後花園中穿針乞巧飲宴之間
小姐想那牛郎織女之事思情動於
心乃回房中取那生香羅錦帕觀之

去歲君子於此飲酒偶有所見不能定情
因遂成疾長眠獨話如醉如痴昨日忽言
明日即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為狂言之
不信今日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
賜之便也因問生娶未生對未娶文問生
門閨第族相若即引生入室至女所居軒
下門窗戶櫺則皆夢中所歷也草亦池沼
器用什物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
粧而出衣服之華簪珥之飾又皆夢中所
飾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思念至切每夜
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日我夢亦如
之女遂言吹簫之曲繡鞋之事無不昭合

將文房四寶至香案上乃作一首詩
以解悶懷詩曰

憶昔清明事偶然 役挑投核兩情牽
重逢七夕添新恨 獨對孤星犯舊垣
織女有心求月老 牛郎無路達天綵
幾時共誇河橋會 不負當初到玉泉
詩罷御筆於地洒淚恫恫啞啞不語
衣不解帶和衣而卧其婢阿香天明
起來將洗面湯水至床前叫小姐起
來洗漱小姐曰我身不快懶起你
且自去當時小姐起來脫了衣服仍
上床睡了至午牌不起阿香告知夫
人夫人見說女兒有病不起便至床
前來問道我兒昨晚乞巧未完回房
不想我兒身不安道罷出房去了
當晚大尉回府中夫人備說女兒有

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以示生生亦不紫
金若向指環為閉之彼此大驚以為神契
遂與生為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偕老可謂
奇遇矣。

○其節樓記

嘉興姜儒之女幼聰敏長恭勤親識卜其
不凡及笄歸同邑之馬瑤敬執婦禮無可
指議者數年已而瑤病亟召姜謂曰合登
之情而今已矣汝當自為計無勞傷念也
姜掩淚曰事君以來待罪房下恨不得白
首相從敢萌他志瑤曰上表翁姑下無子
嗣何所兼依而可自守姜曰夫者婦之天

病之事不知因何自清明遊湖回家
情思不樂卦指懶粘沒情沒緒而家
憔悴不知有何緣故大尉次日請太
醫院醫官看治膠且脉息太醫言大
尉曰令愛小姐貴恙乃七情傷感以
致如此其以藥治之自秋平腹不想
小姐臥病不起一月有餘服藥無效
飲食少進問佛元靈夫人甚慌每日
在房中看視不話下這小姐思慕
那生日久不安懶上害倒自思曰枉
服藥劑有何效也若要奴病安痊除
非遂奴心上之人勉強起來將筆硯
至床前案上粘筆便寫詞調一首詞
寄西江月

也。君既不幸。吾安用生。君先之。妾當後也。
乃相對豪陶。親屬皆感泣。繡果卒於病。妾
批喪甚哀。殮送事畢。即沐浴焚香。閉閨自
縊。時閨中有聲。轟然。縊帶自絕如剪。伴者
排門而入。見妾頸擁白巾。墮地若醉。急扶
寬解。運以胸額。執以指臂。灌以湯水。久之
方甦。曰。終欲與先夫同遊地下。不料為神
人所援。斷吾縊。返吾精。不得遂吾之志。言
訖大慟。親屬悲生。他更勸還之。父家。處一
小樓。居其中。絕不飲食。餓及旬餘不死。
親屬交慰之。曰。死生脩短天也。今汝求死
者。屢矣。而卒不死。是天未欲亡汝也。合進

野草休教浪酒開茶兩湖夜過少年
放這冤家不下

馬爺將詞指袖四方麻在視池底下
藏隱已罷係前上床睡了又過了兩
日大尉因見女兒病証沉重自與夫
人同至房中看視夫人問曰你知今
或要甚麼可對父母說知可行即行
以遂我兒之心你若會割不肯明言
恐喪性命悔之不及小姐只是微上
兩笑而已太尉坐在房中死甚事猛
然將硯匣一推忽見四方摺紙在下
將來展開觀看却是小姐寫的那篇
詞大尉看了即對夫人曰是我為的
不是早知不致孩兒去遊湖也好夫
人你看他寫下這般言語夫人亦看
了乃對小姐言曰我兒你可寬心我

飲食為天自愛况奇即苦行天人俱知縱
不死而芳操可汗青簡何必狗溝瀆事耶
姜乃勉強承命但茹果飲水而已終不粒
食延三十餘年而无恙天之祐全即也如
此亦異矣哉有司未上其事得膺殊旌惟
邑令黃崇訓者嘗表其樓曰井節云

會真記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温茂美丰容内堅
孤非礼不可入或朋從游晏優雜其間他
人或洵上拳匕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
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
者詰之謝而言曰登途子非好色者是有

便对爹与說交人去訪問那少年是
何人家在何處居住就使人求親
我兒放心將息父母止有我兒不可
執迷殞了身軀道罷同太尉出房至
后堂商議叫過府裏掌事王震候至
面前徐細說小姐之事你可去開湖
上小船舟人說三月十六日夜遊湖
在雷峯塔下小船少年書生姓甚
名誰那里居住問得明白速來回話
王震候領了台旨施運行到湧金浦
外尋那當日載裴太尉蓋船舟人尋
得姓錢名大其人說那日載少年的
是胡小二的船震候乃同錢大去尋
胡小二問他三月十六日夜崔你小
船夜遊湖那少年是何人家之子胡
小二思量了半晌乃言我聽他說

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直何以言之
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真
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无幾何張生遊于
蒲上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
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
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于鄭緒其
親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于蒲有中
丁文雅不善於軍上人因喪而擾大掠蒲
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族屬惶駭
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
護之遂不及于難于餘日庶使杜確將天
子命以統戎節令於軍口由是戡鄭厚張

褚家塘織段子船房劉員外之子你
要知仔細可去褚家塘打聽便知詳
細王震候別了二人自去褚家塘到
處問劉員外船房詠稱織段子為名
直尋到他家見了劉員外叙禮畢
織段子付些銀兩定下待茶罷少間
忽見一少年出年可十六七歲美貌
清奇乃問劉員外此少年何人也劉
員外曰此我第二子劉澄也王震候
又問曰令郎曾有婚配否員外曰小
兒今年一十六歲媒說頗多未得其
諸道罷王震候遂告別回至裴太尉
府中伺候太尉回府少頃却好太尉
回來下轎入廳坐下便問王震候你
去打聽其事若何王震候將前事一
一告復太尉道這劉員外次子劉澄

之德甚因歸饌以命張中堂待之復謂張
曰姨之孤婆未亡捷勇幼雅不幸屬餅徒
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
豈可也常思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
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即可十餘歲容甚
溫美次命女曰鶯口出拜尔兄尔兄活尔
久之辞疾鄭怒曰張兄活尔之命不然尔
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醉容
不加新飾鬟垂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
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礼因坐鄭旁以
鄭之抑而見也疑睇然絕若不勝其解問
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如今

曹州府志卷之六

年一十六歲未有婚配端的生得眉清目秀丰標出格若贅此子為婿十分相稱太尉聽了分付王震侯不可對別人說待我商量王震侯自退裝太尉入后堂對夫人細說此事夫人乃言既是劉員外之次子他家識機大戶可以相對乃曰太尉你今心下如何太尉道依孩兒之心成了此事若不依孩兒心性倘有不測如之奈何夫人曰太尉既肯成就即便使官媒去他家議親太尉出驛叫王震侯去尋兩個官媒婆至府中少刻媒婆至夫人命入后堂大尉說我夫人止有一個小姐年方一十五歲你今與我到褚家塘劉員外家說要娶他次子劉澄為婿當官媒三盃酒便令

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感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四次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善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即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相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生日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間居曾莫留盼不謂當年終有所敵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志止食息飯恐不能逾旦夕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

前去來日傍疎回話兩個官媒相謝員外家見了員外媽媽待弄畢二媒婆說裴太尉相公爰拜上員外款求令嗣二官人為婿未知員外媽媽意下如何劉員外道二位婆婆光降又蒙太尉夫人厚意意欲違命但不知小姐青春多由共有公子幾位其婆道裴太尉止有此位小姐年方一十五歲美貌非凡相公夫人特令老媳婦作伐如若員外媽媽允便請出箇團圓吉帖劉員外交恰酒席相待二位婆婆已畢員外取出一張鋪金鴛鴦戲帖寫了二官人生庚年月日時封了付與媒婆又取過白銀二兩少酌貴步步頓教去拜上太尉夫人此事劉某不敢相攀去學厚意

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卜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吟章句多怨慕者今君誠為論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嘉之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弗奮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之句以至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逮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于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即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箋召我矣爾為我告

夫人此事兒敢不奉命二人相別而
回天色已晚過了一夜至次日媒婆
送到裴太尉府中直入後堂見夫人
并太尉說了備細呈上吉帖太尉大
喜便取紅羅絞綉綾回箇吉帖送
與劉員外去了却說阿香聽得明白
番去房中稟知小姐道與小姐賀萬
千之喜今日官媒將到劉員外次子
吉帖送來親事已成了也來小姐在
玉泉寺見的少年便是他他小姐所
說心中大喜少間天人走入香房對
小姐道兒你爹爹交與候去 挨問
船家訪得那少年乃是褚家塘劉員
外次子劉澄字清之年一十六歲今
已姻緣成就孩兒放心將息好了交
你爹上擇日贅過府中為婿我兒慢

之無從紅娘復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
駭謂必獲濟。及鶯至則端服僂容。大數張
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
子幼女為見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墜失
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
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窺其詞。則
保人之姦不義。明之于母。則背人之惠不
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得發其直誠。是用
託短章。願自陳啓。猶俱兄之誰見。是用致
鄙辭之詞。以獻矣。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
心。特願禮以自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
逝。張自失者久之。復喻而出。於是絕望數

慢將息起來道罷夫人自去却說這
小姐歡來不似今日喜來不似今朝
聽說成了親事便覺身礼清健將息
不一月還於復舊起來梳粧打扮這
夫人與太尉商議交人擇日成親太
尉交人選得十二月初一日甲子良
辰便使二官媒去與劉員外說知十
一月十五日下午財納礼十二月初一
日過門成新兩個媒婆大喜來往兩
邊說了至十一月十五日大尉備辦
表裏黃鴈傳書已畢至十二月初一
日裴太尉府里大排筵會相請諸親
朋友眷屬都來赴宴是日
堂上屏開金孔雀 綉房褥隱翠芙蓉
至晚筵罷諸親屬相謝去了不在話
下却說裴秀娘與劉澄官人同携素

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驚之而起則
紅娘歛衾携枕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
狀。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
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伺。俄而紅娘捧崔氏
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曩時
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
晶。幽輝半床。張生且疑神之降。不謂從人
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
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无一
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真夢耶。及明
靚收在臂。香在衣。泪先熒熒。猶瑩於裯
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

乎共入蘭房進銷金羅帳成了夫婦
兩個材貌相當劉官人道不想那日
夜遊湖之時不能一語今日已成天
婦大慰平生正是美女小郎情色相
當後來劉官人習孝業三年之後得
得中科甲陞授江西廣信府通判之
職將帶裴小姐前去上任三年官滿
回朝陞山東兗州府府尹三年告致
仕回鄉養病裴秀娘得封淑惠夫人
生一子一女俱為顯官這劉府尹壽
年八十而終裴夫人享年八十而逝
正是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風月有情隨瓦罐 雨雲無夢到陽臺
看伊端莊鶉衣結 總是真情得未
○話說唐明皇天宝五年間有個官人

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
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憊而
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旣一月矣張生
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曰欲
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
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於矣將
行之再夕不腹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
復遊於蒲舍而崔氏者累月崔氏甚工刀
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自以
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畧崔之為人事必
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應
待張生之意甚厚然未常以詞繼之時愁

姓真名啟字文才官拜常州府刺史
自河南太原人也夫人賈氏生得
二字字无 年一十八歲聰明
標致丰姿河 一是

腸內包藏千古史 胸中常蘊五車書
忽值春選一日元和收拾琴劍書箱
盤纏裹足隨帶僕人鞍馬俱全拜別
父母往長安座無父母分付孩兒得
官不得官早宜收拾便回不可久住
免父母往長安座 諾在途跋涉已
至長安尋旅邸安下過了數日遊曲
江池鳴珂巷見一妓女容色絕代立
於門首鄭元和停驂詎隊馬鞭三次
僕從者取之生與妓四目相視情甚
相慕次日鄭生再往叩門侍兒馳入
大呼曰昨夜來遺鞭即君至矣妓乃

豔幽邃恒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雜見異
時獨夜操琴愁弄條惻張竊聽之求之則
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詞
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女不復自言其情
愁唯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
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絃棄之固其宜矣
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
則後身之誓其有紱矣又何必深憾於此
行然而君既行無以奉寧君當謂我善鼓
琴間時羞頰所不能及今日往矣慨君此
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
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歎歎崔亦

增補全目燕字集記 七 續五

廿二

整粧而出接待甚厚一見情洽如識
熟者鄭生門妓姓氏荅曰矣乃長安
名妓李娃小字亞仙妓請問解元何
處人氏生曰小生姓鄭名平字元和
父乃常州刺史也小生特來求舉一
見尊姐便有愛慕之心亞仙置酒取
樂生恣住亞仙不顧名利無心登薦
塔有意志為余下第不中倒身在亞
仙家將住一年身功盡廢盡以書箱
鞍馬使泮罄盡其僕人與鼠無異生
依棲於其家娃亦慕生之容色俱將
自藏黃白之物陪用亦無矣一日度
婆見生如設計去之一日度婆對
生與娃曰吾女與郎相和一載全无
嗣息此間有箇竹林祠其神報厄如
向薦酌求子可乎生不知其計遂與

據出之投琴泣下流連趨節雨遂不復至
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
遺書於崔以廣其志崔氏緘報之詞粗載
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
喜交集兼惠荅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
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
但積悲歡耳伏承使知京中就業進修之
道因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
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遐常忽忽如
有兩失於誼誹之下或勉為笑語開宵自
慶無不泪零乃至暮涼之間亦多叙感咽
幽離之思綢繆纏綿暫若尋常幽會未終

娃同請竹林祠祈禱慶慶先死下金
蟬脫段之計詎病遣人報世仙家聞
母病乘騎先回後鄭生至亞仙家見
扁門閉鎖甚密訪其鄰家言母子棄
汝投居他處避矣生失意殊甚抱疾
於中袁盡无資身之家害了數日
扶病而起欲尋亞仙終不可得却說
說亞仙離了鄭生苦切難言朝夕思
不能一見深恨其母毒計分散我
妻不在話下這鄭生在店中無可度
日其店主人令生為歌即執縛乘鋒
生不得已而投於悲田院甲頭家竭
活生少年自傍歌二曲名羅露高里
歌其羅露歌曰
羅露何易晴露晞明朝更復落人生
一去何時歸

鴛鴦又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遲日作
拜辭修忽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融緒牽情
幸不忘而微眷念無數鄙薄之志無以
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也昔中
表相因或因宴處婢僕見謔遂致私情兒
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操琴之挑鄙人
叔獲之拒及薦枕席羨盛意深愚勿之
心永為終托豈其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
敬有自獻之羞無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
含嘆何言倘仁人用心俯從坐劣雖死之
日滿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舍小從大以
先配為醜行謂嬰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

其高里歌曰

高里誰家地 魚精魄石賢 愚鬼伯

仙亞遇和元



何相逼使人生不必更時時
其音清徹本無遂數行鳥其甲頭命

卿生作道卷落詞以敬院中音聲殘
疾者打蓮卷落以為活計其詞起自
鄭元和所作流傳於世是以俗語話
分兩領却說生父蒙朝廷陞遷因至
京師忽見其子鶴衣百結如此蓬頭
乞兒之樣大驚曰辱子如此玷辱吾
門命僕從執至馬前撻之數百杖絕
而死棄屍於郊外俄而復醒每日在
市持破碗乞食正隆冬其
寒破衣露軀忽叩其門即李亞仙之
家鄭生唱落卷求食于門側亞仙
聞生去音急趨而出見生相抱而泣
曰汝是良家公子昔日衣袍駿馬持
金為我盡盡母設毒計令子失志今
狼狽如此急令娘子燒湯與生沐浴
更衣乃對母曰我情愿盡其所有以

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

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

重珍重千萬玉珮一枚是嬰兒時所弄寄

克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

其絛始不絕兼亂絲一鈎文竹茶碾子一

貞副志如環不解泪痕在竹愁緒紫絲因

物連誠永以為好耳心迹身返拜會無期

幽憤所鐘千里神會千萬珍重春風多厲

強飯為慰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

巨擘好屬詞因為賦崔娘一絕云

清潤張郎王不如 中庭蕙草雪銷初

風流才子妾春思 腸斷蕭娘一紙書

河南元補續張生會真詩三十韻曰

微月透蘆花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

低樹漸惹龍吹過庭竹驚歌拂井桐

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堂光文履

花明隱綉籠理釵行彩鳳更帳掩丹虹

言自瑤華浦將朝碧帝宮因遊里城北

偶向米家東戲調初微拒禁情已暗通

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

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濃

眉黛羞頰恨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蓋覆

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翠步嬌愛傲躬

汗光珠點點鬢亂絲鬆上方喜千年會

奉老母贈妻身與生共處母初不允
亞仙乃百計求懇母不能拒姓之心
亞仙乃貨首飾收買書籍令生溫習
着史以志于學晨昏不輟亞仙設意
激生曰汝若不努力科妾不與汝同
食共枕相處耳言訖即與母食宿令
无和獨處小齋飲食好子奉送生感
其勉切不出書齋篤志經史至次年
選場開即生登第已中科甲授四川
成都府奉軍亞仙大喜備酒席迎生
曰今日萬幸遂願妾不相負矣遂與
无和勸洽如故類曰生獲亞仙及老
母同赴成者賃宅舍居住不期生之
父母亦拜成都府尹无和聞知心中
大喜乃報到謁拜具陳李亞仙之本
末今送德至此當令母子復還京師

俄聞五更寤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
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令
留結表心同啼粉羞清鏡殘燈遠暗蟲
葩光猶冉冉暗旭漸瞳瞳鴉乘還歸洛
吹簫亦止高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
暮暮臨塘草飄飄泛渚蓬素琴鳴別鶴
清眼望歸鴻海闊誠難越天高不易冲
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
張生之交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
志絕稍時與張厚因徵其詞張生曰大凡
天之所忌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
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危矯不為雲為雨則

不可令去可速備禮以聘之生母亦
不俟吉日娶入府堂恭拜生父母喜
而謝亞仙曰非汝益德此子不復成
事矣自後亞仙歸道甚修不半載姪
母病在床乃禮塵甚備後來鄭无和
素慶青鬢宮至礼部尚書其李亞仙
誥封汧国夫人生二子俱登高第天
妻受享榮耀而盡老百年而終其歌
即執紼和声并蓮花謔流傳至今不
泯雖是青樓新語編入幽谷生春
詩曰
故人一別負佳期 受盡飢寒總不知
須記當年行樂處 夢魂三椹曲江湄
後來有詩八句讚美李亞仙為妓而
性貧良矣矣

為蛟為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
之幽據万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
敗之潰其大厲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矣余
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此於時
坐者皆為深嘆後成餘崔氏已委身於人
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
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統不為出張
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絕
自從銷瘦減容光 萬轉千回懶下床
不為傍人羞不起 為郎憔悴却羞郎
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
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觀還將

詩曰

鄭子當時美少年 曲江一見墜綵鞭
李娃沒德直誰比 阿母好心不可言
分敵一春愁更切 歎收万卷志還堅
世間少有貧良妓 筆記生春第一篇

燕居筆記五卷終

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
人多許張生能善補過者余常於朋會之
中往往及此意者使夫知者不為為之者
不滿貞元歲九月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
與予道於此公垂卓然稱異遂為歌以傳
其事

燕居筆記卷之六



特海宇莫安黎民樂業百餘年間耳
不聞金戈鐵馬之聲自不觀烽火狼
烟之警誠至治之期太平之日也嗚
呼人生值此既乏南山之壽須以此
海之樽可信是輕塵弱章休教負等

景良辰

詩曰

百年春露與春花 展放眉頭莫自嗟
詩吟梵首消塵慮 酒酌三杯度歲華
閑敲棋子心情樂 漫撫琵琶興趣除
分付不須多着意 且將風月作生涯
滿水訪三神

記類

閔芝士 林近陽 增補
萃慶堂 余泗泉 梓行

○華陽奇遇記

元文宗二年^{已巳}之歲於潛秀才文信美
偶出遊至半道忽有二使布袍葛屨聯袂
而來長揖於前曰華陽丈人薰沐奉請
信美倉卒辭避曰信美天目之鄙人華陽
地肺之靈境仙凡既隔造詣何由二使曰
已辦軒車願無多讓遂與同行果有竹兜

時有羣生者輒其名本晉廣東瓊州人
氏丰姿冠玉標格魁梧涉獵經史吞吐
雲烟其丈夫中之卓偉者也一旦父母
呼而命之曰爾有祖姑適臨高之黎氏
乃子奉

朝廷命而為土官即爾之表叔也經今
數載音問杳然皆爾親之薄倖以致際
遠違之久疎間之甚也孔子云親者母
失其為親故者母失其為故此人道之
當然即辰春風和氣景物熙明備微
貨代我探訪一度以將意耳生唯唯聽
命收拾琴書命僕童佑歌隨從其行生
既至入謁表叔見之盡禮乃引赴中堂
進拜祖姑暨嬸并諸兄弟皆相見畢下
是諸親勞苦再三詢及故舊生一一答
之生亦且詳乃館生于西廡清桂西軒

弱水訪三神



下明門侵晨睡春暉堂揖祖姑適諭
侍焉將趨屏後避生祖姑止之曰呵呵

出拜四哥即兄妹也都是家人何避
巖之有喻得命即下塔與生叙禮生竊

子一乘俟于道左信美既上昇去如飛頃
刻即至使者偕信美入丈人洞王冠綃衣
秉簡出迓目致辭云僭越奉邀曲承枉顧
幸勿以牽率見罪也與之抗禮並坐于堂
茶罷出杯珍羅列丈人親執盞於信美前
曰老夫叨處洞天久思閑逸而男婚女嫁
尚爾關心今弱息及笄議姻震澤將納其
次子為婿佳期式屆聘禮已臨諸事皆備
惟回書未得人耳稔聞名士尤擅才華特
此攀迓無非借重命左右取筆硯寫箋賞
音於几案之上信美肘右神運思如泉流
揮灑無停略不經意云福地陰陽合洞天

諧二姓之緣龍池歲月深才府締萬年
好專憑兔隸屢復鸞絨恭惟 震澤主君
順齊昭祐王親家闕下乾坤炸氣星斗寒
芒果證直仙受害資於上界位齊海濤騰
頭號於明將 聯運仁靜之施體道存智
動之用消流必納願其量於有容象派爰
歸匯音匯其名其涯於無際久著朝宗之望風
推潤下之功視享坐魚鱗堂班行肅睦休
退宴玳瑁殿歌舞鮮妍官聯天上之豪華
廟食吳中之綿遠民虔崇於香火世尊仰
於威靈福祿攸同商農均賴 某志耽冲素
體法謙虛通籍金門生殺忝司於下土秉

視之顏色絕世光彩動人真所謂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厥後祖姑甚鍾愛焉生凡晨昏甬生與瑜侍食其左右焉一日謂生曰諸生失于訓誨又矣汝叔爰求西賓無可意者幸子之來姑舍此發蒙一二年間回不晚矣復顧瑜曰四哥寒暑早晚但有所求汝一切與之勿以吝嗇女唯唯聽命生亦拜謝然生雖慕瑜娘之容色及察其動靜有常言辭簡約生亦知其決不敢犯亦以親情之故不敢少肆也表叔擇日設帳生徒日至雖意于書翰之間而眷戀之心則不能過也爰上行諸吟咏不下二三十首不克盡述特意其尤者以傳諸好事者焉以見他作亦皆稱是也其夜坐舒懷二詩曰

鈞玄省朝參幸近於清光既交隣壤之歡仍羨華腴之盛如今嗣某顯昂聞望允為白面綉衣即小女某婉婉聽從詎謂紅樓富家女仁厚慕象賢之公子肅雍愧下嫁之王姬自顧何人敢辭非耦宜其家宜其室納徽式謹於初盟投以桃投以李將意莫醉於厚
既長春不老末世齊芳
夫人讀罷稱歎再三遂留宿以光花燭之會於是遣价賞書備請附近洞府群仙壯觀禮席至日駢集車馬之旌旗麾之盛蓋世所未有夫人頂九旒之冠佩五嶽之圖

詩曰
高堂雙雙無地種 耻效冰人抱璞非
清月挑畫難成夢 靈臺一點有天知
小窓無個事 娟娟斜月射書齋
又
多愁多病不勝情 帳味蕭然似野僧
綠綺有心知者寡 篋篋無字夢難憑
帶寬頓覺詩腰減 身重應知別恨增
獨坐小窓春寂寂 感懷傷遇思匆匆
生自得祖姑言之後凡有需求無不得者一日生禽其侍童佑哥問瑜娘取標御遂以臘紙封密釀者十顆饋生并標書于其上曰
佳御之餘敬以五雙奉兄伏乞垂納生但謂其有容色不意其亦識字也見之六核曰西廂之事可得而諧矣乃製西

被赤霜之服宿客於別殿俄而千騎高疊鼓鳴笳翠蓋文於擁雕鞍之先後綉裳袞服儼珠履之尊崇燈燭輝煌笙歌綠亮侍者走報新壻及門也群從起迎引入幕次忽內間傳命索催粧詩甚急而壻所帶相行之人艱澁殊甚從者數十輩絡繹不絕壻緝知信美在坐私下遣人致說信美即代為之詩曰
玉鏡臺前彈綠髮 象牙梳滑墜床間
寶釵金鳳都簪遍 早出紅羅綉幔看
又
十八鬟效氣力嬌 粧成不竟夜迢迢

江月一詞命佑哥謝以謝云

臘紙重七包裹彩毫一一題封謂言已
進大明宮特取餘甜相奉口嚼棋脚味
美心懷王友情濃物雖有盡意無窮感
德海深山重

主情不能已復繼之以詩曰

有美蘭房秀媽然過不群清才謝道韞
美貌卓文君秋水消七月春空謁七雲
何當塔下拜珍重謝深恩

女見之微而西就以雲箋裁成小東
書復字以復云感承佳作負荷良多弟
以白雪陽春難為和耳生得此東歡喜
欲柱不竟經史之心頓釋花月之思俞
與他無所顧也惟屬意瑜娘而已朝夕
求間尋使欲以情動于瑜然瑜馴謹穩
實生挑之亦不容問之亦不應實得而

一夕月初出叔嬀會飲於款玉亭

徐徐後至蘭房東軒之隅海菴林下遇
獨歸生曰五姐何歸之速耶瑜曰倦矣
故歸生曰久懷一事欲以相問不識可

以他辭拒之曰昨承佳作健羨健

美生曰不為是也女不答而去生入

絕上而赴宴牛斟而歸自思苑下之遇

不果所懷遂制平損憶秦娥詞一闕以

泄其悵快之意云

憶秦娥憶秦娥無意奈渠何奈渠何一

場好事徒此嗟陀茫上日月如梭悠上

光景逐流波花天月地畢竟閑過

日生就外館女竊入其所居之軒發

其書笥見所作之詩詞知生之意有在

也然記歸錄至白壁靈臺之句感嘆移

風流自有張生筆 番取雙眉見後猶

媒特以八象皆喝采但見得紅粧百隊畫

燭兩行蕭管喧譁香風淡蕩引壻入洞房

合香執事者又忘將撒帳文來左右皆失

色嗒呼媒耳語復使出致免信美信美撰

附之曰

伏以網緼未判固溟滓之無形清濁既

分便劉柔之有對粵從開闢之始已生

配匹之名至道所存大婚尤謹恭惟震

澤新壻即君華陽元姬淑女早鍾間氣

夙孕真姿禮樂文章端可作吳綵鸞之

倩工容言德允宜為王君迥之妻非能

自泛於靈源紅葉肯題於流水天作之

合神相其成惟化工不離於陰陽而道

妙造端乎夫婦曲房窈窕羅幃翠被鬱

金香盛服輝光火浣單衣綉方領揭蓋

露珠冠之飾交杯互玉笋之嘗錦褥平

鋪軟輓金蓮之鞞魚螺濃染輕插偃月

之眉二姓百年一雙兩好燕窺既諧於

伉儷綢繆宜合於琴瑟于以採藻于以

採蘋克謹烝嘗之薦載弄之璋載弄之

瓦行膺亮筆之祥合歡詎讓於名花並

帶宛同於奇果噫上似朝陽之鳳雍雍

類春渚之鴻嚮動犀幃幔感龍鱗之輕

時及察見生之容色，常飲食減，少頗憐之。馬一夕，女脫綉綠紗窓下，生行過窓外，偶念周美成詞，小事惱人，腸之。句瑜隔窓問曰：「四哥何事惱腸也？」蓋為我言之。生曰：「子自思之。」女曰：「兄欲歸矣。」生曰：「不然。」女又曰：「兄思兄之情，人乎？」生又曰：「不然。」女又曰：「春寒逼，兄即生曰：非寒也，愁也。」女曰：「何不撥之乎？」生曰：「誰肯與撥之乎？」女笑而不答。生欲進而與之語，自度不可，于是退居軒間。思白者，窓前之言，乃作一詞以識其事。名「花心動」。

修歸來，又成問絕。一片年消，千鍾仍生。誰沈心頭，成結琴心，未必君之否。何日也。山盟同設，休猜訝，不是狂蜂浪蝶。生濃墨藉書，命侍僅持，以示女。女覽之，半擲于地，曰：「我本無此意。」四哥何若？誣人也。侍童歸，以告生，殆無以為懷。乃于軒之西壁，畫一鶯，後題一絕于上云：「遷喬公子彙金衣，獨自飛來獨自啼。可惜上林如許樹，何緣借得一枝棲。」見者謂其題鶯，殊不知覺其托意于其中也。一日，瑜之侍女碧飛偶過生，軒婦謂瑜娘曰：「向來見西邊軒裏瓊州官人，畫一鳥于壁上，甚是可愛。瑜因伺生出，遂抵生軒玩索，良久，知其意也。乃作一詞書于片紙之上，置于几間而歸。」

詩曰

細夢回鴛枕，口含鷄舌之芳馨。奇逢已遂於結縵，善頌更陳於散帳。請歌辭語，庸助歡聲。

撒帳東 羅幃綉幕圍春風 紅綻櫻桃含白雪 元精耿耿貫當中

撒帳西 歌舞番人月易低 驚起芙蓉睡新足 倚風情態被春迷

撒帳南 新人轎上着春衫 雲鬢半偏新睡竟 斷腸春色在江南

撒帳北 雲樓半開壁斜白 小語低聲問玉郎 春色惱人眠不得

撒帳上 兩兩紅粧笑相向 淡雲輕雨

拂高堂 睡覺不知新月上

撒帳下 滿山明月東風夜 水簾銀床夢不成 美酒清歌曲房下

伏願散帳之後，姑嫜交慶，家室攸宜。一掬瓊漿，謾說裴航之奇遇。五奴白壁，可知雍伯之陰功。縱石爛而海枯，諒天長而地久。爰斯秩秩，麟趾振振。

柰何壻之價相多，作吳語不善於讀。復傳呼文秀才，既抵內寢，則珠玉相輝，綺羅交映。桃腮杏臉，粉頸酥胸者，不知其幾千百。人自非交與壻對坐象床，斷不能辨其孰為新婦也。信美抗聲，朗誦從容，閑雅抑揚。

金衣今已換緇衣 開口如蹄却不啼
自是傍牆飛不起 休悲無樹借君棲
生歸見瑜所和之詩正想玩聞忽見鋒
豔持一柬至生拆之魚箋爛然詢目乃
是喜遷鶯之詞也

嬌痴倦極正柳困花柔東風無力飛錦
綉寄杏花又褪種種惱人春色不恨佳
期難遇惟恨芳年易擲堪據處有東流
逝水西沉斜日記得此去早築盟壇共
定風流策也不難愁更休煩愛務要身
親無歷欲使情如膠漆先使心同金石
相期也在西廂待月藍田種壁

詞曰

生得此詞大意過望願得之心愈于平
昔每尋間便思與女一致款曲終不可
得後二日表叔赴縣婚又寧歸女乃落

山山抵生軒生偶輟講而歸適瑜在焉
偶而謂曰往日之詞真能中阿堵中之
事誠能錢之雖死無憾瑜曰前詞聊以
實允之意耳豈有他哉生曰所謂身親
經歷者果歷何事耶女不答遂欲引去
生掩窓扉而阻之因謂瑜曰輅自二月
來抵仙鄉今則莫矣已三更矣自從見
卿之後頓覺魂飛魄散廢寢忘食奈何
無間可乘今蒙下顧寒窓而輅偶出適
歸抑且不先不後豈非天意乎而卿又
欲見阻此輅之所深不識也瑜曰凡良
言是妾豈不知而為是沽橋哉抑以人
之耳目長也生曰為之奈何瑜曰俗語
心堅石也穿但遲之歲月而已生曰貴
春易擲若遲之以歲月豈不過過了時
節哉瑜曰妾女子也局量褊淺無有深

高下甚得其宜聽者齊聲道好禮成而出
須臾婿遣媒致謝利市水綃二匹明珠二
顆信美拜受便赴禮筵所設皆非烟火之
食不能名識夫人徧告坐賓替譽信美之
才調且作而言曰惟茲嘉禮曠劫罕遇今
文士貴臨群仙先降願哥珠玉以為洞天
之重不識可乎信美獻洞天花燭詩曰
玄黃初分闕靈壤 峭壁穿崖絕來好
深嚴不遺俗人到 窈窕惟宜法宮敞
重重疊疊峙華構 畫棟凌霄掛金榜
丈人華蓋鈞軸相 佐治蓬萊生殺掌
神明自與世塵異 婚嫁本無情慾想

陰陽動靜舍橐籥 示有耦配非惚恍
高閑孰是可作對 震澤尊右石川長
時良日嘉車輛紛 瑣樹理柯頗成兩
烹龍炁鳳設賓筵 拷鼓過鍾震霆駕
蹇予凡陋忝司箋 利市平分珠與錢
雍容喜得厠衣冠 儂相寧期近屏幌
庖丁絡繹進珍羞 座客紛紜雜談講
飲河鼯鼠愧盈腹 止魯鸚鵡慙厚享
幸觀花燭獻新篇 留與千年洞天賞
衆賓傳玩咸贊瓌奇 宴罷酒闌扶携而出
明日丈人於玄清內殿 持待新婿專命信
美陪席信美因讓不敢當 婿婿交請乃就

謀遠慮在兄圖之則善矣言未已忽聞
衆聲喧譁遂遁去不得再語生乃製浣
溪沙以記其事云

歌曰

雲淡風輕午漏遲 書餘乘興作歸時
忽驚仙子下瑤池 有意鷓鴣窓下語
無端百舌樹梢啼 教人如夢又如痴

又詞

忽一日生陪叔孀宴于漱玉亭上生辭
倦先歸和樂堂側聞有諷誦聲生趨視
之見瑜獨立薰微架下拂拭落花生曰
花已謝落何故惜之生曰兄何薄倖之
甚耶寧不念其輕香嫩色之時也生曰
輕香嫩色時不能貯賞及其已落而後
拂之而惜雖有惜花之心而無愛花之
實與薄情何異女不答生曰往日面之

一言何如也女曰在兄主之非妾所能
也忽覺人聲稍近遂引去生遂作減字
木蘭花以思其實焉

小亭宴罷歸到蓋微花下下忽驚蘭
香獨立花陰納晚涼手拈落瓣輕
整頓頻看花落花開厚薄之情何
異哉

又一夕叔孀俱赴鄰家飲宴生獨視軒
隔上涼若有所失正憂悶間忽見瑜
娘掀扉而入謂生曰兄何憂之多耶生
曰愁何足惜但腸斷為可惜耳女曰何
事腸斷生曰盡在不言中女曰妾試為
兄謀之生起而以手抱頭狀向前曰卿
言既許矣不可只作一場話說恐斷送
了人性命惟子念之而女曰凡尚不
合面况妾乎生曰輒面之熟矣女指牆

坐酒三行美人捧紅羅二端文錦二匹為
謝既終宴遣前二使送出還家家人驚恠
失已半月矣信美悉哀諸物貨賣遂成富
室子孫甚盛號遇仙文氏於替人至今稱
之不絕

○張于湖宿女真觀記

話說宋朝淮西和州涇陽縣有一秀士姓
張名孝祥字安谷號于湖腹中背記五車
書胸中包藏千古史因戀新婚不赴科第
其父作詩以誡之云

西風颯颯逼槐黃 文士紛紛赴選場
休戀風衾鴛帳暖 桂花香似麝蘭香

于湖見詩遂上京赴舉幸喜登第除授江
西臨江縣尹在任一清如水四民咸仰一
日餘閑往臨江亭觀玩但見山清水秀景
物鮮明見正面屏風畫著瀟湘人景左壁
范蠡歸湖右壁子房歸山悠悠之樂猛然
觸心遂手題詩一首云

洞庭潮送客 景物晚烟濃
雨過山嵐靜 潮回港艤通
北去樓千疊 南來轉萬蓬
不飲趨朝去 江邊學釣翁
題罷歸衙不在話下不覺四季光陰如梭
指兩輪日月似奔梭三年任滿陞越州通

謂生曰余此何生曰事至如此雖千仞之山尚不足畏數仞之墻何足道哉女曰所詎面者其計安出生乃以扇指女所連之路女曰恐不然也妾之一心惟兄是後而已事若不遂當以死相謝弟恐君之不能踐言耳生以手抱瑜欲求合歡女不從正反覆間忽聞叔燭回遂出迎接次日生乃作鳳凰臺上憶吹簫之句以示女云

水月精神乾坤清氣天生才貌無雙
筭來十洲三島無此嬌娘堪笑蘭臺
公子虛想像赴詠高堂何如花還解
語玉又生香蕊今宵何夕親曾見
姮娥降下紗牕又以將合風雨來訪
記得何時約言難踐空斷愁腸上斷
處無可奈何數仞危墻

生念前娘之言欲實其心奈何無路可
遂將謂越危墻恐傷身體終日沉思計
無所出因自思之惟有得向春暉堂要
腹前身可通矣遂稱病不起表叔省之
生詐之曰近來數夜卧此軒間繞眼目
便見鬼魅或牛頭或馬面者來相擊閉
心甚怖焉但以精神恍惚所至不以為
事昨夜一夢一長牙者語余曰明日大
王將來請你上勿復起矣不意今日身
体沉重不能起止叔聞此語大驚遂移
之東軒命其小子名銘者伴生寢焉生
思念本欲設計尋入中堂只將移向東
軒無以異于西軒也至夜半乃伴狂大
叫舉家驚視生長久始言曰向見一人
冠黃巾同昨所見長牙者坐罵予曰我
叶你莫起我叫你莫起你强要起黃巾

判未任一年改陞金陵建康府尹帶領伴
僕王安雇船前去飢餒渴飲夜住曉行來
到洋子江過金山寺見十數人駕快艇一
隻問云來船莫不是建康府尹張爺的艇
麼于湖叫王安答道只說不是王安回道
後船來的是那接官公人去了王安回
道不知相公何意不要公人眼隨入城于
湖道被他眼着不得開行將說且同你入
城尋親訪友茶坊酒肆勾欄寺觀俱以遊
玩方可理任來到通江橋邊時八月天氣
尚且炎熱于湖分付王安上岸尋個寺觀
燒些湯水洗浴解涼則箇王安上岸行無

半里見一座道觀王安只得向前與門公
唱喏道我官人行紅辛苦欲借浴室與官
人洗澡則個門公道請坐待小人與觀主
說知門公轉過鶴軒與觀主說道有一官
人借浴室洗澡稟過觀主得知觀主道天
氣炎熱施浴何妨傳語請入門公報知于
湖于湖即入軒前與觀主相見于湖將眼
覷見觀主頭戴星冠身披鶴袍人物清標
丰姿伶俐于湖暗暗喏采道不知來到女
真觀遇此觀主半老佳人任般風韻調西
江月詞一闕單道觀主妙處
半舊鞋兒着穩重糊絲扇多風隔年煮

省言大王請先生去作平賦露布耳無
他也言未已又見一紅髮尖嘴者既至
促曰連忙連忙將批余出我與勅敵良
久道是諸人起來不然被伊捉去矣祖
姑聞言大恐令人請良巫壓禳生乃厚
賂巫者翁伊言曰若在此宿卧恐性命
難保除非移入中堂則自無事矣乃移
生入中堂安下生病亦稍安日間肄業
干軒間夜則歸宿于堂上後第二夜生
屏諸侍伴者曰今夜將服此藥你等向
後問歇宿既夜靜生遂步入蘭房西室
之前正見女子月桂叢邊焚香拜月生
潛出立壁陰以俟之聞其微吟云
爐烟裊裊夜沉沉 獨立花間拜太陰
心事不須重跪訴 姮娥原是我知心
偷吟訖突見生至且驚且喜問曰聞兄

酒味偏濃兩過櫻桃色重有距公鷄快
聞尾長山雉梟雄燒殘銀燭燭頭紅半
老佳人可共
吟畢與觀主分賓而坐觀主問尊官何處
高姓貴名因甚至此于湖道小生洛陽人
高姓何名通甫遊玩至此天時炎熱竟到
上宮借來一浴而已于湖請問觀主高姓
尊庚荅曰貧道在俗姓潘年四十有八諱
名法成正說之間簾櫳响處只見一人俄
然而來頭戴七星冠身披紫霞服皂絲條
紅朱履約有二十餘載頰色如三十三天
天上玉女降凡間精神似八十一洞洞中

設法今夜安能至此耶生曰若非被魅
安能得此會乎乃相與携手入室明燈
並坐生熟視之容貌愈嬌肌膚愈瑩嬌
上滴上滑溶溶與發難當情不能忍
乃曰我陽斷盡矣欲挽女以就枕女堅
意不從曰妾與兄深盟密約惟在乎情
堅意固而已固不在乎朝暮之間
也苟以此為念則妾淫湯之女也淫湯
之女兄何取耶生曰卿雖不從輅之至
此設使他人知之寧信無他事也女曰
但秉吾心而已生雖不能自持然見其
論時生亦喜其秉心堅確不待以從之
遂相與坐談女曰妾常讀鶯鶯傳嬌紅
記未嘗不掩卷嘆息嘗自恨無鶯鶯之
姿色又不遇張生之才緣自見兄之後
密察其氣槩文才固無減于張生弟恨

仙子下瑤池生得丰姿伶俐冠乎天成于
湖一見蕩却三魂散了七魄觀主令道進
前稽首施禮畢仲立側邊啓唇問道言畢
高姓于湖荅道小生姓何名通甫那姑姑
言小道事冗不及供奉稽首而去于湖道
好個佳人可惜做了道姑又問觀主適間
來者走上宮別院觀主荅道散觀知客王
問之間只見小僮請相公沐浴浴即至浴堂
浴罷到東廊下客房梳篦整冠值公門在
側就問門公多少年紀門公道小人今年
六十二歲于湖道你在此幾年門公道在
此二十餘年于湖道你身上衣服誰管你

屏陋無二女之才也。以感君耳。生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且當時鶯之有自送佳期之美，嬌紅有血，漬其衣之驗，思惟今夜之遇，固不異于當時也。而卿之見拒，何耶？抑亦以愚陋之迹，不足以當清雅之意耳。將欲深藏固蔽，以待善價之沽焉？女厲色而言曰：妾豈不近人情者，但以情欲相期，美滿于百年也。假使今日苟畱片時之樂，玉壺一缺，不可復補。合盃之際，將何以為質？即生曰：此事略任之勿慮也。但不如此，不足以表情之。交乎？卿請勿疑。女曰：諺語有云，但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鉤。正此之謂也。兄自此勿復舉笑，生與稍闌，乃口念菩薩蠻以贈女云：

的門公道告相公得知。小人但得三食足矣。豈望衣服乎？于湖道：王安你去，肚中取布一疋，賜與門公做衣服穿。王安即去取。總鶴軒相見，那個知客姓名甚麼？那里人？今年幾歲？門公道：姓陳，名妙常。今年二十三歲。金陵建康府人。年十五歲在此出家。于湖曰：他的官房在那里？門公道：在東廊第一間房。便是女僮來請相公晚齋。撞散于湖到鶴軒相見，道：奴蒙觀主見容，洗浴，又賜晚齋。何以克當？小生舟中炎熱，款假客館暫歇一宵。來日便行。自當拜謝。

辜負所負，來苑花不肯開。芳心空一寸，柔腸萬束。從此問花神，何須苦。

女亦口念西江月以答生

借問朝雲暮雨，何如地久天长。殷勤致語示才郎，且把芳心頓放。苦恋片時歡樂，輕飄一點沉香。那時三萬六千場樂爾無災無障。生自後凡數次就瑜娘，終固執如前委道。百端畧不經意，或與並坐，或與並卧。見生緣有異志，即厲色王言以相拒。又作望江南詞以示之：

堪嘆處，到碧紗厨。一寸柔腸千寸斷。十迴密約九迴孤。夜夜相支吾。駒過隙，借問于知。平弱草輕塵，能凭許。雲閣雨，待何如。後會恐難圖。

主曰：無傷。如若未行，散寺寬住數日。當于湖閑步東廊之下，月明如晝。遂吟詩曰：浩蕩偏宜八月秋，蟾光皎潔照諸州。誰家寶鏡新磨出，掛在長空忘却收。兼此月明，訊步閑行。聽得琴聲响亮，見座黑門樓未閉，換身而入。見十餘箇道姑盤環而坐，知客中坐撫琴。于湖嘆曰：此女正是鳳凰入鷄伴，難比一般禽類。正看之際，忽然瑟弦也斷。知客言曰：莫不是有人盜聽吾琴于湖慌忙而轉，自言曰：何年月日再逢此女，是吾願矣。可憐落在空門，乘此月色題詩一首，就于粉壁上云：

生情不能已復繼之以詩一絕云

青鸞無計入紅樓 入到紅樓休又休
爭似當初不相識 也無歡喜也無愁
女見此詩笑曰 兄豈不喻性夜之言乎
生曰 予豈不喻性但以只逸難當姑排遣
之耳 暨晚生歸獨坐自思 察盡心机得
逢女室終不見從 必無意于已也 至夜
復思不如與女作別 至則長吁短嘆 傍
几而坐 終不與女一言 問之亦不答 百
般開諭 逼勒再三 始一啓口 曰 余今夜
被你斷送了也 女大悟 謂生曰 兄果堅
心乎 生曰 若不堅心 早歸去矣 因呼碧
甌添香 呼生共拜于月下 祝曰 妾喻生
居深閣一十七歲 于茲矣 今夕以情牽
意絆 不待已 以千金之体 許之于情人
臺路者 非惟有愧于心 抑亦有愧于月

生瑜拜月祝誓



以月下共設盟期以生死不忘
誓心如一無負斯心 永遠無教也 苟有

通者天其誅之 祝罷 挽生就寢 因謂生
曰 妾年殊幼 枕席之上 漠然未知正昔

星斗當天月正圓 忽聞窓下理琴弦
理也降下真仙子 看罷交人獨慘然
尾後書洛陽才子何通南 題書畢回房歇
息 次早門公來請早齋 上畢却收拾待起
程 只見門公來請 道知客有請 于湖道
蒙好意 即至知客房中 分賓而坐 奈罷 知
客言曰 夜來軒中有失迎候 于湖道無故
撻覆 何出此言矣 觀見壁上有一詩一首
曉日瑤臺夜氣清 天風吹落步雲聲
塵根未盡俗緣在 千里關山月正明
于湖問道此詩何人所作 知客答曰 昔漢
武帝遊王母宮 見仙妃在彼 數女撫琴 女

作仙風吹落步雲聲 于湖聽得 脣道十分
人物寫作俱高 有十二分奇妙 知客道小
道今早上殿回來 見壁間先生佳作 重蒙
過獎 于湖道 小生衝撞貴寓 竊聽琴音 回
矣 亂道 臨江仙小詞一闕 以奉伏乞 勿擲
就袖中取出 遞與知客 知客折開觀看
悞入蓬萊仙洞裡 松陰忽覩數婢娟 眾
中一個最堪憐 瑤琴橫膝上 共坐欵霞
觴 雲鎖洞房歸去晚 月華冷 氣浸高堂
覺來猶自惜餘香 有心歸洛浦 無計到
巫山
知客看了 措道 正是引賊入寨 于湖道 知

入所謂嬌姿未慣風和兩分付東君好
護持望兄見憐則大幸矣生笑曰彼此
皆朕遂相與並枕同衾貼習交股春風
生繡帳浴露清牡丹花檀口搵香腮
淡雲生芳草温曲盡人間之樂不啻
若天上之降也雖鴛鴦之交頸鴛鴦之
和鳴亦不足形容其萬一矣展轉之際
不覺血漬生裙乃起而剪之謂生曰留
此以為他日之驗生笑而從之女以口
念虞美人一詞以贈生云

平生恩愛知多少盡在今宵了此情
之外更無如項竟明珠成價玉生瑕
霎時賤却千金節生死從今决祝君
千萬莫忘情堅着一鈎新月帶三星
生亦口念菩薩蠻以贈女云
春風飛落花開夜燭燒鳳蠟香燃麝

魚水喜相逢猶疑是夢中感情良不
小報德何時了細君問鶯上何人解
此情

偷符生詞謝曰妾今夕溺于兄之情愛
夜喪身失節殊非禮法非綠兒亦不
至此幸為後日之面則妾之所托亦
猶當銘肝鏤骨以報子之深恩矣豈
負月下之盟耶自後生夜必至一夕謂
女曰我以親舅托于門下尊人罔知誠
恐他日此事彰聞親庭謹責何顏重土
春暉堂乎喻曰妾雖女流亦頗知禮豈
不知韞匱之可嘉失節之可醜乎以子
之情牽意糾以至于此倘他日事情彰
聞尋奉巾櫛于房帳之中事若不果當
索我于黃泉之下矣遂相與泣下數行

客休哂知客曰重蒙所賜佳章又好笑又
好惱書云夫人必自悔然後人侮人小道
敬言尤恐冒瀆共威于湖曰久聞知客佳
妙小生拋磚引玉知客道相公勿罪落筆
遂寫楊柳枝詞一闋云

襄王魂夢雲雨期兩心痴子今無計恋
瓊姬自着迷道心堅似絮沾泥不往飛
任取楊枝作柳枝強換屍
寫罷遞與于湖觀看大笑知客道班門弄
斧望相公勿哂于湖亦作楊枝枝詞一闋
以奉云
碧玉冠簪金縷衣
堂如肌從今体去說

西施怎知伊杏臉桃腮不傳粉最偏宜
好對眉兒共眼兒覩人疑

寫畢遞與知客知客不語亦作前詞一闋
以答云

清淨堂前不捲簾
景幽然開花野草漫
連天莫胡言獨坐黃昏誰是伴一爐煙
閑來窓下理琴弦小神仙
寫畢遞與于湖看罷連忙起身知客言稱
衝撞于湖辭別回紅中叫王安取絹一疋
送至觀中謝了觀主進城上任理事于湖
自言感性急了今日在過何時再逢這般
聰明女子悔之不已却說陳妙常懊恨不

又一夕生復赴約女目生良久曰觀子之容色辭氣决非常人他日待侍帷房則雖不得為翁婦亦不失為士夫之妻耳萬一流落俗子手中有死而已從使金玉滿堂田連阡陌非所願也惟凡之是後而已生感其義作近體一律以贈之 詩曰

水月精神冰雪膚 連城美璧夜光珠 玉顏偏是書中有 國色應言世上無 翡翠金深春窈窕 芙蓉禪 綉模胡 何當喚起王摩詰 寫作和鳴鳥鳳圖 女亦吟一律以答生云 多感陽春一氣私 吹開玉砌未開枝 合歡未得逢青史 快觀曾應失紫枝 碧沼鴛鴦交頸處 粧臺鸞鳳下來時 此特惟願成終始 莫把平生雅志虧

初時公遣氏間女之艷麗者以為滕得八人焉分四與瑜曰碧苑曰綠苑曰仙苑曰小苑分四與瓊曰臘梅曰月梅曰春梅曰素梅父母姆訓之是以皆頗失善義曉音律後姆復置四飛于蘭房之兩教之卒吟詠歌舞故皆各有所長焉自瑜娘交通幸生之後其賤四苑心懷憂懼恐事泄罪及每上苦諫瑜然而弱子所愛不能自己一日四苑相率上書諫瑜娘其畧曰

娘子生長名門沒居幽閨世榮封侯家極華腴况且仙態芳菲懿德清淑才華充瞻妙手精工芳名洋溢乎三州美譽昭彰乎十邑何不保身律已却乃失節喪身理義有虧爰倫攸叙倘或閨中事露門外風聞非惟自污

及是我性子感急了些好個官人看他詩中語句從此惹起凡心常有思念之意不覺又是十月初一日本觀設齋會集衆道姑道姑齊來與觀主稽首正問答間門公報道觀外有一秀才言稱和州涇陽縣人姓潘要見觀主觀主道請他進來門公出報知引到鶴軒相見觀主道孩兒幾時到此那潘必正拜了四拜退下言道列位姑姑就此相見衆道姑還禮俱各請坐觀主與衆道姑道這秀才是我姪兒姓潘名必正從家而來家眷安不必正道俱各平安有書在此觀主道幾時離家必正道舊年

十二月雜家正月到京應舉二月初八日頭場過了第二場忽然患病未曾終場待歇口之所有書在此未曾下得如今特來拜見姑娘觀主道行李安在何處必正道只在缸中觀主道你與門公去搬上來住數日另討船回去必正同門公將行李搬至觀中觀主教女童洒掃後房與必正安歇必正道一朝半日便要回家不須敘事觀主道寬住數日我要與你說話到晚歇了次早必正云各道姑房裡相訪訖閑坐之間問門公姓甚底門公道小人姓戚名中立就在門檻上坐了必正道東廊盡

于於已身抑且玷辱于父母親庭。誰責他人笑說名節蕩然。性命難保。誠恐楚國亡後。禍延林下。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後悔難追。嗟嗟。何及。苟能先事改過。自新。勿蹈前非。待時而動。則娘子幸甚。妾輩亦幸甚。

瑜得書覽畢。喟然嘆曰。爾良言。但是余以死許辜生。背之不祥。今日之事。其咎在子。諒必不得相累也。碧菴曰。其然。豈其然乎。娘子若不自新。我輩終無去理。瑜泣而諭之曰。余與辜生。牽情溺已。而成痼疾。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雖蘇張更生。不能移吾之初志矣。汝欲去之。則去。四飛同泣而應之曰。妾輩侍奉閨闈。已非一日矣。娘子開心見誠。推恩均惠。感戴不已。補報何由。倘若事露。娘子捐

安能獨存哉。誓必不相負也。乃相與冷噓而泣。久之。拭泪吟詩一首。以解悶云。及暮生至。女乃出。所吟詩并四卷。所諫書以示生。讀之。報然。

詩曰

一輪明月本團圓。終被雲遮更覺殘。欲把相思從此絕。別君容易望君難。自後暮聚曉散。九月餘温存。繾綣之情。蔑以加矣。不覺大火西流。金風又起。父母以生久別。遣僕持書促歸。甚急。生得書言之。叔媻治裝。行為歸計。生至夜。復抵女室。告以將別之由。二人不忍分別之情。甚有憂色。短嘆長吁。悲不能已。女乃久之。拭泪曰。弟無傷感。且盡綢繆。未知後會何時也。生曰。我去三兩月。必至再來。子無勞苦。構思成室。此時暫別。而

頭那一間房住的道姑。姓甚名誰。門公道是本院知客。陳妙常者。一觀之中。只是他生得秀麗。吟詩歌賦。撫琴誦經。無有不能者。必正道曾有秀士。過客曾與他。慶詩和韻否。門公道適門小人。這件衣服。便知是個官人。姓何名通甫。號洛陽才子者。送與小人的。必正道為甚的。送與你。門公道是。正即將綿細海清一件。與你。必正分付門公。你休對人說。我將這件衣服。送你。門公道。小人決然不說。必正調一個相思。揚柳詞封了。令門公近送與知客。通報道。潘官

人。特來相訪。妙常微微冷笑道。在那裡請進。潘必正向前施禮。邀入客位。分賓而坐。恭罷。必正道適間小生。燒門公送一東。亂道。揚柳枝詞一闕。奉上。知客拆觀。傍觀道。官過茅屋。驚人目。星冠珠履道。選服。能粧束絕世儀容。瓊姬態。傾城國。淡粧全無半點俗。荆山玉。

妙常見了。大驚。此人言詞典雅。字若龍蛇。况兼人物穩厚。比那何家大不同。妙常道。奴家佳句。請問官人。青春有幾。必正道。二十有五。妙常道。那月壽旦。必正道。早人八月十三日。賤生。妙常道。官人是。大。必正道。

已女吟詩二絕以別生云

烏啼月落滿天霜 執手相看淚滿眶
明日相如歸去也 文君從此倍淒涼

又

秋兩梧桐葉落時 悲秋懷抱正淒涼
多情自古傷離別 莫笑鶯兒瘦玉肌
生乃以玉耳環餽女并留題一絕云

黃雀猶來已數年 別時留取贈嬋娟
莫將閑事繫心曲 常把佳音在耳邊

暨他生以他事不果行延至次日至夜
女命其侍女以白金十星青布四疋花
巾二十條裙帶二十雙并詞一闕以贖

生詞名柳梢青

南陌花殘西廂月暗風雨凄 見說
君歸瑣金釧暗減玉肌吁嗟後會
難期將何物表人別離萬斛離愁半

行情兩兩地相思

生立綴排十韻以贈女別云

驅馳來戚里特地探仙鄉推館開紗
帳欄階隨鴈行二天恩不斷一德感
難忘况復蕙葭質親陪蘭蕙度塵埃

沾絮節襟袖染餘香月下溪盟固花
邊思語長絕勝魚得水何異鳳求凰
只謂歡娛永誰知歸思怵百年終有
在一旦不須傷若問重來日橙黃與

菊香

生既別到家之後行止坐卧食息起居
無非為女記意也經畫家事畧不介意
終日惟昏昏沉醉而已先是城之西北
偶有才曰萬壽山明水秀多生佳麗有

名曰 香亦美麗超群其俗有
紡紗 習生嘗遊其間與之亦相

知客是幾時壽旦妙常道是目下不遠正

說之間只見小童來請道觀主有請必正

起身各自回去必正到鶴軒見觀主觀主

道必正這幾日身體如何必正道托姑娘

清福頗安觀主道你且住一程回去必正

道只是攪擾姑娘茶畢相別回房中去自

說要回至急奈被此人勾住又得姑娘相

晉十分歡喜也就在房中撫琴陳妙常在

園住脚聽琴廼鳳求凰曲暗暗喝采自回

房中去了次日妙常使女僮請潘官人吃

茶必正即隨女僮到妙常房內依次而坐

茶罷妙常將琴放在琴几上解開紫金袋

燒炷好香打箇稽首必正還禮請必正撫

琴必正道學生不諳撫琴妙常道何故太

謙觀主道必正先撫一曲然後知客回撫

撫畢各自散了自此往來已經半月一日

必正走到妙常房中女僮道官人請坐必

正言師父在否女童道師父去石城下長

春院訪一起觀主未回官人寬坐師父便

回必正見書厨未鎖起身開看拿起一部

通鑑來看內有一帖見了大驚去了三魂

蕩了七魄乃是西江月一首

松院青燈閃閃云堂鍾鼓沉沉黃昏獨

自展孤衾懶睡思愁不穩一念靜中有

好也生有詩以贈之

生長茅茨在馮遊 微香兩字動炎舟

王般温潤蘭般韻 花樣嬌嬌柳樣柔

巧笑千金蘇氏小 清歌一曲杜家秋

也知好事人多愛 不可明知但暗求

微香緝知生歸意 其必訪已也日日候

待香無消息 疑其必有他遇而忘已也

乃效温飛卿體 作懊恨曲以怨之云

薄藕挑絲那得長 螢光作灯難得光

薄倖相思無實意 可憐粉蝶與蜂黃

君何不字鴛鴦鳥 雙去雙飛碧紗沼

蘭房白玉尚漂眇 何况風流雲散了

大提兒文抹翠娥 貴財賤德若知麼

天衣濃李雖然好 何以南山老桂柯

悠上萬事回頭別 堪嘆人生不如月

月輪無古亦無今 至今長照丁香結

動遍身慈火難禁 強將津唾燕凡心爭
奈凡心轉盛

必正道此是凡胎俗骨 何苦出家有此怨
意不若乘機嘲戲他若不從却有招詞在
此遂駕西江月一首

玉貌何須傳粉 仙花豈類凡花 終朝只
去戀黃芽 不顧星前月下 冠上星替此
斗案頭經誦南華 未知何日到仙家 曾
許彩寫同跨

馮畢放在硯匣底下 露些紙角出來 把通
鑑安頓了 却待轉身 妙常回來 與必正相
見 叙禮定坐 茶罷 必正言何往 妙常道長

微香刺書于簾箋之上 以寄生適生之
友 王仲頌與生檢閱詩書 得此曲問誰
之筆也 生以實告與王生共探之 焉微
香以生久別 見生至大喜 而生憂悶之
語 然可掬 微香以王生在彼亦不敢
語 生至夜分 王生倦而寢矣 微香謂生
曰 自從君之別妾也 不覺烏兔沉東西
矣 而妾思君之心 不啻若大旱之望雲
也 深藏固蔽 以待君亦已久矣 近聞
君歸 喜動顏色 思得一見 而無由 今夜
既蒙垂顧 正當繼續 以償契濶之情 而
君之短嘆 長吁 愀然不樂 何也 豈非疑
妾有外意乎 抑亦君有別遇乎 生子曰
感子之情 亦已多矣 奈何將新變故局
以故變新易 微香笑曰 妾之言 果不差
矣 君盍均而惠乎 生不答 微香曰 君寓

春院觀主患病去訪 番吃中飯 有失相迎
潘官人未曾中膳 必正道正欲回房吃
飯 妙常道寬坐 取琴來請教一曲 見硯匣
下一簡 拿出展開觀看 不與萬事俱休 看
了 柳眉剔起 星眼圓睜 叫道 好也好也 潘
必正是何道理 此間是清淨道場 祝聖之
處 馮甚淫詞 艷曲 調戲良人 先到觀主處
說明 再到官府處定奪 將我做娼妓 寺堂
看承 雖然不才 也是宦家門第 必正雙脚
跪下 道師兄高擡貴手 一時狂興 悞駕此
詞 望乞恕罪 妙常道你是讀書之人 難容
此理 定要與觀主說知 再不許上我門來

臨邑所寓者得非臨邑之人乎生曰然復問女為誰名何氏之女也生不肯言再三逼勒良久始言曰子亦我之情人也語之何害子宜秘之勿言其姓名于人斯可矣微香指燈而言曰我若違子之祝有如此燈請言之勿慮也生乃曰黎氏名瑜娘字玉真微香嘆息而言曰此人無雙也其面團而光其質富而溫其目淡而澄其聲清而婉果然乎生曰子之言而親見也何以知之微香曰妾之表親有善穿珠者前日往臨高生計至故邑黎土官家有此人且復聞其善詩有作贈君否乃誦其柳梢青與微香微香擊節嘆曰才貌兼全真天上之人也子之見我如土塊恒乎乃綴滿房一闕以贈生

必正道陳妙常有風不可使盡帆有應即對有問即答妙常道我有甚言許你道曾許彩鸞同跨必正道我說出來你不要顧妙常道你說必正道強將津唾燕凡心爭奈凡心轉盛妙常回真作喜道從何而來滿面通紅必正道在我袖中妙常用手來取却被必正拖住道同你到觀主處說明再送官司定奪妙常倍笑道罷了落在你手中先前硬似生鉄向後軟如糖綿眉來眼去情興如火必正道且將這兩個女僮如何發落妙常就着兩個女僮送一幅素白絹子與長春院觀主這兩個女僮

月下歌聲風前笛韻避恩當日風流枕邊言語尤記在心頭玉佩叮嚀別後空惆悵求巷閑幽行雲去繞離楚岫却又入瀛洲入瀛洲仙境裏奇逢姝麗端好綢繆羨金龜玉李鳳偶鸞儔一個文章清雅一個體態嬌柔誰念我雕欄獨倚一日似三秋生觀訖答謝曰念受卿之情不為不多負卿之罪不為不少矣立綴木蘭花一闕以答之念舊時行樂鳥乍落兔乍生向花下重門柳邊清巷弄笛三聲畢聲斷柴門啓見花顏玉臉笑相迎喜氣春習習習歌喉山溜冷自後別後阻歸程不是我無情奈故思漫漫新歡款款誓下溪盟情已固心意誰評後今

聽差二人開了大門關上中門去了必正妙常雙雙携手同入蘭房必正雙膝跪下道死生不忘賢卿恩意妙常道你莫此弄開身猶處子並無點洩却下星冠脫下衣服取一幅白香綾帕親手取紅必正見了心中大喜妙常道番即這是五百年前結了此段姻緣今日交付與君休使賤妾有白頭之嘆恰似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共枝羨其井同心結帶哈哈鶯聲不離耳畔喃喃燕語甜吐舌尖揚柳腰點點春濃櫻桃口微微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體酥胸蕩漾涓涓露

增補全宋詩卷之八

長揖謝芳卿賜斷綺紗場上月輪依

舊光明
明日生與王仲顯回歸抵家後因念敬

香之語乃賦長歌一篇以貽之云

我生幸值昇平時春風和氣長熙熙

幸今喜在繁華地山水清佳人秀麗

此生此世豈徒然好展情懷樂所天

不須貪富貴何必求神仙萬歲虛生

耳縱有千金亦虛死世間萬事非所

留惟慕嬌燒而已矣君不見卓文君

至今千載芳名傳古人今人同一致

有能逢之亦如是人生年少不再來

人生年少早開懷黃金買笑何須吝

白璧偷期休更猜我曹本是風流客

懶向金門獻長策脚根踏遍海天涯

夕慕傾城求未得親家有貌傾長城

夕慕傾城求未得親家有貌傾長城

十七

商牡丹心真合美愛色情奴怎比偷情滋
味別。又有一篇南香子詞。車道日間雲雨
其詞曰。

情與兩和諧。樓定香肩臉貼腮。手摸酥

胸軟似綿。美奇哉。根了揅兒脫綉鞋。王

牀着如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

雲雨態。多情此夜。千萬早來

兩個雲雨起來妙常戴了冠子。道戴冠子

好。不戴冠子好。必正作鷓鴣天一首。

卸下星冠親玉容。宛如神女下巫峯。要

時雲雨歡娛罷。無限恩情雨意濃。輕樓

抱。欵相從。時間一度一春風。若還得遂

平生願。盡在今宵一夢中。

妙常看罷道羞答答的。今晚不許再來我

要上殿誦經不可污了身體。必正道總莫

閑說。必正遂出一聯與妙常對云

要時雲雨。難同徹夜之歡娛。

妙常即對云。

半晌恩情。怎比通宵之快樂。

必正道承蒙不阻。犬馬不能報也。今晚莫

上殿也罷。妙常道待我上殿回來也無妨。

你方正連我房。晚間撥梯從牆上過來使

觀主不疑。必正滿面笑容。道死生不忘。歡

喜無限。吟詩一首。

卷在深宮十八

王貌花顏最嬌媚春山遠遠秋波淺

嫩筍纖纖紅玉軟暗麝紛紛百和香

綠雲遮遮雙鳥縮上追能字衛夫人

下視工詩朱叔真柳絮才華應絕世

梅花標格更超群雲閣門閭深處

羅幃錦帳重重貯絕似姮娥住廣寒

世人有眼無由覩記得春光三月天

曾尋流水到桃源春暉堂上分明見

晚綉窗前款語言童僕往來傳意緒

詩詞絡繹通情素教向花前密約時

同於月下深盟處燭瑤紅影照闌房

香噴清烟襲象床一線枕痕生玉暈

碧梧枝上鳳和凰芳情百紐丁香結

真心一點蓄微血個中頓覺兩心知

妙處偏難向人說朝朝暮暮戀高唐

忘却人間日月忙回首白雲歸思切
金刀寸寸斷人腸美滿恩情呻吟絕
銷魂拍唱陽關聲依依男女隔星河
杳杳行處掃楚峽香羅重帶又何時
惆悵西風淡濕衣舊指塵連推不去
新愁構結有誰知惟有知情舊知己
每把甘言慰愁耳多承感惠感難忘
自覺遠心慚不已徐徐思後再思前
回首西風一凋狀應是前生曾種福
今生偏得笑人憐
微香得此歌以示其同伴善兒團團阿
真筆衆口稱誇乃共作首卷以贈生焉
名雙美請畫繪圖于其首微香又據妙
思作並美序一篇以冠其端復繼之以
長歌一篇文多不載聊錄歌并詩以傳
好事者

一見仙容不下懷 愁眉深鎖我嘗開
奴蒙窈窕惹慈意 暮暮朝朝暗約來
無畢只見妙常看罷此詩心中大怒回詩
一首云
君心欲我隔千山 我欲還君彈指間
今日與君成配合 莫將容易意閑珊
必正見了詩道承蒙師兄佳作我輩如何
誤違妙常回喚作喜道自今為始以夫婦
叔禮不許師兄相稱正說之間兩個女童
回來阻住必正作別回房次早見姑娘姑
娘道賢姪身體如何必正道稍安辭別回
房坐定自思妙常生得人物十分無作俱

人物傾天下 才子佳人兩無價
吳川錦里何足數 蓬島瑤池此其亞
畫堂重重開廣寒 青驄白馬躍金鞍
奇才美貌皆潘岳 膩體香肌盡弱蘭
弱蘭潘岳今何許 聽說瓊林亦鳳侶
鳳友鸞朋絕世無 一雙兩好真無比
天與風流年少郎 聲名籍甚動炎荒
鳳鸞驥子麒麟種 繪句文章錦綉腸
生來洒落起塵俗 繡虎雕龍總人目
萬卷詩書 千首詩詞
清風明月四香情 勝境名山足遍經
曾向朱崖開絳帳 忽從戚里遇嬌婷
嬌婷自是豪家子 長養綺羅叢隊裏
天上麗質自超群 百媚千嬌誰與比
水月精神水雪肌 芙蓉如面柳如眉
春山淡々橫蛾黛 夏玉鏗金滿箱帙

高正欲撥梯過牆只見日色未落不得到
耽吟詩四句
紅輪何苦不啣山 佇立堦前幾度看
但得疎生三四點 免教仙子候花間
只見樓頭鼓播寺內鐘鳴衆道姑上殿各
散回房睡了必正開了房門正欲撥梯過
牆之際只聽得隔牆叫一聲潘必正叫道
是何人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 綺羅織就豺狼法
場斗帳半欹牙床 柳眉刀星眼劍絳唇
鎗口美舌香蛇蝎心腸共他者無不遭
殃 纖塵落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

光風溜溜泛崇蘭 碧澗溶溶涵皓月
 又擅芳名蕩海天 風流年少總誇妍
 笑他有眼何曾見 羨子相逢豈偶然
 偶然相逢直奇遇 時人那得知幽趣
 紅葉飄時傳麗情 緋花泛水知山路
 直入蓬萊第一層 雲軒謁拜許飛瓊
 蛟鮪帕上題佳句 鵲尾爐前結好盟
 黃鶯喚友遷喬木 丹鳳求凰棲翠竹
 醉風芍藥暗生香 着雨天菘紅杏肉
 絕似姮娥下月宮 宛如神女在巫峯
 翻憐月殿非人世 却笑巫山是畫屏
 何以相逢明盛世 早能償此風流債
 負茲通古通今才 遇此傾國傾城態
 傾國傾城世無多 通古通今誰復過
 絕勝蘭香伴張碩 宛然蕭史共秦娥
 秦娥蕭史雖無比 不過如斯而已矣

也為他亡。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間
 少不妨。
 必正聽得叫。連忙下來。即是姑娘姑娘道
 你那裡去。必正道。查側。姑娘道。你彈一曲
 鳳友。交與我聽着。必正就撫畢。姑娘回
 房去了。必正依舊上牆。陳妙常接他下未
 兩個携手到亭子上。並肩而坐。妙常道。你
 上牆來了。因何到下去。無琴。必正道。如此
 如此。妙常道。早是不曾過來。倘若被他瞧
 見。如何是了。必正看見好一座花園。但見
 淡煙籠院宇。薄霧罩池塘。雙七粉蝶宿
 花叢。對七遊蜂穿柳砌。湖山隱七依錦

天香國色產南方 不讓中州獨專美
 嗟予與子素相知 記紡紗場夜月時
 浪作狂歌替並美 聊傳盛事記佳期
 善見字純叔微香之姪也年最小惟善
 歌詩詞 詩曰
 才子風流正少年 佳人窈窕正婬娟
 一雙兩好真無比 百媚千嬌出自然
 羅樹琪花欺衆卉 金山玉海冠群賢
 聞君此遇真奇異 收歎風流並美篇
 團圓字玉輪 詩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 天才國色為堪誇
 人間祥瑞鄭人表 天上神仙 蘇華
 太液芙蓉原解語 崑山美玉自無瑕
 也知緣分從前定 造化安排本不差
 阿真字潔節 詩曰
 好事多偏自古然 佳人才子貴雙全

見座峯尖池沼澄清。彷彿一天星斗
 颯金風穿繡幙。團七明月透珠簾。
 妙常道。等你来。見湖山石眼透出月光。
 遂吟詩一絕云。
 瞻餘一線透湖山 斜倚欄杆偷眼看
 仰觀斗柄橫三點 心忙移步出花間
 必正听得大笑。道。我不能得日落。口吟四
 句。韻脚一般相同。妙常道。願聞。必正吟云
 紅輪何苦不御山 佇立堦前幾度看
 但得疎星三四點 免教仙子候花間
 妙常聽罷。道。果實好笑。必正道。我與你同
 心同意。前世分定。夫妻言罷。二人入洞房

文君司馬誇重見 崔氏張生豈獨專
 竊王偷香輸妙手 連珠合璧羨良緣
 雲英若問紗窗事 為道花開月未圓
 生得其卷感四人之厚意亦作一律以
 謝之 詩曰
 雲錦霞綵照眼明 長眉短韻摠合情
 微香妙手奇還捷 純叔詩篇死更清
 團也相應如小小 真令端不讓瓊上
 朝思暮想心常念 欲報深恩愧未能
 生自別瑜娘之後便爾斗柄三移而相
 思之心如一月也奈鱗鴻香絕後會無
 由是月某日適值祖姑生且乃托所親
 于父母曰某日祖姑誕辰理當往賀何
 吝四哥一行而不使之往慶之耶父從
 之次日遂命生起行既至表叔一家喜
 生再至莫不欣然于是復館生于桂清

解帶脫衣覆兩翻雲正是歡娛燠夜短寂
 冥恨更長不覺天曉送到粉牆邊必正仍
 歸舊路去了次日見姑娘姑娘道吃中飯
 否必正道未曾吃適來偶見一太醫看脉
 若不用葷腥調理恐傷性命姑娘听罷吃
 了一驚便叫門公買酒肉鷄鵝果品之類
 送在必正房中必正檢入到晚將酒饌與
 妙常同飲正是竹葉穿心過桃蕊上臉未
 茶為花博士酒是色神人兩個眉來眼去
 情興如火燈光之下看妙常有傾國傾城
 之態口占菩薩蠻一闕云
 芸堂空鎖傾城色萬態千嬌誰詠及何

幸生觸感與吟



前庭之下生遍視窗軒如故詩畫若新
 前庭前花木有異耳不勝舊遊之感遂

吟近體一律以寓意云詩曰
 一年兩度謁仙門 前值春風後值冬

幸到管幃春心不自持點染香羅片遂
 我平生頭此處會雲英何須上玉京
 妙常聽罷亦口占菩薩蠻一闕云
 香衾初展芭蕉綠垂楊枝上流鶯宿花
 嫩不禁噪春風卒未休千金身已破點
 上愁眉鎖密語囑檀郎人前口謹防
 必正看了情興越濃一人解帶脫衣雲雨
 初罷遂于枕上說海誓山盟就中訴深情
 密意必正道五更了鄰鷄三唱此乃是前
 生宿世姻緣最怪是曉霞穿碧落偏嫌的
 紅日透紗窗二人披衣而起各自回房夜
 去明來約有半年之期必正一日與妙常

增補全明齋詩話卷之六

草木已非前度色 窗軒還是舊遊踪
重臨楊柳三三徑 專憶高唐六六峯
知是舊盟應不負 虛言萬事轉頭空
生既至數日無間可乘與瑜一語因設
卧中之計尚未克果而祖姑之寿日屆
矣乃製千秋歲令一首以慶賀云

前遲梅早報道陽春小坡老說斯時
好北堂萱草茂南極星耀人畫道
群仙此日離蓬島宝炬紅光耀金獸
祥烟裊絲竹嫩蟠炙老求隨王母寿
却笑歲籙天華堂年上膝下斑衣繞
後二日生侍祖姑于春暉堂上忽見堂
側新開一池隙處趨往視之正見瑜娘
倚牆而現尺齋生笑而言曰不期而遇
天耶人耶瑜娘曰天也豈人之所能也
不期然而然非天而何遂挽生共坐于

開坐只見妙常兩眼垂泪愁眉不展好生
不樂必正見罷將手帕抹淨了妙常泪眼
問道如何這等煩惱妙常袖裡取出一個
帖子遞與必正必正展開看了却是臨江
仙詞一闕云

眉自雲開初月纖之一搦腰肢與君相
識不多時不知因個甚裙帶短些兒茶
飯不食常是病終朝如醉如痴此情猶
恐外人疑轉將心腹事報與粉即知
必正看了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說有甚難
哉妙常道我平日在此欺那手下的人今
日做出這場醜事未知如何是好只得尋

砌石之上且曰地僻陋人罕到此姑坐
此徐上而入可也遂相與訴其間闊之
情夢想之苦自未及西雙不離輒聞
嬌喚之聲女遂辭去復顧生云自此路
可以達妾室兄其面之生領而歸館至
更深夜靜生越牆而入直抵女室時女
已睡熟矣生扣牕良久始驚寤欣然啓
扉相迎携手入室添灯共坐謂生曰待
兄久矣不至聊集古句一札方就憑几
而卧不意酣矣生問詩安在女乃出以
示生 詩曰

月娥雪夜夜漫上 髮亂釵橫特地寒
有約不來過夜半 月移花影上欄杆
生覽畢謂女曰自別之後思子之心恍
然在前惚然在後未嘗一日而離也所
嚙所吸一起一止何莫而非相思乎女

個死路免汚他人眼目泪下如雨必正道
但放心懷待我明日入城切一帖墮胎的
藥吃了便好妙常道我曉得你做箇脫身
之計去了不來我舍只在今夜必正道此
何心哉辭別妙常入到城中正行間遇着
頭搵喝道而來必正躲避不及街旁守立
却是必正的故友張于湖于湖一見必正
連叫住轎與必正相見邀必正同到于湖
府中分賓而坐茶罷于湖問必正行館何
處必正道在城外女貞觀姑娘處于湖道
令姑是何人必正道是住持潘法成于湖
道既是此觀觀中有一好物在彼必正道

口非特兄也妾亦皆然生乃口占律詩一首云

再到天台訪至真 入門一笑滿明春
羅幃綉被雖依舊 璧月瓊枝又是新
可喜可嘉还可異 相連相愛更相親
何當推廣今宵事 永作天長地久人
女亦口占和之

洞房今夜降仙真 軟玉温香滿被春
謾說別離情最苦 且誇歡會事重新
意中有意無他意 親上相親愈見親
欲得此情常不斷 早尋月下檢書人
自是二人眷戀之情愈于平日一夕生
携微香所作手卷示瑜看未畢变色大
怒曰祝兄勿多言却又多言妾之名節
掃地也生解說百端女終不與生一言
後夜復之堅閉重明無復起矣女方悔

前非各生薄倖終日閉門愁坐對鏡
一二日間終與生相見之亦不
委牛語凡半生閨生不能守其情愆快
滿怀大失所望乃述近体一律以示之
詩曰

巧語言成拙語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撚草臺榭 叔面漸看大葉蓮
只為玉盟輕蕩泄 逐教銅誓等閑遷
誰人為挽天河水 一洗前非共往愆
女玩味良久始言曰兄在此又夫盍歸
紡塲之情人乎生曰卿何為此言也
獨不記月下深盟乎且輅當時不合失
干漏泄罪咎固無所逃矣然古人有言
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遽忍以性
者之小過而阻來者之大事乎瑜拜謝
曰兄之心金石不渝妾之怒且以試兄

凡長何以知之。于湖道舊歲在彼借水洗
浴。曾作楊柳枝詞。必正道莫不是洛陽才
子何通甫作的。于湖說正是。二人大笑。必
正備言其事。于湖道此事有何難哉。你捏
作指腹為親。為因兵火離革。欲求完娶。告
一紙狀來。我自有道里。必正別了于湖。回
到觀中。與妙常具說前事。晚間到姑娘房
中。必正雙膝跪下。將妙常之事。說與姑娘
姑娘道。我也有些知。竟你肯娶他。必正
道。小姪頭娶。姑娘道。叫他來問他。必正
妙常到房裡。見了姑娘。姑娘道。你做得好
事。妙常低頭不語。姑娘道。去寫狀來。明日

進城去告。明日五更。候早三人同到建康
府下狀。當值放告日期。太守升堂。潘必正
三人跪下。相公道。告甚。况觀主道。告乞。還
俗事。相公道。捲簾。擡頭。叫道。陳妙常。你曾
云。清淨堂前。不捲簾。你今日在我琴堂上
捲簾。唬得陳妙常。魂不付。相公道。潘必
正。陳妙常。二人。既是指腹為親。各供本身
之事。供得明白。准你還俗。如無下落。決不
依准。潘必正。供詞。
鄉貢舉人潘必正。伏蒙
琴堂判府龍圖侍郎。臺下。告為給親完娶
事。必正才愧相如。無桃李之與。賢同顏

耳亦續吟一律

一洗前非共往愆 從新整頓舊姻緣
聲名蕩漾雖堪怨 情意懇懇尚可憐
任是春光先泄漏 忍教月魄不團圓
莫言幽約無人會 已被紗場作話傳
自此之後情好如初 一日以前卷展開
評論瑜曰四美人之才調見識于此可
見其形容之高下亦可得而言矣生曰
姑即吾所見而言之小醜則精神清微
肌體細膩而婉媚不足言焉善兒則休
態嬌婉骨肉勻細而溫潤不足言焉而
蕙之者其子乎女曰真園如何生曰尋
常而已不足齒錄又問二美人才調何
如生曰馥之詩奇而妙善之句婉而切
蓋馥長于詩歌而短于詞賦善優于詞
歌而劣于詩歌至若談笑歌辭馥俱優

一善也雖然地無硃砂亦土為先以子
方之則美玉硃砂判然矣女曰紡蕩
二女其容色既如此其才調又如彼以
妾身之高下不作美兒舍近而就遠何
也生曰思是何言也知乃天上之碧兔
月中之丹桂彼不過微芳小蕙而已豈
敢與卿爭妍媸也正昔人所謂西施工
媼爭洗却臉與天下婦人聞美者也女
感其言乃吟長相思詞一闕以戲生云
詞曰

大巫山小巫山暮上朝上雲雨朝誰
憐鳳偶間歌以闌樂以闌絳句瑤室
覓綠鸞金波依旧圓

一夕天色陰晦生與瑜待月久之乃同
歸蘭室席地而坐尺出其所藏西廂嬌
紅記書共枕而玩瑜外曰西廂如何

子有秉燭之憂先母與陳母指腹為婚
因兵火流離情意寫絕豈期偶然會合
共訴前因各留原剪衫襟堪為執証望
台仁恕許配終身偕老夫妻所供是實
女真觀知客陳妙常供曰
伏聞生居宦族迺無謝女之才長在玄
門叨沐孫姑之德塵根以盡絕孟光志
慕梁鴻俗緣以在斷雲英之約裴航聞
中取 打坐看經社裏偷閑尋師講道
豈期百年冤債來尋况是嚴師力學今
有度牒係是官文未敢自專伏望
判府俯察來詞特賜與決

金陵建康汴女貞觀道姑潘法成狀供
本現女姑陳妙常伊母陳谷英存日將
女妙常曾指腹許潘必正為妻見有原
割衫襟合同為憑為因兵火離隔各無
音耗幸蒙天賜偶然相會所說舊日根
苗輕蟻如緣俱在青春之際如樂昌破
鏡重圓似文君駕車之願所有原閱度
牒在身未敢自便還俗如蒙准告望乞
台判

太守看畢援筆判曰

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色即空空即
色故曰真空清者濁之源守不住煉藥

生曰西廂記不知何人所作也攷之于唐元微之時常作鶯。傳祈會仙詩三韻清辭精緻最為當時文人所稱羨西廂記之權與其本如此也欬然驚之。所作寄張生自後別后寂寞先萬轉千秋。願下床不為傍人羞不起為即憔悴却羞郎此詩最妙可以伯仲義牧之。而此此記不載又不知其何故也且句語多北方之音南方之人知其意味罕焉又閱嬌紅記如何生曰亦未知其作者何人但知其間曲新井。有條而可觀模馬言辭畧畧之可听而不厭也苟非有制作之才焉能若是哉然而諸家詞多鄙猥可人者僅一二焉予觀之歎矣其中有何詞最佳瑜曰一前梅生曰以予看之似有病女曰九勿言待妾思

丹爐動者靜之基熬不過凡情惹火大都來撞着知音。多管是前生注定拋棄了布袍草履。再穿上翠袖羅裳收拾起絨帳梅花。準備看羅幃綉幙無緣處青浦黃庭消白日。有分在洞房花燭對黃昏。

張于湖判畢。即令還俗。潘必正與陳妙常成親既畢。于湖舉必正賢良方正。除授蘇州吳江縣尹。後官全禮部侍郎。與妙常生一男一女。夫婦盡錦榮歸。盡天年而終。

○玩江樓記

誰家柔女勝姮娥。一行步香塵。林態多

之。前然曰誠然生曰何在曰有悲歡。合有悲歡乎生笑曰夫离别人情之所不忍者也。大丈夫之仗劍對樽酒。沈沈無動于心。况兒子女之交者。其自責有悲固然也。寫有歡吾不之信也。至若會合者人情之所深歎者也。虽四海五湖之人。一朝同處而喜氣歡聲。亦有不期然而然者。况男女交情之笑乎。謂之合有歡不言可知矣。謂之合有悲。雖或有之。而吾未之信也。瑜曰。以何者為佳。生曰。如此鐘情。吾所稱呼。嗟好事到头非注。兩眼西風。淚向西向陽。憂化作一詩而已。瑜曰。與其景。他人誰若。親歷于已。妾之遇元較之。往昔亦彼此之間而已。他日幸得相逢。當集平昔所作之詩詞。為一集。俾與二記傳之。不

西梁苑花焙曉日。一雙星眼轉秋波。釵橫鬢畔飛金鳳。柳傍眉間鎖翠蛾。萬種風流。現不盡。馬行十步九蹉跎。這首詩是鄧若仙題美人詩。當時是宋神宗朝。東京有一才子。姓郝。以名譽卿。排行第七。人皆稱郝七官人。年二十五歲。丰姿洒落。人材出衆。琴棋書畫。吟詩作賦。無所不通。專愛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無不瞻仰。他在京師。與三件出名上等行。首家取樂。一件喚作陳師。一件喚作趙香。一件喚作徐冬。這三個行。首陪錢。爭養着那郝七官人。曾作詞兒一闕。為証。詞云。名

巧不亦宜乎生感其意乃口占一曲自
歌以寫怀云

歌曰

西江月上園上錦江水上尋荒塔
貴賤總摧殘回首直堪嗟回首直堪
笑可嘆骨爛名誰爛殘編留得在人
間付與多情看待月情懷竊名手段
這般人直可嘆想崔張行蹤憶溫嬌
氣岸相對着腸頻斷此情可恨汝尔
相逢豈等閒須教通貫休教明判若
還園亦早作風流傳

詞曰

初交通後以欲行跡無罅隙之誤故人
無知者豈有再至之後情欲所迷固自
忘神一家婢妾皆有所竟而否者惟瑜
父册而已瑜亦厚礼諸婢欲使緘口奈

何春林傳排飲言以財賂之猶且
不心月度不可久留乃設歸計尚未果
也忽一婢俱事露而罪及已竊言之祖
姑社姑以生之制謹連礼必無此事反
其其人自是衆口訕息時又叔藩同寓
別館祖姑昏羞不防備始大得計畧
其畏懼之心暮樂朝歡無所不至一日
生與女同步步後園晴雨軒中徘徊相
正談語間而愉之第黎銘值而見之生
大駭恐言于叔孀乃厚結銘心初生有
一琴名曰碧泉平生所嗜好者銘嘗謂
取生不之與至是而遺焉雖得銘之歡
心然而諸婢切含恨惟待叔孀回而
發其事生自思惟形迹不寧設使叔孀
知之則負愧無極矣托以歸省告于祖
姑祖姑固留之再生終不從偷夜着

西江月

師：媚容艷質香：與我情多。冬：與
我煞脾和。獨自窩盤三介。撰字蒼生
未肯摧將好字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
姦字中間着我

這柳七官人在三介行首家開要一日做

一篇歌頭曲尾歌云

十里荷花九里紅 中間一朵白松

白蓮到好摸藕吃 紅蓮只好結蓮蓬

結蓮蓬結蓮蓬蓮蓬好吃藕玲瓏開花

雖結子也是一場空一時乘酒興空肚

裡吃三鍾番身落水尋不見則所待

蓮缸上敲打撲瑟

柳七官人一日携僕到金陵城外。既江樓

上。獨自介玩賞。吃得大醉。僮僕取筆作詞

一闕詞寄盧美人。乃画于樓中粉壁上云

春花秋月何時了。姓事知多少。小樓昨

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

欄玉砌應由在。只是朱顏改了。問君却

有許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柳七官人詞罷擲筆于樓拂袖而返。京師

這着卿詩詞文采。壓于才士。因此近侍官

僚喜敬者多。舉孝廉保奏。若卿為浙江管

下餘杭縣宰。若卿乃辭官僚。別了三介行

出與生別曰好事多磨自古然也歡會未幾言禍起奈之何哉况歸善加保界方侵再來所以間隙遂成求別使設頭為虛言也用泣下而沾襟生亦掩淚而別女以一剪梅一闋并詩一首授生曰妾之情意竭于此矣况歸善而歌之即如妾之在于左右也

詞曰

紅滿管皆綠滿枝杜宇聲歸杜宇聲
悲交欢未久又分离彩鳳孤飛彩鳳
孤棲別後相逢是幾時後會難知後
會難期此情何以表相思一首情詞
一首情詩

詩曰

萬點啼痕紙半張 薄言誰入竟心腸
分明一把离情劍 刺碎心肝割斷腸

生亦綴法駕到引詞一首以別女云

歸去也歸去也歸去也歸去也歸去也
行仙夢香雨中花開鳥聲哀落葉滿
空惜真个是真个是惱人腸沙上鴛
鴦復未穩枝頭鴉鴉叫何州相對泪
沾裳須記得記得須記月前盟料
必兩人必一木莫疑花影帶三星了
此此生情

女覽畢謂生曰往者遊近諸矣近贈之
詩意甚厚今將薄礼寄兄以餽之可
乎生曰可女乃命侍女取花中一條裙
帶三十三双以與生收之說女遂含淚
再拜而別生既辭婦抵今之後舍僕以
女所寄之物以遺紡紉諸女微者寄聲
與僕曰寄聲與四郎彼起不知趙姬之
言乎僕歸以告適王仲顯往焉生微笑

卅一

首各七餞別而不忍捨遂別親朋將帶僕
人携琴劍書箱迤邐在路不則一日來到
餘杭縣上任端的為官清正訟簡詞清過
了兩月使用已財起造一樓于官塘水次
效金樓之樓題之額曰詠江樓以日取樂
本處有一美妓歌妓姓周名字月仙那柳
七官人每召至樓上歌唱祇應柳縣宰見
月仙果然生得

雲鬢輕梳蟬翼娥眉巧書春山珠唇注
一顆天恁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媚臉
水剪明眸意態嬌婉精神艷冶豈待餘
杭之月色猶勝都下之名花

當日酒散柳縣宰看了月仙春心蕩漾以
言挑之月仙再三拒而不從而去柳七官
人交兵諷打听原來這周月仙自有个黃
員外情密甚好其黃員外宅與月仙家離
古渡一里有餘因此每夜用舡來往眷鄉
倘知其事乃密召其舟人至分付交伊夜
間舡內強姦月仙可來回話自有重賞其
舟人領命去了却說周月仙一日晚獨自
下舡竟投黃員外家去其夜月明如晝舟
行半舡舟人將舡泊于無人烟處走入舡
倉內舡前把月仙接抱在倉中逼着定要
雲雨月仙自料難以脫身不得已而從之

之友曰何謂也按左傳趙衰之事趙姬曰好新慢故易微香時諷予也次日復命僕持書一摺以貽微香展而視之乃唐體詩一律

詩曰

寄與多情舊故人 恍乎為尔喪良姻
空怀杜牧三生夢 誰化瞿雲百億身
雲散雨收成遠別 花紅柳綠為誰春
不堪回首紗場上 風雨滿、月一輪
微香靜而思之嘆曰句新奇字響
亮正唐人之格律也然終致疑于恍乎
為尔喪良姻之句欲生之來以實之亦
次韻一律以答之

詩曰

彼情人是我情人 孰說無因亦有因
千里相思愁裡句 恍若歡會夢中身

天依舊時月 洞口時非往日春
小樓携手處 重來花下賞水輪

微香茶 遣人召生終不之顧蓋鑑當
日世情之故也然而微香之寄餽不絕
至感其意復以詩一律而絕之焉

詩曰

紡紗場下舊姻緣 回首東風倍慘然
已按赤繩先繫足 免勞青鳥再囑箋
任是柳色隨風舞 莫韶、光徹夜圓
不是憐新違舊約 由來好事兩難全
微香得此詩知生絕已也然而慕生之
心未肯少息亦和一律以答之

和曰

紡紗場下舊姻緣 怕說前緣又默然
今日反成班氏扇 當時休製薛濤箋
玉簫已負生前約 金鏡偏向別處圓

與舟人雲收雨散月仙惆悵而作詩歌之

自恨身為妓

遭淫不敢言

羞歸明月渡

懶上載花瓶

是夜周月仙被舟人淫勾了不敢明言乃
往黃員外家至曉回家其舟人已自回覆
柳縣宰縣宰設計乃排宴于江樓上令
人召周月仙歌唱却乃預令舟人假作客
官預坐酒至半酣柳縣宰乃歌月仙所作
之詩曰

自恨身為妓

遭淫不敢言

羞歸明月渡

懶上載花瓶

柳縣卿歌詩畢周月仙惶愧羞漸滿而安

身無地低首不語者卿舟人退月仙向

前跪下而告曰伏望相公恕客賤妾之罪

憐而惜之妾今願為侍婢以奉相公心無

二矣當日月仙遂與者卿歡會雲雨者卿

大喜而作詩曰

佳人不肯奉者卿 却駕孤舟犯夜行

殘月曉風楊柳舞 肯教孤負此時情

詩罷月仙拜謝者卿而回自此日夕嘗侍

者卿之側與之歡悅無怠忽一日者卿酒

醉向月仙取紙筆作詞一闕詞寄浪裡來

其詞曰

柳解元使了計策周月仙中了机謀我

自是人心多變易 休教好事不双全
生時名籍甚郡邑成欲奉生為序生
久以愛子故不欲遠涉利途恐致別
之苦然而來論紛無時休息生潛喜
乘間言于父母曰余非出外可避父喜
曰可往祖姑家少避五六个月眾口無
息笑生曰如或官司逼勒如何則結
曰已隨伯父之任矣生之伯父首為高
官者父即日命促裝起行既至祖姑一
家欣喜愈甚禮待如初生告所來之由
叔曰倘不厭寒微姑寓于此朝夕與諸
生相與講明禮義此某之所深幸也生
拜謝退居所寓之軒偶見綠紗窗上有
細字書詩一絕

壁上鶯還在 梁間燕已分
軒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交那打魚人 唯備了釣鰲鉤 你是徑
人 葦我出不得文人手 姐 免勞漸
我將那點鋼銀 掘倒了玩江樓
柳七官人 寫罷付與周月仙 謝了自
回 這柳縣宰在任三年 周月仙 慇懃奉侍
兩情愛篤 却恨任滿回京 與周月仙 相別
自回京都 至今風月江湖上 萬古漁樵作
話文 有詩云
一別知音兩地愁 任他月上玩江樓
來年此日知何處 推指白雲天際頭
○芙蓉屏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名英者家極富以

生味其意知是喻之筆也亦書 絕于

腸斷情難斷 春風燕又回
東風和且暖 雅稱結雙飛

生思玩問忽見瑜娘突至且喜且離再
拜謂生曰凡真信士也果不失信緣自
有歸之後媒妁克諧速無虛日父母亦
有許之者但未成事矣妾心想迫于父
母之命不得已而飲恨于九泉之下不
及與君訣別為懷今幸不死尚得相見
殆天意乎未審計將安出生曰此艱之
所以日夜切思者也蓋嘗思之有三親
戚不可為婚一也父母之命不可違二
也子不敢言于父母三也為今之計惟在
于御主之而已瑜曰凡妾可力為者敢
不自效望兄指引則善矣生密約于女

父蔭補浙江温州永嘉尉携妻王氏赴任
道經蘇州之圖山治舟少憩買紙錢往酒
賽于神廟既畢與妻小飲舟中舟人見其
飲器皆金銀遽起惡念是夜沉英水中并
婢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
我次子尚未有室今與人撐船往杭州一
兩月歸來與汝成親汝即吾家人弟安心
無恐言訖席捲其所有而以新婦呼王氏
王氏佯應之勉為經理曲盡慇懃舟人私
喜得婦然漸稔熟不復防閑將月餘值中
秋節舟人盛飾酒般雄飲痛醉王氏同其
睡沉輕身上岸走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

耳邊之言女起謝曰正合妾意言未已忽聽籠內鸚鵡叫大人回大人回女聞之遂遁去臨行反顧生曰蘭房之約三更後四更前其時也妾倚窓俟生許之是夜月明如晝萬籟無生視諸僕皆睡熟輕步潛至女室瑜正倚窓而立相見之際喜不自務生將挽之寢瑜曰醜陋之質此事于兄故不敢辭第以月明花開之景不可常得思與君少同好賞以度良宵耳遂並枕于玩月亭右廊皆下俄而婢女數輩

水鄉惟蘆葦孤蒲一望無際且生自良家雙彎纖細不任眩眇之苦又恐追尋者至于是盡力而奔久之東方漸白遙望林木申有屋宇急往投之至則門猶未啓鐘聲之聲隱然少頃開門乃一尼院王氏逕入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以實對給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遊江浙挈家借行任而良人沒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求嘉耐次妻正室悍於難事善辱萬端近者鮮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賞月舍妾取酒杯不料失手墜金盞于江必欲寘之死地遂墮生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墮

生瑜娘聯韻



請以月夜喜相逢為題五十韻為率生即為首倡曰

今夕是何夕 奇逢不偶然 况當明媚景 正是艷陽天

欲別求配偶卒之良媒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莊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勸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僻在荒濱人跡不到茨葑之與隣鷗鷺之與友幸得一二同袍皆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子雖年芳貌美奈舍養時乖盍若捨愛離痴悟身為幼被縞削髮猶此出家禪榻佛燈晨煖暮粥聊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于為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結來世之仇怨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于佛前立法名慧圓王讀書識字寫染俱通不期月間

爛：星珠燦 國：月鑑圓
 風輕萬籟寂 露浥百花鮮
 河影清還淺 奎縷漸復連
 軋坤安罔極 光景自无边
 舵熊野微 浪搖空暖
 連枝橫鑑 素暈隔簷穿
 更漏轉三鼓 槐陰過八磚
 溶：春似海 緩：夜如年
 織女偷睛看 姮娥著意憐
 千年逢一會 二島降雙仙
 談笑幽亭上 追隨小院前
 分明雙美具 端的四蕪全
 舊恨應皆釋 新愁覺欲顛
 重來諧素約 又共展華筵
 何須金石奏 且把海螺傳
 美酒傾柔落 香羹和王誕

悉究內典大為院主所禮待凡事之巨細
 非王主張莫敢輒自行者而復寬和柔善
 人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百餘拜
 密訴心曲雖隆寒盛暑弗替既罷即深居
 與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
 留齋而去明日特將芙蓉一幅來施老尼
 張掛素屏王過見之識為芙蓉因詢所自
 院主口近日檀越布施王問檀越姓名今
 作何處以甚為生曰同縣顧阿秀兄弟以
 操舟為業年來如意人頗道其劫掠江湖
 問未知誠然否王又問亦嘗來此乎否尼
 曰少到耳即默識之乃援筆題于屏上曰

爐川金刀切 茶將活水煎
 冰壺雙鬢執 羅髮小鬟椽
 並枕橫眉玉 低鬟動髮蟬
 柔腸頓眷恣 蓮步謾周旋
 紅袖深藏笋 羅衣懶上船
 獻酬多節重 議論每牽纏
 不必宣金石 何勞奏管絃
 休辭同坐久 且共把詩聯
 共吐珠玑唾 同裁月露篇
 聲：爭響亮 字：競鮮妍
 可羨唐商隱 堪誇燕麗娟
 新清開府句 秀麗薛濤箋
 佳興如流水 神詞若湧泉
 孟郊應退舍 蔡琰可齊眉
 轉戰敵逢敵 檣詞玄又玄
 刺藤煩字掃 香劑倩思妍

少日風流張厥筆為生不數今黃卷
 蓉屏出最鮮妍豈知嬌艷色 穠柳死生
 冤○粉繪淒涼餘幼質只今泥落有誰
 憐素屏寂寞伴孤神今生緣已斷願結
 再生緣
 其詞蓋臨江仙也凡皆不曉其所謂一日
 忽在城有郭慶春者以他事至院見畫與
 題悅其精緻買歸清玩適御史大夫高公
 納麟退居姑蘇多慕書畫慶春以屏獻之
 公置于內館而未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
 人言章書四幅公取視之字格類懷素而
 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某李書公

增補金相燕居筆記 詞類卷

安強情將困 吟成意尚單
秋雁香自馥 入室步爭先
好事雖多舛 佳期喜獨偏
笑携雙玉手 共出五花毡
蓮步移紅玉 珊瑚墮翠鈿
交加連理樹 掩映並頭蓮
色膽大如斗 麗情淡若淵
耳邊言切切 心上意懸懸
鳳城樞紅影 龍涎熏碧烟
情痴疑系夢 骨冷不成眠
繾綣兩情好 綢繆一意專
既如魚水樂 又似漆膠黏
了畢平生願 深酬宿世緣
愈親須愈敬 相守莫相捐
密約長如此 深盟永不遷
任他滄海竭 此樂尚綿綿

視其貌非庸碌者即徇其鄉里姓名則慶
額對曰英姓崔字俊臣世居真州承父蔭
補永嘉尉挈累赴官不自慎重為舟人圖
沉美水中家財妻妾不復顧矣幸幼時習
水潛泅波間度既遠遂登岸投民家而舉
體沾濕了無一錢在身賴主翁善良易以
裳衣待以酒飯贈以盤費遣之曰既遭寇
劫理合聞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英遂同
賂出城陳告於平江略今聽候一年並無
消耗惟賣字以度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
惡札上徹鈞覽公聞其語深憫之曰子既
如斯付之无柰且留吾西塾訓諸孫為

懋成父出雲殘命小菴書畢已四更矣
不復就枕但立會而已生口占一絕

詩曰

名花並立笑春風 誰識當空一竅通
欲驗佳期何處見 白羅襪上有殘香
自是之後幽會佳期始無虛日卷恋之
情親昵之意有不可得而言語形容者
所作詩詞不可盡述姑記今書深意者
十絕

其一

昨夜東風透玉壺 零、湛露滴真珠
寄言未問飛瓊道 曾識人間此樂无

其二

一陣春風透海棠 滿身香汗濕羅裳
個中好趣惟心覺 體態惺鬆意味長

其二

不方可乎英幸甚公延入內館與飲英忽
見屏間芙蓉潛然垂泪公怪問之曰此丹
中失物之一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
詞復曰英妻所作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
家畫且其詞意有在真拙婦所作無疑公
曰若然當為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
館英于門下明日密及慶春問之慶春云
買自尼院公即使宛轉詰尼得于何人誰
所題詠數日報云同縣顧阿秀捨陀尼慧
圓題公遣人說院主曰夫人善誦佛經無
人作伴聞慧圓了悟今禮為師願勿卻也
院主不許而慧圓聞之深欲一出或者可

脂粉暗交加 濃露于今識翠華
春透錦衣紅浪湧 流鶯飛上小莖花

其四

寶鴨香消燭影低 被翻紅浪枕邊歌
一團春色融懷抱 口不能言心自知

其五

葡萄軟、蟄酥稠 但覺形銷骨節鏤
此樂不知何處是 起來携手問東風

其六

淡、恹、總是春 不知何物是吾身
自驚天上神仙降 却笑陽夢不真

其七

形體雖殊氣味通 天然好景自然同
相憐相愛相親處 盡在津、一點中

其八

牛夜牙床憂玉鳴 小莖枝上宿流鶯

一畝春嬌畫不成

其九

香消夜悄影 洞房別是一般天
若教當日棄王識 肯向陽臺夢倒顛

其十

魚水相投氣味真 不膠不漆自相親
兩身忘却誰為我 恐是天生理理人
一日祖姑獨坐春暉堂上生侍之韻生
謂之曰昔傳如事為下玉鏡何謂也生
以其温嬌事為對祖姑曰汝知發問之
意乎生曰不知祖姑復曰汝益益加修
脩吾之女孫誓不他適當合事汝以繼
二姓之歡好亦使温嬌之下玉鏡臺也
生再拜謝至暮生乃以前告瑜瑜乃大
喜笑曰古人有言人心同欲天必從之
宜虛語哉生曰明日當辭歸還媒言議

以藉此復仇。尼不能拒。公舍昇至。俾夫人
與之同寢。暇日問其家世之詳。王飲泣
以實告。且白題美蓉事。曰盜不遠矣。惟夫
人轉以告公。且云其讀書貞淑。決非下報
夫君。則公之賜大矣。而未知其夫之故在
也。夫人以語公。且云其讀書貞淑。決非小
家女。公知為英妻無疑。屬夫人善視之。畧
不與英言。公廉得顧居址。出沒之跡。然未
敢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高髮。返初服。又
半年。進士薛理溥化為監察御史。按郡。溥
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且語溥化
掩捕之。故牒及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

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留配。次男不復防備
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英溥
化遂置之。于極典。而以原贓給英。將辭
公赴任。公曰待與足下作媒。娶而後去。非
晚也。英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久矣。今不
幸流落。他方存。止未。且單身。到彼。遲以
歲月。萬一。大地。垂憐。若其尚在。或真。借儂
之重。諧耳。感公陰德。萬死。不忘。別娶之言
非所願也。公懷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
有以相佑。吾安敢苦逼。但容奉餞。然後起
程。翌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舉
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為崔縣尉。了今生緣。

勿夫并也明日遂告歸及抵家北所親
以祖妣之語告其父父欣然從之降日
尚媒起行既至以所來之由告之叔曰
四哥容貌文采出眾超群可敬可愛得
婿如此足慰人心奈他人譏笑何媒曰
何傷乎温嶠之下玉鏡臺娶姑之女又
曰老泉氏適程氏家舅之子也况乃孫
乎自古迄今但聞傳其事以為話未聞
以是病之者夫何疑之有叔叔燻亦允
之遂備黃金二錠羊一牽為定禮生婢
有名朝華者從媒之人乃出生書以示
瑜娘瑜娘盥手披讀三復而嘆
喜路端蕭書奉
玉真小娘子粧次輪世未姻緣之契締
結絲羅叨因叔姪之情寓居門館詎
意天緣合會新逢曠世之嬌媿人意

客莫諭公使呼慧圓出則英故妻也夫婦
相持大慟不意復得相見于此公俗道其
本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所云了今
生緣乃英妻詞中句而慧圓則英政守也
滿座為之掩泣歎公之盛德為不可及公
贈英奴婢各一津遣就道英任滿重過高
門而公薨矣夫婦號哭如喪其親就墓下
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後去王氏因此
長齋念觀音不輟真之才士陸仲暘作美
蓉屏歌以紀其事因錄以警世焉
畫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
敗葉枯梢兩滿潦斷鍾遺墨俱零落去

交學果是前生之配偶榮生意外喜
溢目開細想
淑候蘭蕙真芳水霜其潔秋水如神
玉為骨傾國傾城芙蓉如面柳如眉
欺花欺月柳絮因風起謫然謝道蘊
之奇才寒藻漾連倚燦若朱淑直之
文采誠所謂天上之神仙君子之好
述者也奈何寒如此百技無能才且
逮人貌非出衆忝得一拜于雲堦幸
已足矣何況側身于玉樹恩莫大焉
粉身不足報深恩萬死實難酬厚德
捫心有愧揣已何堪蒙聞
太夫人因親致親之言歸心如箭今
見
椿府君執柯伐柯之舉喜意若川倘
若叔婚再不他辭想應爾我心諧所

水茫茫流隔死生孤身隻影成漂泊成
泊殘骸向誰說泉下游魂竟不歸圖中
點姿渾似昨妾心傷妾心傷那禁秋雨
復秋霜寧肯江湖逐舟子耳從寶地逐
醫王醫王本慈憫慈憫憐群品遊魂頓
提撕笄發賴將引芙蓉顏色嬌夫婿手
親插花萎因折蒂幹死為傷苗盡乾心
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童臺泣韓翃宣
期甲帳遇文簫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
棄幸得寶月再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損
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婦休反目看
此芙蓉真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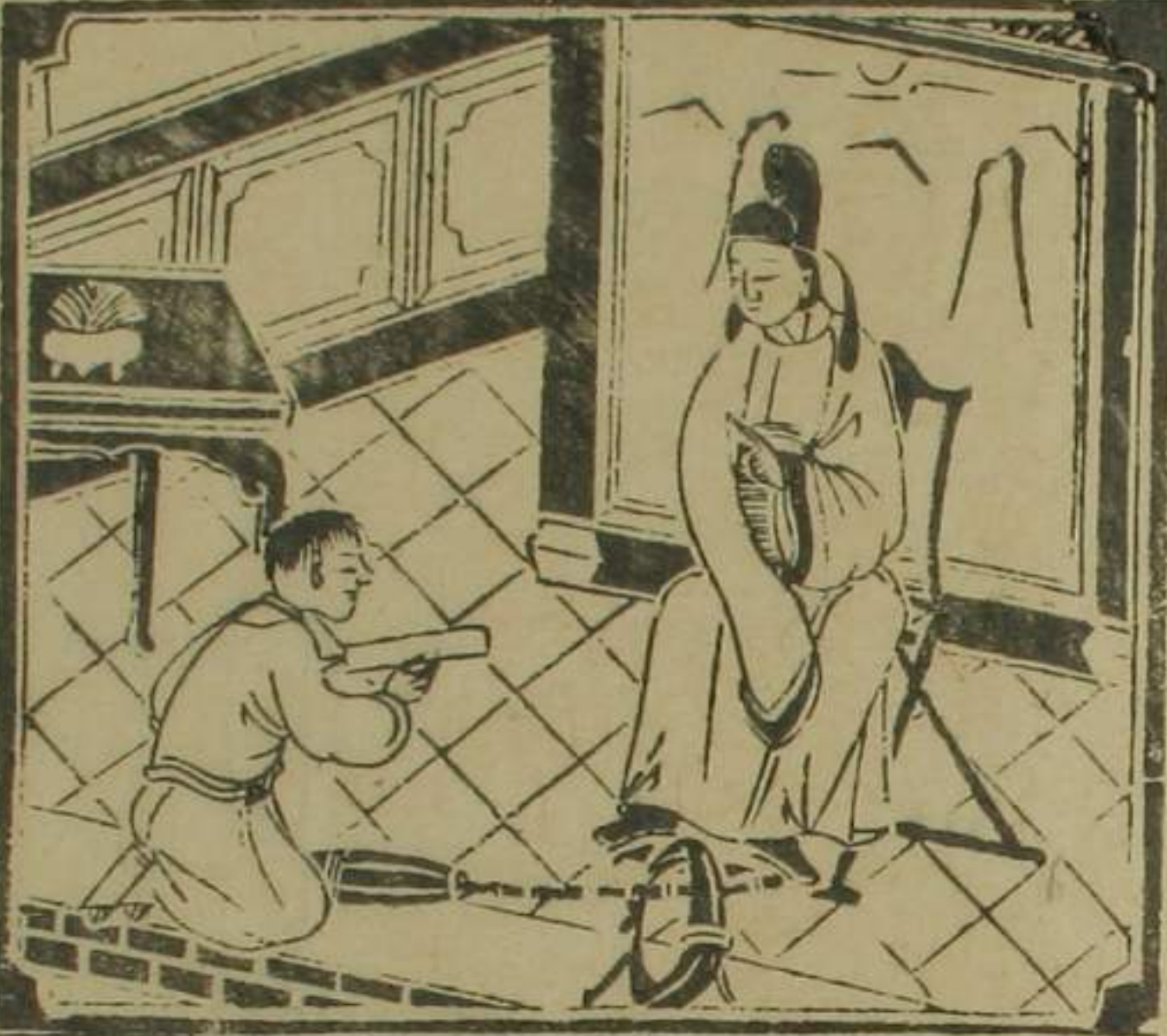
願百歲婚媾在此一舉千年會合于
此片時專望竭力贊襄母使青蠅諧
白王同心協力庶教丹桂近短娥則
平生之心願足矣月下之溪盟遂矣
茲因媒氏之行敬緘鸞而申微悃特
訴鳳以候佳音即辰天地皆奉山川
自秀伏乞保重千金之體永終百歲
之期不宣

妾瑜歛衽奉覆

事兄閣下

後二日媒氏告歸朝華入詞瑜娘瑜乃
出一箋以寄生焉展讀良久感嘆數次
伏自一別條爾旬餘蝴蝶之粉未乾
麝蘭之香猶在松竹之表嘗彷彿于
目睫之間金石之盟每念昭于心胸
內忽喜水人之傳事又喜雲翰之

瑜娘書達辜生



飛來千欣于喜恭惟文候學貫天人
博通今古風采西少年之冠冠長

吉之奇才誠所謂文苑之英華士
林中之翹楚者也瑜也貌微無艷才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為奎章閣授經
節時居順天館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為
隣賈柯敬仲友也王善詩畫家藏古琴三
張曰瓊瑤音環佩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鑿
定守愚亦雅好吟詠兼嗜綠綺與賈交游
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意會賈
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三女可比三琴遂取
琴名女焉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
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
就賈學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為
兄弟呼為粹舍嘗與世幼女蓬萊同讀書

學畫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日
得婿如粹舍足矣歸以告守愚曰吾意正
然遣媒言議各已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
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守
愚出為福州治中始至儆居民令得樓三
楹而對街一樓尤清雅間之乃賈氏宅也
守愚即日往訪則瓊瑤環佩以適人惟蓬
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悵快殊甚
蓬萊雖為父母許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
粹至欲一會而未由彼此時疑立樓欄
相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帕裹象
棋子擲粹接視之上畫徘徊題一詩曰

非道蘊自謂于世而無取夫何在兄
而見憐幽谷發陽春多感吹噓之力
葵花傾曉日幸蒙光煦之私托庇二
天已非一日詎意人心有欲天意果
從因親復得致其親莫非命也發頭
竟能諧所願不亦可乎忽然手舞足
蹈而不自知自此生順死安而無復
憾事已定矣言更何云惟冀尊所聞
行所知益勵占鰲之志宜其家宜其
室矧看協鳳之祥不須待月于西廂
正好挑灯于北牖母使前人獨專其
美免思微弱以喪厥躬伏乞
鼎調以副時望不宣
是月也忽御史按臨遴選其民俊秀者
補弟子員鄉老以生應舉為邑庠生後
數日生父命僕香書以告瑜父生乃吟

朱砂顏色辨重臺 曾是劉晨舊看來
只好天台雲裏種 莫教移近人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
之何亦畫梅花一枝寫詩以復曰
玉盞含春捏素裳 歲寒心事諒無他
縱令肯作仙人伴 其奈孤山處士何
用絲繩繫琴軫 三枚墜之擲還蓬萊蓬萊
展看有孤山處士之說知其謂已訂盟林
氏哀情不白惟悶而已夫踰時值上元
節閭俗放灯甚盛男女縱觀粹察賈氏宅
器必往乃潛伺于其門更深人靜果有女
夫昇輦數乘而前蓬萊與母三四輩上輦

一首并寫片牋以寄瑜云

詩曰

書寄平安故友知 白衣今已換藍衣
微軀從此如鷹係 佳兆何時叶鳳飛
上苑杏花愁客去 西廂明月為誰輝
幾回暗想蘭房事 不覺寒風淚雨霏
瑜得生書亦作一啓并歌一篇以復生

歌曰

寂々蘭房愁獨倚 忽見長鬚致及鯉
云是瓊林天上即 如今已入鬻官裡
為如何漸磨仁義樂 善我方巾負領
真超卓黃卷青灯 好切磋君不見買
臣不錦嶺鄉里 至今名姓光青史又
不見縣官負弩迎 相如至今千載名
揚譽男兒得志 皆如此男兒莫厭窮
經史上方治定 崇文儒影濟

曹甫全相照居卷之二 已頁六六

婢妾相隨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
度不得見乃行吟轎傍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 銀灯影裏見驚鴻
綵輿亦似蓬山隔 鸞自飛西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與語訴其所懷而從
者紛紜不敢啓口亦于轎中微吟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 梅花肯負歲寒盟
調羹欲問貞消息 已許風流宋廣平
粹聽之知其吞已梅花之作不覺感歎歸
坐樓中念蓬萊之意雖堅而林氏之聘終
不可改乃賦鳳分飛曲以寄之曰
梧桐疑露鮮飈起 五色琅玕夜新洗

音茶事夫君子直笑豪器宇堂、氣
象高心通萬卷猶嫌少日誦千篇不
恒勞此時已入文章地徒今逐却平
生志塵中文場應可期珪璋治化真
堪異蒲柳應知得所依鳳凰何日又
同飛坐看花誥班、降羞殺人間俗
子妻

僕歸將詩以示生生與同學生覽畢無
不嘆服稱美者其略中有做句云但能
有理可明不怕無官可做又云前日之
良心因妾既喪今日之放心在君當收
又云莫為蒲柳之姿墮却雲雷之志若
此之言非見理分明者安能及此耶但
恨不見全篇以書錄記奈何生入泮宮
不兩月間生父遽歿捐館生哀毀踰禮
水漿不入口者二日既葬躬自負土不

受人助事後之徒終日惟哭泣而已不
復視古特有白鶴雙竹之祥人以為孝
感所致自是家道日益凌替而瑜外之
父始有悔親之心遂不復相往來而生
以守制故不暇理事不相聞者將二載
矣然而瑜外之心慕生曷嘗少置風景
之接于目人事之感于心累、形諸詩
詞不啻千首多不盡錄姑記一二以語
知音者

鵲橋仙

征鴻無信遊鴻無信更相望斷春潮
無信玉郎何處不歸來怎奈許多愁
一閱青山有盡綠水有盡惟有相思不
盡眼中珠淚九時乾腸一寸截成千
寸

瑞鶴鳴

矯翩翩躑並棲 九苞文彩如霞綺
驚飛忽作丹山別 弄玉簫聲怨鳴咽
咫尺秦臺隔弱流 瑣窗繡戶空明月
颺上掃尾儀朝陽 可憐相望不相將
下譎塵寰伴凡鳥 不如交頸兩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荔子一盤來
粹告曰往在都下與蓬萊同學有書數冊
未取以此帖呈之俾早送見還也婢不悟
是詩持去迺與蓬萊讀之垂泣曰嗟呼
尚不余諒也乃作龍劍合曲答之示終身
相從之意寓以魚笺密宣古文真寶中付
婢綠荷曰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汝持

去還之婢送粹所揭之中有箋爛然知必
詩也題曰龍劍合曲曲曰

龍劍埋沒獄間久巨靈畫衛鬼夜守絞
螭藏魁魍走精光橫天氣射斗冲玄雲
發金鑰至寶稀世有奇姿燦人聲撼牖
鵲膏潤鵲鳳刻首龍劍煌新離秀靜垂
流電舞飛霜影含秋水刃拂銛麗鞞團
金宝珠裝司空觀之識其良懸諸玉帶
間金章紫焰煌七明瑤璫星折中台事
豈常遠巡莫敢住一去墮渺洋龍劍靈
是龍精瑩如鷗尾搯清冰雄作鳥里別
確傷于古情暫留塵埃匣何

芭蕉葉上雨難留
松栢梢頭風未收
萬悶千愁無處併
歸心上與眉頭
腸如複線條
斷泪似源泉
混一流
倚遍欄杆人不見
滿天風雨下西樓

長相思

春望歸秋望歸
目斷江山九落暉
啼痕點點
垂朝相思暮相思
終日何時是
盡期傷心寄語訴

一剪梅

兩打梨花深閉門
辜負青春虛負青
春傷心樂事共誰論
花下消魂月下消魂
愁聚眉峯盡目盡
千點啼痕萬點啼痕
曉看天色暮看雲
行也相思坐也思君

滿庭芳

愁鎖春山
淚沒秋水時
獨倚西樓

會當逐風雷相尋入延平純

縱然貴重非我匹
我匹又卧潭水雲一
雙遙憐兩地分
度山仍越鑿此辛不可
言天遣雷煥鬼佩之大
澤潑鏗然一躍
同駿奔駭浪驚濤白晝昏
始知神物自有耦
千秋萬歲肯離群

粹讀之曰清才麗句無婦人女子
姜叅之氣宛然李青蓮之韻度也
是豈尋常庸碌者之如
玆俄而郡中大疫蓬萊所議林中
竟死賈夫婦如釋未婚乃遣人報
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六禮
既備親迎有明花燭之夕粹與蓬
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

在離別後日月難留
斷處愁悶
風雨五更頭
相思何日了
無腸斷
有淚長流
嘆江潮信斷
楚峽雲收
柰恐尋春來晚
東君去花謝
鶯愁房下
何時與你交頸綢繆

時有同郡富室符氏者素聞瑜外才色
聞生久不至甚喜遂散財賂與必得瑜
外為婚而後已焉故有與瑜外父言者
非符家道之華腴必稱符才貌之出
衆非言生家道之蕭條必毀生行止之
落魄瑜外遂欲解盟然猶慮構成詞訟
猶豫未決又有為其書策者曰內外兄
弟姊妹不可為婚法律所禁倘或與訟
以此推之何畏之有遂決意許親符氏
然猶未敢輕動或劝其家納符氏聘禮

因各賦詩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
亥二月八日也粹詩云

海棠開處燕來時
折得東風第一枝
鴛枕且酬交頸願
魚箋莫賦斷腸詩
飛花染帕登先透
柳葉娥黃畫未遲
不用同心雙結帶
新人元是舊相知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却相憐
有分終須直底圓
舊女婿為新女婿
惡姻緣化好姻緣
秋波淺似銀灯下
春筍纖如玉鏡前
天遣赤繩先繫足
從今喚作直蓬萊
蓬萊自入上官之門
孝事舅姑恭

者瑜父從之後瑜外緝知悲不自勝以死自誓終不他適黎性方嚴聞之愈怒瑜乃以白巾自縊賴衆知覺救解得急遂免至死也黎方竟悔然瑜之心雖不肯從而符之盟終不可解正愛問問忍值其姑適王氏者歸宅黎舍之解慰心乃後容瑜百端瑜應之曰結親結義是以寸絲既定千金莫移兒非愛弟盛而愛貧賤乎但以存舊憐新貧就富天理有所不容人心有所未安耳姑以瑜言告黎曰瑜言誠有理余彼符氏何况瑜所親愛者皆令功之一口若桃乘間諫瑜曰娘子懿德嬌顏為諸姊妹中之巨擘然諸外子俱適名門宦族或統制黎民或執成軍政或田連阡陌或金玉盈箱独外子一人許寒酸

一家内外用不稱賢暇則與粹但娛情琴書平生所作編成一集粹題之曰絮雲稿且為序於首簡詩與序多不錄姑載一一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團

冰肌玉釧寒

杏梁棲隻燕

菱鏡掩孤鶩

殘樹枯黃遍

圓荷濕翠乾

綉奩生色畫

穴下帶愁看

白苧詞二首

茜裙紫袖映猩紅飛絮輕颺飛花風緩歌白苧捧金鍾嬌音芳韻純蕙櫛果塵

妾輩甚不愜意近見大人別締良姻甚喜甚喜外子却乃何故短咲長吁戚戚飲食損壞形容何其傷感之甚耶瑜曰尔知其一未知其二古人有言今日之富貴安知異日之不貧賤乎今日之貧賤焉有後日之不富貴乎彼其符家虽富貴而子弟村朴驕倨不過一庸夫而已縱有田連阡陌金玉盈箱生為無名之人死作無名之鬼何足道哉且辜生雖貧丰姿魁偉孝問優長他日折丹桂如採余取青紫如拾芥何患不至富貴乎未受他人盟約尚當求擇其人况先受其人之聘而負之可乎惟有死而已誓不他適也一日紅粧復諫曰自從定親辜生之後一別三年諒必他娶矣娘子何故勞心苦志以思之乎且符氏家

飛墮雲影空秋波回日蛾掃黛餘声悠揚歇還在歌當重聽杯當再綠鬢朱顏能又待

響如蒼玉觸鳴璣踟躕錦袖紅地衣迴風激雪當世稀翻身扮節疾如飛香塵濛上髮委墜玳筵夜静紗 晦蛟鮪濕透胭脂淚

春曉曲

芳池水影薄

曲檻鳥聲嬌

鸞鏡紅綿冷

蛾眉翠黛銷

冶容冷嫩暑

幽思結柔條

纖指収花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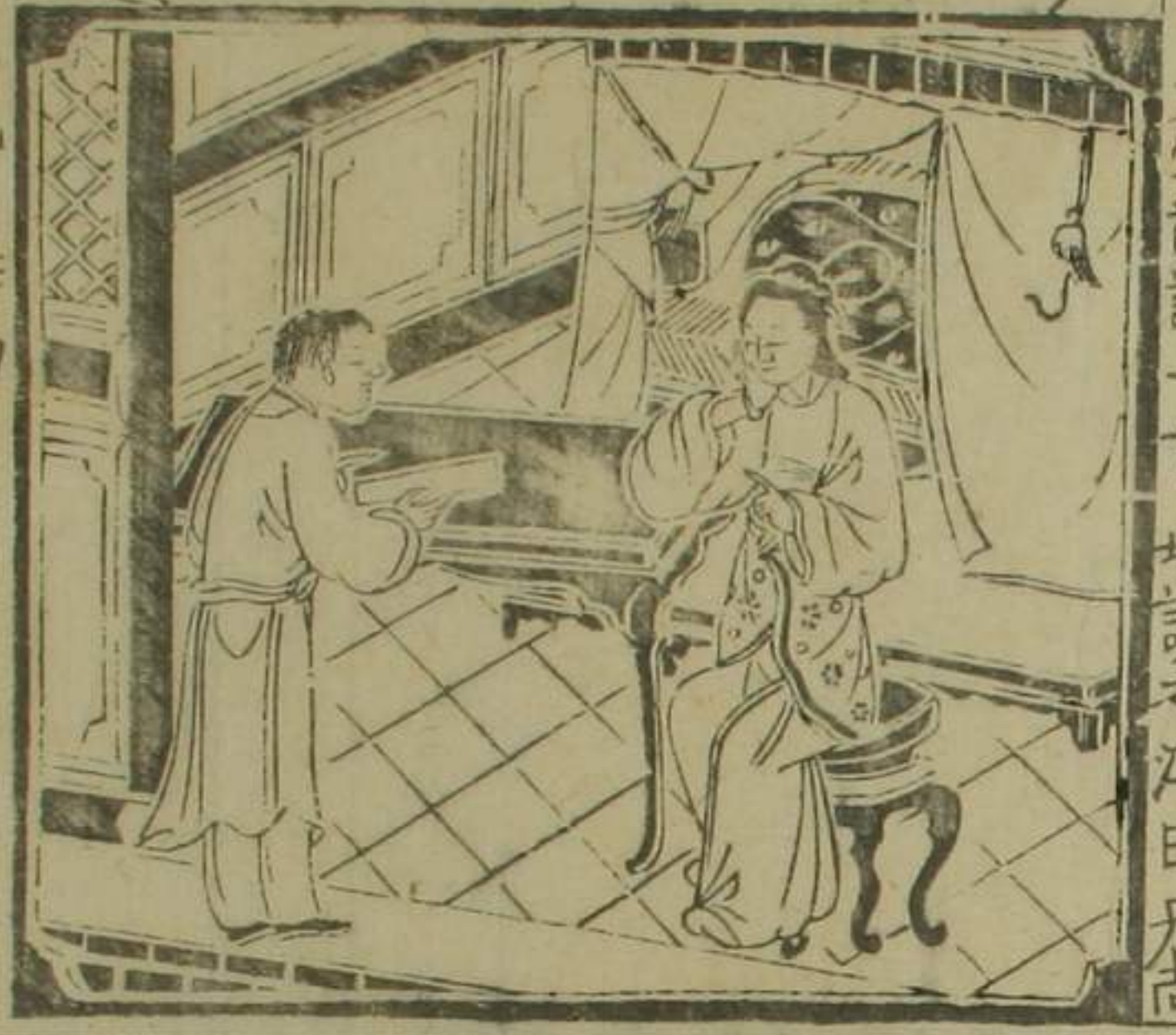
輕將

道盛大一視羣生百倍而羣生又且拘
 迹儒門他日遠涉利途未免離別之苦
 孰若符即優游自在諸老百年瀟灑風
 花徜徉田里豈不快哉又豈不樂哉瑜
 曰尔勿言吾意已决縱蘇張更生豈尔
 能動搖且羣生又不至者何哉蓋生之
 為人孝心純篤乃翁捐館方且泣血不
 暇况有心相憶乎又曰夫頤相守而厭
 相離者淫婦之所尚也花終身而期遠
 大者賢女之所慮也尔何淫婦期我而
 不以妻女期我耶絳桃恐愧拜謝而去
 瓊外亦諫瑜外亦不之听且應之曰大
 人當時若以親故不許可也以此貧賤
 亦不許可也今既許之而又皆之豈結
 親結父之謂乎以富而易盟乃狗彘之
 所為也我肯為之哉汝其識之未允生

秋夜曲

幽華露華重 羅幌涼風動
 冰匣掩香紈 綉衾誰與共
 螢影度疎簾 獸爐寥々烟
 銀缸芳燄滅 自脫翠花鈿
 詠蝶
 薄翅凝香粉 新衣染媚黃
 風流誰得似 兩上宿花房
 謝大姊惠鞋
 蓮瓣娟々遠寄將 綉羅猶帶指尖香
 宮宴着上無行處 獨立花陰看月行
 詠並帶蓮花

瑜娘得書



家發頭忽持書至畧以一牋付瑜別无
 他言止聲韻詩一首瑜讀之泣曰兄尚

不余信也 詩曰
 一自往年邊徼便 無奈鱗鴻重轉傳

植物生聯帶 應知造化成
 深閨憔悴質 見爾重含情
 園中詠菜

滿園綠纖々 芳苗雨後添
 惟應窮措大 咬得寸根甜

粹時才名藉甚當道有欲薦之者蓬萊苦
 口止之曰今風塵道梗望都下如在天上
 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
 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曰令狐子伯之貴
 孰與君之高哉粹然之亦無意于出乃以
 親老辭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為至正壬
 寅閩城為盜所據城中大姓

勸君莫把海山盟 移向他處擅閃善

自是生既神之後夜方就枕間直夢往

黎室至相見託延至于春暉堂後新創

亭上生顧其額曰剪燈書窓壁間所掛

吹埤歌舜四畫上題有詩附錄于此

誰家有女顏如玉手持竿崑崙竹

錢玉編雲一片形容商弄羽千般曲

一聲睨曉起丹山彩鳳啼一聲疾夜

半孤舟婆娑泣一聲喜秦樓仙侶同

飛起一聲悲異時忠臣乞食婦十分

妙趣真無比良工寫入霜縑裡時人

莫道是無声仙声不入九人耳

右調佳人品玉

中虛外實木一片吟向佳人懷裡見

玳瑁九點星細粗四條線

一声清半夜天空万籁鳴一声濁八

粹亦挈家遁蹤跡得之盡哉

萊一人不殺將以為妻逢萊知不免給盜

曰我一家盡死無所於婦將軍縱舍我

亦何以為生乎願事將軍終身乞埋其故

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屍所

投佩刀為掘一坑掘訖植刀於地坐于傍

曰吾倦矣吾倦矣目蓬萊使取刀抄土掩

之蓬萊即率刀自刎曰死作一處無恨也

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死則死

我定不教汝死作一處遂埋蓬萊二十步

外使兩塚相望其年燕只普化為福建行

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兵克城民方復業又

